杂阿含经五十卷（第二十一卷～第三十卷）

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利弗妒路国，尊者阿难及尊者迦摩亦在波罗利弗妒路鸡林精舍。

时，尊者迦摩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语尊者阿难：“奇哉！尊者阿难，有眼有色、有耳有声、有鼻有香、有舌有味、有身有触、有意有法，而有比丘有是等法，能不觉知。云何，尊者阿难，彼比丘为有想不觉知？为无想故不觉知？”

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“有想者亦不觉知，况复无想？”

复问尊者阿难：“何等为有想于有而不觉知？”

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“若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其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觉知；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具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觉知。云何无想有法而不觉知？如是比丘一切想不忆念，无想心三昧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无想于有法而不觉知。”

尊者迦摩比丘复问尊者阿难：“若比丘无想心三昧，不涌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何果、何功德？”

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“若比丘无想心三昧，不涌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时，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当善哉慰劳问讯，或求以四道。何等为四？若比丘、比丘尼坐作如是住心——善住心、局住心，调伏心止观，一心等受分别，于法量度，修习多修习已，得断诸使；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则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说初道。

“复次，比丘、比丘尼正坐思惟，于法选择，思量住心——善住、局住，调伏止观，一心等受，如是正向多住，得离诸使；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当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第二说道。

“复次，比丘、比丘尼为掉乱所持，以调伏心坐、正坐，住心、善住心、局住心，调伏止观，一心等受化，如是正向多住已，则断诸使；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则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第三说道。

“复次，比丘、比丘尼止观和合俱行，作如是正向多住，则断诸使；若比丘、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者，我则如是善哉慰喻教诫，或求是，名第四说道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问尊者阿难：“何故于沙门瞿昙所修梵行？”

尊者阿难语婆罗门：“为断故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何所断？”

答言：“断爱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阿难，何所依而得断爱？”

答言：“婆罗门，依于欲而断爱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阿难，岂非无边际？”

答言：“婆罗门，非无边际！如是有边际，非无边际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阿难，云何有边际，非无边际？”

答言：“婆罗门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汝先有欲来诣精舍不？”

婆罗门答言：“如是，阿难。”

“如是，婆罗门，来至精舍已，彼欲息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尊者阿难，彼精进、方便、筹量，来诣精舍。”

复问：“至精舍已，彼精进、方便、筹量息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。”

尊者阿难复语婆罗门：“如是，婆罗门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四如意足，以一乘道净众生、灭苦恼、断忧悲。何等为四？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，精进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。如是，圣弟子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出

要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断爱；爱断已，彼欲亦息。修精进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断行成就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出要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爱尽；爱尽已，思惟则息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此非边际耶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尊者阿难，此是边际，非不边际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云何名为世间说法者？云何名世间善向？云何名世间善到？”

尊者阿难语瞿师罗长者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长者，于意云何？若有说法，调伏贪欲、调伏瞋恚、调伏愚痴，得名世间说法者不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若有说法，能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则名为世间说法者。”

复问：“长者，于意云何？若世间向调伏贪欲、调伏瞋恚、调伏愚痴，是名世间善向；若世间已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名善到耶？为非耶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若调伏贪欲，已断无余，瞋恚、愚痴已断无余，是名善到。”

尊者阿难答言：“长者，我试问汝，汝便真实答我，其义如此，当受持之。”

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尔时，无畏离车是尼揵弟子，聪明童子离车是阿耆毗弟子，俱往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时，无畏离车语尊者阿难：“我师尼揵子灭炽然法，清净超出，为诸弟子说如是道：‘宿命之业，行苦行故，悉能吐之，身业不作，断截桥梁，于未来世无复诸漏，诸业永尽；业永尽故，众苦永尽；苦永尽故，究竟苦边。’尊者阿难，此义云何？”

尊者阿难语离车言：“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三种离炽然清净超出道，以一乘道净众生、离忧悲、越苦恼，得真如法。何等为三？如是，圣弟子住于净戒，受波罗提木叉，威仪具足，信于诸罪过，生怖畏想。受持如是具足净戒，宿业渐吐，得现法，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得正法，通达现见观察，智慧自觉。离车长者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所知所见说离炽然，清净超出，以一乘道净众生、灭苦恼、越忧悲，得真如

法。

“复次，离车，如是净戒具足，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离炽然，乃至得如实法。复有三昧正受，于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具足如是智慧心，业更不造，宿业渐已断，得现正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生自觉智。离车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三离炽然，清净超出，以一乘道净众生、离苦恼、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”

尔时，尼揵弟子离车无畏默然住。

尔时，阿耆毗弟子离车聪慧重语离车无畏言：“怪哉！无畏，何默然住？于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说、所知、所见、善说法，闻不随喜耶？”

离车无畏答言：“我思惟其义，故默然住耳！谁闻世尊沙门瞿昙所说法不随喜者？若有闻沙门瞿昙说法而不随喜者，此则愚夫，长夜当受非义不饶益苦。”

时，尼揵弟子离车无畏、阿耆毗弟子聪慧重闻佛所说法——尊者阿难陀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时，有异比丘尼于尊者阿难所，起染著心，遣使白尊者阿难：“我身遇病苦，惟愿尊者哀愍见看。”

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往彼比丘尼所。

彼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，露身体卧床上。尊者阿难遥见彼比丘尼身，即自摄敛诸根，回身背住。彼比丘尼见尊者阿难摄敛诸根，回身背住，即自惭愧，起著衣服，敷坐具，出迎尊者阿难，请令就座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时，尊者阿难为说法言：“姊妹，如此身者，秽食长养、骄慢长养、爱所长养、淫欲长养。姊妹，依秽食者，当断秽食；依于慢者，当断骄慢；依于爱者，当断爱欲。

“姊妹，云何名依于秽食，当断秽食？谓圣弟子于食计数思惟而食，无著乐想、无骄慢想、无摩拭想、无庄严想，为持身故、为养活故、治饥渴病故、摄受梵行故，宿诸受令灭，新诸受不生，崇习长养，若力、若乐、若触，当如是住。譬如商客以酥油膏以膏其车，无染著想、无骄慢想、无摩拭想、无庄严想，为运载故。如病疮者涂以酥油，无著乐想、无骄慢想、无摩拭想、无庄严想，为疮愈故。如是，圣弟子计数而食，无染著想、无骄慢想、无摩拭想、无庄严想，为养活故、治饥渴故、摄受梵行故，宿诸受离，新诸受不起，若力、若乐、若无罪触安隐住。姊妹，是名依食断食。

“依慢断慢者，云何依慢断慢？谓圣弟子闻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闻已，作是念：‘彼圣弟子尽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我今何故不尽诸有漏？何故不自知不受后有？’当于尔时则能断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姊妹，是名依慢断慢。

“姊妹，云何依爱断爱？谓圣弟子闻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尽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我等何不尽诸有漏！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！彼于尔时能断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姊妹，是名依爱断爱。姊妹，无所得者，断截淫欲、和合桥梁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彼比丘尼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彼比丘尼见法、得法、觉法、入法，度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、律，心得无畏；礼尊者阿难足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我今发露悔过，愚痴不善脱，作如是不流类事，今于尊者阿难所自见过、自知过，发露忏悔，哀愍故！”

尊者阿难语比丘尼：“汝今真实自见罪、自知罪，愚痴不善，汝自知作不类之罪。汝今自知、自见而悔过，于未来世得具足戒。我今受汝悔过，哀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见罪、自知罪，能悔过者，于未来世得具足戒，善法增长，终不退灭。”

尊者阿难为彼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桥池人间游行，与尊者阿难俱，至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。

尔时，婆头聚落诸童子闻尊者阿难桥池人间游行，住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；闻已，相呼聚集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尊者阿难语诸童子言：“苦种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四种清净：戒清净、心清净、见清净、解脱清净。

“云何为戒清净？谓圣弟子住于戒——波罗提木叉，戒增长，威仪具足，于微细罪能生恐怖，受持学戒。戒身不满者，能令满足；已满者，随顺执持，欲精进方便超出，精勤勇猛，堪能诸身心法，常能摄受，是名戒净断。

“苦种！云何名为心净断？谓圣弟子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定身未满者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执受，欲精进乃至常执受，是名心净断。

“苦种！云何名为见净断？谓圣弟子闻大师说法，如是如是说法，则如是如是入如实正观，如是如是得欢喜、得随喜、得从于佛。复次，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然从余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闻尊重梵行者如是如是说，则如是如是入如实观察，如是如是观察，

于彼法得欢喜、随喜，信于正法。复次，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亦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随先所闻受持者重诵习，随先所闻受持者如是如是重诵已，如是如是得入彼法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复次，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，然先所闻法为人广说；先所闻法如是如是为人广说，如是如是得入于法，正智观察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复次，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，亦复不以先所闻法为人广说，然于先所闻法独一静处思惟观察；如是如是思惟观察，如是如是得入正法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如是从他闻，内正思惟，是名未起正见令起，已起正见令增广；是名未满戒身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摄受，欲精进方便，乃至常摄受，是名见净断。

“苦种！云何为解脱清净断？谓圣弟子贪心无欲解脱，恚、痴心无欲解脱；如是解脱，未满者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摄受，欲精进乃至常摄受，是名解脱净断。苦种！”

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婆头聚落诸童子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，质多罗长者稽首礼诸上座比丘足，往诣那伽达多比丘房，稽首礼那伽达多比丘足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那伽达多比丘问质多罗长者：“如所说：

“枝青以白覆，一辐转之车，

离结观察来，断流不复缚。

“长者，此偈有何义？”

质多罗长者言：“尊者那伽达多，世尊说此偈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言：“尊者，须臾默然，我当思惟此义。”

须臾默然思惟已，语尊者那伽达多言：“青者谓戒也，白覆谓解脱也，一辐者身念也，转者转出也，车者止观也，离结者有三种结，谓贪、恚、痴。彼阿罗汉诸漏已尽、已灭、已知、已断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，未来世成不起法。观察者谓见也，来者人也，断流者爱流于生死。彼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不复生，于未来世成不起法。不缚者谓三缚：贪欲缚、瞋恚缚、愚痴缚。彼阿罗汉比丘

诸漏已尽、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，于未来世成不起法。是故，尊者那伽达多，世尊说此偈：

“枝青以白覆，一辐转之车，

离结观察来，断流不复缚。

“此世尊所说偈，我已分别也。”

尊者那伽达多问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此义汝先闻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闻。”

尊者那伽达多言：“长者，汝得善利，于此甚深佛法，贤圣慧眼得入。”

时，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精舍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

时，质多罗长者诣尊者那伽达多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那伽达多告质多罗长者：“有无量心三昧、无相心三昧、无所有心三昧、空心三昧。云何，长者，此法为种种义故种种名？为一义有种种名？”

质多罗长者问尊者那伽达多：“此诸三昧为世尊所说？为尊者自意说耶？”

尊者那伽达多答言：“此世尊所说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：“听我小思惟此义，然后当答。”

须臾思惟已，语尊者那伽达多：“有法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，有法一义种种味。”

复问长者：“云何有法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无量三昧者，谓圣弟子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憎、无恚，宽弘重心，无量修习普缘，一方充满；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上下，一切世间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憎、无恚，宽弘重心，无量修习，充满诸方，一切世间普缘住，是名无量三昧。

“云何为无相三昧？谓圣弟子于一切相不念，无相心三昧，身作证，是名无相心三昧。

“云何无所有心三昧？谓圣弟子度一切无量识入处，无所有，无所有心住，是名无所有心三昧。

“云何空三昧？谓圣弟子世间空，世间空如实观察，常住不变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是名为法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。”

复问长者：“云何法一义种种味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，谓贪有量，若无诤者第一无量。谓贪者是有相，恚、痴者是有相，无诤者是无相。贪者是所有，恚、痴者是所有，无诤者是无所有。复次，无诤者空，于贪空，于恚、痴空，常住不变易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法一义种种味。”

尊者那伽达多问言：“云何，长者，此义汝先所闻耶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，不闻。”

复告长者：“汝得大利，于甚深佛法，现贤圣慧眼得入。”

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诸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礼诸上座已，诣尊者伽摩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伽摩比丘：“所谓行者，云何名行？”

伽摩比丘言：“行者，谓三行：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身行？云何口行？云何意行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出息、入息名为身行；有觉、有观名为口行；想、思名为意行。”

复问：“何故出息、入息名为身行？有觉、有观名为口行？想、思名为意行？”

答：“长者，出息、入息是身法，依于身、属于身、依身转，是故出息、入息名为身行。有觉、有观故则口语，是故有觉、有观是口行。想、思是意行，依于心、属于心、依心转，是故想、思是意行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觉、观已，发口语，是觉、观名为口行。想、思是心数法，依于心、属于心想转，是故想、思名为意行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有几法——若人舍身时，彼身尸卧地，弃于丘冢间，无心如木石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寿、暖及与识，舍身时俱舍，彼身弃冢间，无心如木石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若死、若入灭尽正受，有差别不？”

答：“舍于寿、暖，诸根悉坏，身命分离，是名为死。灭尽定者，身、口、意行灭，不舍寿命，不离于暖，诸根不坏，身命相属，此则命终、入灭正受差别之相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云何入灭正受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入灭正受，不言：‘我入灭正受，我当入灭正受。’然先作如是渐息方便，如先方便，向入正受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入灭正受时，先灭何法？为身行、为口行、为意行耶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入灭正受者，先灭口行，次身行，次意行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云何为出灭正受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出灭正受者亦不念言：‘我今出正受，我当出正受。’然先已作方便心，如其先心而起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起灭正受者，何法先起？为身行、为口行、为意行耶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从灭正受起者，意行先起，次身行，后口行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入灭正受者，云何顺趣、流注、浚输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入灭正受者，顺趣于离、流注于离、浚输于离，顺趣于出、流注于出、浚输于出，顺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浚输涅槃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住灭正受时，为触几触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触不动、触无相、触无所有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入灭正受时，为作几法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此应先问，何故今问？然当为汝说。比丘入灭正受者，作于二法，止以观。”

时，质多罗长者闻尊者迦摩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坐。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

时，质多罗长者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十指掌，请诸上座言：“惟愿诸尊受我薄食。”时，诸上座默然受请。

时，彼长者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，礼足而去，还归自家，办种种饮食，敷床座。晨朝遣使白：“时到。”

时，诸上座著衣持钵，至长者舍，就座而坐。长者稽首礼诸上座足，于一面坐，白诸上座：“所谓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？”

时，诸上座默然而住，如是再三。

尔时，尊者梨犀达多众中下坐，白诸上座比丘言：“诸尊，我欲答彼长者所问。”

诸上座答言：“可。”

长者质多罗即问言：“尊者，所谓种种界，何等种种界？”

梨犀达多答言：“长者，眼界异、色界异、眼识界异；耳界异、声界异、耳识界异；鼻界异、香界异、鼻识界异；舌界异、味界异、舌识界异；身界异、触界异、身识界异；意界异、法界异、意识界异。如是，长者，是名种种界。”

尔时，质多罗长者下种种净美饮食供养。众僧食已，澡嗽、洗钵讫，质多罗长者敷一卑床，于上座前坐听法。

尔时，上座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诸上座于路中语梨犀达多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梨犀达多比丘，汝真辩捷，知时而说，若于余时，汝应常如此应。”

时，诸上座闻梨犀达多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诸上座言：“诸世间所见，或说有我，或说众生，或说寿命，成说世间吉凶。云何，尊者，此诸异见，何本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”

时，诸上座默然不答，如是三问，亦三默然。

时，有一下座比丘名梨犀达多，白诸上座言：“我欲答彼长者所问。”

诸上座言：“善能答者答。”

时，长者即问梨犀达多：“尊者，凡世间所见，何本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”

尊者梨犀达多答言：“长者，凡世间所见，或言有我，或说众生，或说寿命，或说世间吉凶。斯等诸见，一切皆以身见为本，身见集、身见生、身见转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云何为身见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愚痴无闻凡夫见色是我、色异我、色中我、我中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是我、识异我、我中识、识中我，长者，是名身见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云何得无此身见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谓多闻圣弟子不见色是我，不见色异我，不见我中色、色中我；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不见识异我，不见我中识、识中我，是名得无身见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，其父何名？于何所生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我生于后方长者家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尊者梨犀达多：“我及尊者二父本是善知识。”

梨犀达多答言：“如是，长者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梨犀达多言：“尊者若能住此庵罗林中，我尽形寿供养衣服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。”

尊者梨犀达多默然受请。

时，尊者梨犀达多受质多罗长者请，供养障碍故，久不诣世尊所。

时，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质多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诸上座比丘言：“惟愿诸尊于牛牧中受我请食。”

时，诸上座默然受请。

质多罗长者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，既自还家，星夜备具种种饮食。晨朝敷座，遣使白诸上座：“时到。”

诸上座著衣持钵，至牛牧中质多罗长者舍，就座而坐。时，质多罗长者自手供养种种饮食；食已，洗钵、澡漱毕，质多罗长者敷一卑床，于上座前坐听法。

时，诸上座为长者说种种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，质多罗长者亦随后去。

诸上座食诸酥酪蜜饱满，于春后月热时，行路闷极。

尔时，有一下座比丘名摩诃迦，白诸上座：“今日大热，我欲起云雨微风，可尔不？”

诸上座答言：“汝能尔者，佳！”

时，摩诃迦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应时云起，细雨微下，凉风亹亹从四方来。至精舍门，尊者摩诃迦语诸上座言：“所作可止？”

答言：“可止。”

时，尊者摩诃迦即止神通，还于自房。

时，质多罗长者作是念：“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，况复中座及与上座！”即礼诸上座比丘足，随摩诃迦比丘至所住房，礼尊者摩诃迦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言：“尊者，我欲得见尊者过人法神足现化。”

尊者摩诃迦言：“长者，勿见恐怖！”

如是三请，亦三不许，长者犹复重请愿见尊者神通变化。

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：“汝且出外，取干草木积聚已，以一张氍覆上。”

质多罗长者即如其教，出外聚薪成积，来白尊者摩诃迦：“薪积已成，以氍覆上。”

时，尊者摩诃迦即入火光三昧，于户钩孔中出火焰，光烧其积薪都尽，唯白氍不燃，语长者言：“汝今见不？”

答言：“已见，尊者，实为奇特！”

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：“当知此者皆以不放逸为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转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长者，此及余功德，一切皆以不放逸为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转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及余道品法。”

质多罗长者白尊者摩诃迦：“愿常住此林中，我当尽寿供养衣、被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。”

尊者摩诃迦有行因缘故，不受其请。

质多罗长者闻说法已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尊者摩诃迦不欲令供养利障罪故，即从座起去，遂不复还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尔时，众多上座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议：“诸尊，于意云何？谓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为意系法耶？法系意耶？”

时，质多罗长者行有所营，便过精舍，见诸上座比丘集于食堂，即便前礼诸上座足，礼足已，问言：“尊者集于食堂，论说何法？”

诸上座答言：“长者，我等今日集此食堂，作如此论：‘为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为意系法耶？为法系意耶？’”

长者问言：“诸尊者于此义云何记说？”

诸上座言：“于长者意云何？”

长者答诸上座言：“如我意，谓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，然中间有欲贪者，随彼系也。譬如二牛，一黑一白，驾以轭鞅。有人问言：‘为黑牛系白牛？为白牛系黑牛？’为等问不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非等问也。所以者何？非黑牛系白牛，亦非白牛系黑牛，然彼轭鞅是其系也。”

“如是，尊者，非眼紧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，然其中间，欲贪是其系也。”

时，质多罗长者闻诸上座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林中。

时，有阿耆毗迦外道是质多罗长者先人亲厚，来诣质多罗长者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

质多罗长者问阿耆毗迦外道：“汝出家几时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我出家已来二十余年。”

质多罗长者问言：“汝出家来过二十年，为得过人法，究竟知见，安乐住不？”

答言：“长者，虽出家过二十年，不得过人法、究竟知见、安乐住，唯有裸形、拔发、乞食，人间游行，卧于土中。”

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此非名称法、律，此是恶知，非出要道，非曰等觉，非赞叹处，不可依止。唐名出家过二十年，裸形、拔发、乞食，人间游行，卧灰土中。”

阿耆毗迦问质多罗长者：“汝为沙门瞿昙作弟子，于今几时？”

质多罗长者答言：“我为世尊弟子过二十年。”

复问质多罗长者：“汝为沙门瞿昙弟子过二十年，复得过人法，胜、究竟知见不？”

质多罗长者答言：“汝今当知：质多罗长者要不复经由胞胎而受生，不复增于丘冢，不复起于血气，如世尊所说五下分结，不见一结而不断者；若一结不断，当复还生此世。”

如是说时，阿耆毗迦悲叹涕泪，以衣拭面，谓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我今当作何计？”

质多罗长者答言：“汝若能于正法、律出家者，我当给汝衣钵供身之具。”

阿耆毗迦须臾思惟已，语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我今随汝，示我所作。”

时，质多罗长者将彼阿耆毗迦往诣诸上座所，礼诸上座足，于一面坐，白诸上座比丘言：“尊者，此阿耆毗迦是我先人亲厚，今求出家作比丘。愿诸上座度令出家，我当供给衣钵众具！”

诸上座即令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。出家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增进学道，净修梵行，得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诸上座比丘俱。

时，有尼揵若提子与五百眷属诣庵罗林中，欲诱质多罗长者以为弟子。质多罗长者闻尼揵若提子将五百眷属来诣庵罗林中，欲诱我为弟子；闻已，即往诣其所，共相问讯毕，各于一面坐。

时，尼揵若提子语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汝信沙门瞿昙得无觉无观三昧耶？”

质多罗长者答言：“我不以信故来也。”

阿耆毗迦言：“长者，汝不谄、不幻、质直、质直所生。长者，若能息有觉有观者，亦能以绳系缚于风；若能息有觉有观者，亦可以一把土断恒水流。我于行、住、坐、卧智见常生。”

质多罗长者问尼揵若提子：“为信在前耶？为智在前耶？信之与智，何者为先？何者为胜？”

尼揵若提子答言：“信应在前，然后有智。信、智相比，智则为胜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尼揵若提子：“我已求得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我昼亦住此三昧，夜亦住此三昧，终夜常住此三昧，有如是智，

何用信世尊为？”

尼揵若提子言：“汝谄曲、幻伪、不直、不直所生。”

质多罗长者言：“汝先言我不谄曲、不幻、质直、质直所生，今云何言谄曲、幻伪、不直、不直所生耶？若汝前实者，后则虚；后实者，前则虚。汝先言：‘我于行、住、坐、卧知见常生。’汝于前后，小事不知，云何知过人法，若知、若见、安乐住事？”

长者复问尼揵若提子：“有于一问、一说、一记论，乃至十问、十说、十记论，汝有此不？若无一问、一说、一记论，乃至十问、十说、十记论，云何能诱于我，而来至此庵罗林中欲诱诳我？”

于是尼揵若提子息闭掉头，反拱而出，不复还顾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

尔时，质多罗长者病苦，诸亲围绕，有众多诸天来诣长者所，语质多罗长者言：“长者，汝当发愿得作转轮王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语诸天言：“若作转轮王，彼亦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”

时，长者亲属语长者：“汝当系念！汝当系念！”

质多罗长者语亲属：“何故汝等教我系念、系念？”

彼亲属言：“汝作是言：‘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’是故教汝系念、系念也。”

长者语诸亲属：“有诸天人来至我所，语我言：‘汝当发愿得作转轮圣王，随愿得果。’我即答言：‘彼转轮王亦复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’”

彼诸亲属语质多罗长者：“转轮王有何，而彼诸天教汝愿求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转轮王者以正法治化，是故诸天见如是福利故，而来教我为发愿求。”

诸亲属言：“汝今用心，当如之何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诸亲属，我今作心，唯不复见胞胎受生，不增丘冢，不受血气，如世尊说，五下分结我不见有，我不自见一结不断；若结不断，则还生此世。”

于是长者即从床起，结跏趺坐，正念在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服食积所积，广度于众难，

施上进福田，植斯五种力。

以斯义所欲，俗人处于家，

我悉得此利，已免于众难。

世间所闻习，远离众难事，

生乐知稍难，随顺等正觉。

供养持戒者，善修诸梵行，

漏尽阿罗汉，及声闻牟尼。

如是超越见，于上诸胜处，

常行士夫施，克终获大果。

习行众多施，施诸良福田，

于此世命终，化生于天上，

五欲具足满，无量心悦乐。

获斯妙果报，以无悭吝故，

在所处受生，未曾不欢喜。”

质多罗长者说此偈已，寻即命终，生于不烦热天。

尔时，质多罗天子作是念：“我不应停此，当往阎浮提礼拜诸上座比丘。”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以天神力至庵罗林中，放身天光，遍照庵罗林。

时，有异比丘夜起出房，露地经行，见胜光明普照树林，即说偈言：

“是谁妙天色，住于虚空中？

譬如纯金山，阎浮檀净光。”

质多罗天子说偈答言：

“我是天人王，瞿昙名称子。

是庵罗林中，质多罗长者，

以净戒具足，系念自寂静，

解脱身具足，智慧身亦然。

我知法故来，仁者应当知：

当于彼涅槃，此法法如是。”

质多罗天子说此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二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“不处难陀林，终不得快乐，

忉利天宫中，得天帝名称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童蒙汝何知？阿罗汉所说：

一切行无常，是则生灭法，

生者既复灭，俱寂灭为乐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彼天子即说偈言：

“断一切钩锁，牟尼无有家，

沙门著教化，我不说善哉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一切众生类，悉共相缠缚，

其有智慧者，孰能不愍伤？

善逝哀愍故，常教授众生，

哀愍众生者，是法之所应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常习惭愧心，此人时时有，

能远离诸恶，如顾鞭良马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常习惭愧心，此人实希有，

能远离诸恶，如顾鞭良马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悉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不习近正法，乐著诸邪见，

睡眠不自觉，长劫心能悟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专修于正法，远离不善业，

是漏尽罗汉，险恶世平等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悉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以法善调伏，不随于诸见，

虽复著睡眠，则能随时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若以法调伏，不随余异见，

无知已究竟，能度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

一切诸漏尽，持此后边身，

记说言有我，及说我所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答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

一切诸漏尽，持此后边身，

正复说有我，我所亦无咎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

一切漏已尽，持此最后身，

心依于我慢，而说言有我，

及说于我所，有如是说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已离于我慢，无复我慢心，

超越我我所，我说为漏尽。

于彼我我所，心已永不著，

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说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漏尽持后身，

颇说言有我，及说我所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漏尽持后身，

亦说言有我，及说有我所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

已尽诸有漏，唯持最后身，

何言说有我？说何是我所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

一切诸漏尽，唯持最后身，

说我漏已尽，亦不著我所，

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说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障月天子。时，诸月天子悉皆恐怖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说偈叹佛：

“今礼最胜觉，能脱一切障，

我今遭苦恼，是故来归依！

我等月天子，归依于善逝，

佛哀愍世间，愿解阿修罗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破坏诸暗冥，光明照虚空，

今毗卢遮那，清净光明显。

罗睺避虚空，速放飞兔像！”

罗睺阿修罗，即舍月而还。

举体悉流汗，战怖不自安，

神昏志迷乱，犹如重病人。

时，有阿修罗名曰婆稚，见罗睺罗阿修罗疾舍月还，便说偈言：

“罗睺阿修罗，舍月一何速？

神体悉流汗，犹如重病人。”

罗睺阿修罗说偈答言：

“瞿昙说咒偈，不速舍月者，

或头破七分，受诸邻死苦。”

婆稚阿修罗复说偈言：

“佛兴未曾有，安隐于世间，

说咒偈能令，罗睺罗舍月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，月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为有族本不？有转生族耶？

有俱相属无，云何解于缚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我无有族本，亦无转生族，

俱相属永断，解脱一切缚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何名为族本？云何转生族？

云何俱相续？何名为坚缚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母为世族本，妻名转生族，

子俱是相属，爱欲为坚缚。

我无此族本，亦无转生族，

俱相属亦无，是名脱坚缚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善哉无族本，无生族亦善！

善哉无相属！善哉缚解脱！

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怨悉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优罗提那塔所。

尔时，世尊新剃须发，于后夜时结加趺坐，直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以衣覆头。时，优罗提那塔边有天神住，放身光明，遍照精舍，白佛言：“沙门忧耶？”

佛告天神：“何所忘失？”

天神复问：“沙门为欢喜耶？”

佛告天神：“为何所得？”

天神复问：“沙门不忧不喜耶？”

佛告天神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尔时，天神即说偈言：

“为离诸烦恼？为无有欢喜？

云何独一住，非不乐所坏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我无恼解脱，亦无有欢喜，

不乐不能坏，故独一而住。”

时，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“云何得无恼？云何无欢喜？

云何独一住，非不乐所坏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烦恼生欢喜，喜亦生烦恼，

无恼亦无喜，天神当护持。”

时，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“善哉无烦恼！善哉无欢喜！

善哉独一住！不为不喜坏。

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为妙绝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犹如利剑害，亦如头火燃，

断除贪欲火，正念求远离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譬如利剑害，亦如头火燃，

断除于后身，正念求远离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天女众围绕，如毗舍脂众，

痴惑丛林中，何由而得出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正直平等道，离恐怖之方，

乘寂默之车，法想为密覆，

惭愧为长縻，正念为羁络，

智慧善御士，正见为前导。

如是之妙乘，男女之所乘，

出生死丛林，逮得安乐处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有四转九门，充满贪欲住，

深溺淤泥中，大象云何出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断爱喜长縻，贪欲等诸恶，

拔爱欲根本，正向于彼处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赖吒槃提国，有诸商贾客，

大富足财宝，各各竞求富，

方便欲财利，犹如燃炽火，

如是竞胜心，欲贪常驰骋。

云何当断贪，息世间勤求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舍俗出非家，妻子及财宝，

贪恚痴离欲，罗汉尽诸漏，

正智心解脱，爱尽息方便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拘萨罗国有诸商人，五百乘车，共行治生，至旷野中。旷野有五百群贼在后随逐，伺便欲作劫盗。时，旷野中有一天神，止住路侧。时，彼天神作是念：‘当往诣彼拘萨罗国诸商人所，问其义理。若彼商人喜我所问，时解说者，我当方便令其安隐，得脱贼难；苦不喜我所问者，当放舍之，如余天神。’时，彼天神作是念已，即放身光，遍照商人车营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谁于觉睡眠？谁复睡眠觉？

谁有解此义？谁能为我说？’

“尔时，商人中有优婆塞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一心向佛、法、僧，归依佛、法、僧，于佛离疑，于法、僧离疑，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离疑，见四圣谛得第一无间等果，在商人中与诸商人共为行侣。彼优婆塞于后夜时端坐思惟，系念在前，于十二因缘逆顺观察。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；如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

“时，彼优婆塞如是思惟已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于觉睡眠，我于睡眠觉，

我解知此义，能为人记说。’

“时，彼天神问优婆塞：

“‘云何觉睡眠？云何睡眠觉？

云何能解知？云何能记说？’

“时，优婆塞说偈答言：

“‘贪欲及瞋恚，愚痴得离欲，

漏尽阿罗汉，正智心解脱，

彼则为觉悟，我于彼睡眠。

不知因生苦，及苦因缘集，

于此一切苦，得无余灭尽。

又不知正道，等趣息苦处，

斯等为常眠，我于彼则觉。

如是觉睡眠，如是睡眠觉，

如是善知义，如是能记说。’

“时，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“‘善哉觉睡眠！善哉眠中觉！

善哉解知义！善哉能记说！

久远乃今见，诸兄弟而来，

缘汝恩力故，令诸商人众，

得免于劫贼，随道安乐去。’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彼拘萨罗泽中诸商人众皆得安隐从旷野出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海洲上优婆塞至他优婆塞舍会坐，极毁訾欲，言：‘此欲者，虚妄不实，欺诳之法，犹如幻化，诳于婴儿。’还自己舍，恣于五欲。是优婆塞舍有天神止住。时，彼天神作是念：‘是优婆塞不胜不类，于余优婆塞舍会坐众中极毁訾欲，言：“如是欲者，虚伪不实，欺诳之法，如诳婴儿。”还己舍已，自恣五欲。我今宁可发令觉悟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于大聚会中，毁訾欲无常，

自没于爱欲，如牛溺深泥。

我观彼会中，诸优婆塞等，

多闻明解法，奉持于净戒。

汝见彼乐法，而说欲无常，

如何自恣欲，不断于贪爱？

何故乐世间，畜妻子眷属？’

“时，彼天神如是如是开觉彼优婆塞已；如是如是彼优婆塞觉悟已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精勤修习，尽诸有漏，得阿罗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

时，给孤独长者有小因缘至王舍城，止宿长者舍。夜见长者告其妻子、仆使、作人言：“汝等皆起，破樵燃火，炊饭作饼，调和众味，庄严堂舍。”

给孤独长者见已，作是念：“今此长者何所为作？为嫁女娶妇耶？为请宾客、国王、大臣耶？”念已，即问长者：“汝何所作？为嫁女娶妇？为请宾客、国王、大臣耶？”

时，彼长者答给孤独长者言：“我不嫁女娶妇，亦不请呼国王、大臣，唯欲请佛及比丘僧，设供养耳！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闻未曾闻佛名字已，心大欢喜，身诸毛孔皆悉怡悦，问彼长者言：“何名为佛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有沙门瞿昙，是释种子，于释种中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为佛。”

给孤独长者言：“云何名僧？”

彼长者言：“若婆罗门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信家、非家，而随佛出家；或刹利种、毗舍种、首陀罗种善男子等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，彼佛出家而随出家，是名为僧。今日请佛及现前僧，设诸供养。”

给孤独长者问彼长者言：“我今可得往见世尊不？”

彼长者答言：“汝且住此，我请世尊来至我舍，于此得见。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即于其夜至心念佛，因得睡眠。天犹未明，忽见明相，谓天已晓，欲出其舍，行向城门，至城门下，夜始二更，城门未开。王家常法，待远使命来往，至初夜尽，城门乃闭，中夜已尽，辄复开门，欲令行人早得往来。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见城门开，而作是念：“定是夜过，天晓门开。”乘明相出于城门，出城门已，明相即灭，辄还暗冥。给孤独长者心即恐怖，身毛为竖：“得无为人及非人，或奸狡人恐怖我耶？”即便欲还。

尔时，城门侧有天神住。时，彼天神即放身光，从其城门至寒林丘冢间光明普照，告给孤独长者言：“汝且前进，可得胜利，慎勿退还！”

时，彼天神即说偈言：

“善良马百匹，黄金满百斤，

骡车及马车，各各有百乘，

种种诸珍奇，重宝载其上，

宿命种善根，得如此福报。

若人宗重心，向佛行一步，

十六分之一，过前福之上。”

“是故，长者，汝当前进，慎勿退还！”即复说偈：

“雪山大龙象，钝金为庄饰，

巨身长大牙，以此象施人，

不及向佛福，十六分之一。

“是故，长者，当速前进，得其大利，非退还也。”复说偈言：

“金菩阇国女，其数有百人，

种种众妙宝，璎珞具庄严，

以是持施与，不及行向佛，

一步之功德，十六分之一。

“是故，长者，当速前进，得其胜利，非退还也。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问天神言：“贤者，汝是何人？”

天神答言：“我是摩头息揵大摩那婆先，是长者善知识，于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连所起信敬心，缘斯功德，今得生天，典此城门，是故告长者：‘但当进前，慎莫退还！前进得利，非退还也！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作是念：“佛兴于世，非为小事！得闻正法，亦非小事！是故天神劝我令进，往见世尊。”时，给孤独长者寻其光明，径至寒林丘冢间。

尔时，世尊出房露地经行。给孤独长者遥见佛已，即至其前，以俗人礼法恭敬问讯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安隐卧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婆罗门涅槃，是则常安乐，

爱欲所不染，解脱永无余。

断一切希望，调伏心炽燃，

心得寂止息，止息安隐眠！”

尔时，世尊将给孤独长者往入房中，就座而坐，端身系念。尔时，世尊为其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世尊说：“诸法无常，宜布施福事、持戒福事、生天福事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，远离之福。”

给孤独长者闻法、见法、得法、入法、解法，度诸疑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、律，心得无畏，即从座起，正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已度，世尊。已度，善逝。我从今日尽其寿命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”

尔时，世尊问给孤独长者：“汝名何等？”

长者白佛：“名须达多，以常给孤贫辛苦故，时人名我为给孤独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汝居何处？”

长者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在拘萨罗人间，城名舍卫。惟愿世尊来舍卫国，我当尽寿供养衣被、饮食、房舍、床卧、随病汤药。”

佛问长者：“舍卫国有精舍不？”

长者白佛：“无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汝可于彼建立精舍，令诸比丘往来宿止。”

长者白佛：“但使世尊来舍卫国，我当造作精舍僧房，令诸比丘往来止住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，长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，从座起，稽首佛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给孤独长者疾病命终，生兜率天，为兜率天子，作是念：“我不应久住于此，当往见世尊。”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兜率天没，现于佛前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给孤独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于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

诸王亦住此，增我欢喜心！

深信净戒业，智慧为胜寿，

以此净众生，非族姓财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

闲居修远离，初建业良友。”

说此偈已，即没不现。尔时，世尊其夜过已，入于僧中，敷尼师坛，于众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今此夜中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于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

诸王亦住此，增我欢喜心！

深信净戒业，智慧为胜寿，

以此净众生，非族姓财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

闲居修远离，初建业良友。’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解世尊所说，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，来见世尊，然彼给孤独长者于尊者舍利弗极相敬重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！如是！阿难，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，来见于我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一切世间智，唯除于如来，

比舍利弗智，十六不及一。

如舍利弗智，天人悉同等，

比于如来智，十六不及一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旷野精舍。

时，有旷野长者疾病命终，生无热天；生彼天已，即作是念：“我今不应久于此住，不见世尊。”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无热天没，现于佛前。

时，彼天子天身委地，不能自立；犹如酥油委地，不能自立。如是，彼天子天身细软，不自持立。

尔时，世尊告彼天子：“汝当变化作此粗身，而立于地。”

时，彼天子即自化形，作此粗身，而立于地。于是天子前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手天子：“汝手天子，本于此间为人身时，所受经法，今故忆念不悉忘耶？”

手天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。本人间时，有所闻法，不尽得者，今亦忆念，如世尊善说。世尊说言：‘若人安乐处，能忆持法，非为苦处。’此说真实。如世尊在阎浮提，种种杂类，四众围绕，而为说法，彼诸四众闻佛所说，皆悉奉行；我亦如是，于无热天上。为诸天人大会说法，彼诸天众悉受修学。”

佛告手天子：“汝于此人间时，于几法无厌足故，而得生彼无热天中？”

手天子白佛：“世尊，我于三法无厌足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无热天。何等三法？我于见佛无厌故，身坏命终生无热天；我于佛法无厌足故，生无热天；供养众僧无厌足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无热天。”

时，手天子即说偈言：

“见佛无厌足，闻法亦无厌，

供养于众僧，亦未曾知足。

受持贤圣法，调伏悭著垢，

三法不知足，故生无热天。”

时，手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无烦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生彼无烦天，解脱七比丘，

贪瞋恚已尽，超世度恩爱。

谁度于诸流，难度死魔军？

谁断死魔縻，永超烦恼轭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尊者优波迦，及波罗揵茶，

弗迦罗婆梨，跋提揵陀叠，

亦婆休难提，及波毗瘦瓷，

如是等一切，悉皆度诸流。

断绝死魔縻，度彼难度者，

断诸死魔縻，超越诸天轭，

说甚深妙法，觉悟难知者。

巧便问深义，汝今为是谁？”

时，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“我是阿那含，生彼无烦天，

故能知斯等，解脱七比丘，

尽贪欲瞋恚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眼耳鼻舌身，第六意入处，

若彼名及色，得无余灭尽。

能知此诸法，解说七比丘，

贪有悉已尽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鞞跋楞伽村，我于彼中住。

名难提婆罗，造作诸瓦器，

迦葉佛弟子，持优婆塞法，

供养于父母，离欲修梵行，

世世为我友，我亦彼知识。

如是等大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于身心，持此后边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如是汝贤士，如汝之所说，

鞞跋楞伽村，名难提婆罗，

迦葉佛弟子，受优婆塞法，

供养于父母，离欲修梵行，

昔是汝知识，汝亦彼良友。

如是诸正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其身心，持此后边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此世多恐怖，众生常恼乱，

已起者亦苦，未起亦当苦。

颇有离恐处，惟愿慧眼说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无有异苦行，无异伏诸根，

无异一切舍，而得见解脱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诸众生，受身得妙色？

云何修方便，而得乘出道？

众生住何法？为何所修习？

为何等众生，诸天所供养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持戒明智慧，自修习正受，

正直心系念，炽然忧悉灭。

得平等智慧，其心善解脱，

斯等因缘故，受身得妙色。

成就乘出道，心住于中学，

如是德备者，为诸天供养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沉没于睡眠，欠呿不欣乐，

饱食心愦闷，懈怠不精勤，

斯十覆众生，圣道不显现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心没于睡眠，欠呿不欣乐，

饱食心愦闷，懈怠不精勤，

精勤修习者，能开发圣道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外缠结非缠，内缠缠众生，

今问于瞿昙，谁于缠离缠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智者建立戒，内心修智慧，

比丘勤修习，于缠能解缠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礼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难度难可忍，沙门无知故，

多起诸艰难，重钝溺沉没。

心随觉自在，数数溺沉没，

沙门云何行，善摄护其心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如龟善方便，以壳自藏六，

比丘习禅思，善摄诸觉想。

其心无所依，他莫能恐怖，

是则自隐密，无能诽谤者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萨罗小流注，当于何反流？

生死之径路，于何而不转？

世间诸苦乐，何由灭无余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眼耳鼻舌身，及彼意入处，

名色灭无余，萨罗小还流，

生死道不转，苦乐灭无余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伊尼耶鹿蹲，仙人中之尊，

少食不嗜味，禅思乐山林。

我今敬稽首，而问于瞿昙，

云何出离苦？云何苦解脱？

我今问解脱，于何而灭尽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世间五欲德，心法说第六，

于彼欲无欲，解脱一切苦。

如是于苦出，如是苦解脱，

汝所问解脱，于彼而灭尽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度诸流，云何度大海，

云何能舍苦，云何得清净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信能度诸流，不放逸度海，

精进能除苦，智慧得清净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共诸比丘僧入城乞食，如偈所说：

“身色如金山，端严甚微妙，

行步如鹅王，面如净满月，

世尊与众俱。”

时，世尊以足践城门限地，作六种震动，如偈所说：

“大海及大地，城郭并诸山，

牟尼足所践，动摇如浪舟。”

佛变现如是神力，时，诸民人高声唱言：“奇特未尝有法！变现神力，如佛世尊，入城示现如是种种未曾有法。”如偈所说：

“地下即成平，高地反为下，

由佛威神故，荆棘诸瓦砾，

皆悉不复见。聋盲及瘖瘂，

即得见闻语；城郭时乐器，

不击妙音出。”

时，彼世尊光相普照，如千日之焰，如偈所说：

“世尊身光明，普照城邑中，

民人蒙佛光，凉若栴檀涂。”

时，世尊顺邑而行。时，彼有两童子，一者上姓，二者次姓，共在沙中嬉戏：一名、阇耶，二名、毗阇耶。遥见世尊来，三十二大人相庄严其体。时，阇耶童子心念言：“我当以麦麨”——仍手捧细沙——“著世尊钵中。”

时，毗阇耶合掌随喜，如偈所说：

“见大悲世尊，通身一寻光，

勇颜睹世尊，心生大敬信，

捧沙即奉施，得离生老际。”

时，彼童子而发愿言：“以惠施善根功德，令得一天下一伞盖王，即于此生得供养诸佛。”如偈所说：

“牟尼知彼心，及彼意所愿，

受果增善根，及福田力故，

即以大悲心，受其奉施沙。”

时，阇耶以此善根，当得为王，王阎浮提，乃至得成无上正觉，故世尊发微笑。

尔时，阿难见世尊发微笑，即便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佛世尊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，非无因缘而能发微笑，今佛世尊以何因缘而发微笑？”如偈所说：

“世尊离调笑，无上世中尊，

齿白如珂玉，最胜今发笑。

勇猛勤精进，无师而自觉，

妙言令乐闻，无上柔软音，

而记彼童子，梵音远清彻，

无上两足尊，记彼施沙果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说，诸佛无有因缘亦不发笑；我今笑者，其有因缘。阿难当知：于我灭度百年之后，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方，为转轮王，姓孔雀，名阿育，正法治化。又复广布我舍利，当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，安乐无量众生。”如偈所说：

“于我灭度后，是人当作王，

孔雀姓名育，譬如顶生王，

于此阎浮提，独王世所尊。”

“阿难，取此钵中所施之沙，舍著如来经行处，当行彼处。”

阿难受教，即取钵沙，舍经行处。

“阿难当知：于巴连弗邑，有王名曰月护。彼王当生子，名曰频头娑罗，当治彼国。彼复有子，名曰修师摩。时，彼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，极为端正，令人乐见，为国所珍，诸相师辈见彼女相，即记彼女：‘当为王妃，又生二子，一当领一天下，一当出家学道，当成圣迹。’时，彼婆罗门闻彼相师所说，欢喜无量，即持其女，诣巴连弗邑，种种庄严，庄严其体，欲嫁与修师摩王子。相师云：‘应嫁与频头娑罗王，彼女当生福德子，子当绍王基。’婆罗门即以其女嫁与此王。王见其女，端正有德，即为夫人。前夫人及诸婇女见是夫人来，作是念言：‘此女极为端正，国中所珍。王若与彼相娱乐者，弃舍我等，乃至目所不视。’诸女辈即使学习剃毛师业。彼悉学已，为王料理鬓发。料理之时，王大欢喜，即问彼女：‘汝何所求欲？’女启王言：‘惟愿王心爱念我耳！’如是三启。

“时，王言：‘我是刹利灌顶王，汝是剃毛师，云何得爱念汝？’彼女白王言：‘我非是下姓生，乃是高族婆罗门之女。相师语我父云：“此女应嫁与国王。”是故来至此耳！’王言：‘若然者，谁令汝习下劣之业？’女启王言：‘是旧夫人及婇女令我学此。’王即敕言：‘自今勿复习下业。’王即立为第一夫人。王恒与彼自相娱乐，仍便怀体，月满生子，生时安隐，母无忧恼。过七日后，立字无忧。又复生子，名曰离忧。无忧者，身体粗涩，父王不大附捉，情所不念。父王欲试二子，呼宾伽罗阿，语婆罗门言：‘和尚观我诸子，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？’婆罗门言：‘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，于彼当观其相。’乃至出往彼园。时，阿育王母语阿育言：‘承王出金殿园馆中，观诸王子：“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。”汝今云何不去？’阿育启言：‘王念既不念我，亦复不乐见我。’母复言：‘但往彼所。’阿育复启：‘母复敕令往，今便往去，愿母当送饮食。’母言：‘如是，当出城去。’

“时，出门逢一大臣，名曰阿鸯罗陀。此臣问阿育言：‘王子今至何所？’阿育答言：‘闻大王出在金殿园馆，观诸王子：“于我灭后，谁当作王？”今往诣彼。’王先敕大臣：‘若阿育来者，当使其乘老钝象来，又复老人为眷属。’时，阿育乘是老象，乃至园馆中，于诸王子中地坐。

“时，诸王子各下饮食，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饭，送与阿育。如是诸王子各食饮食，时，父王问师言：‘此中谁有王相，当绍我位？’时，彼相师视诸王子，见阿育具有王相，当得绍位。又作是念：‘此阿育，王所不应，我若语言当作王者，王必愁忧不乐。’即语言：‘我今总记。’王报言：‘如师所教。’师言：‘此中若有乘好乘者，是人当作王。’时，诸王子闻彼所说，各念言：‘我乘好乘。’时，阿育言：‘我乘老宿象，我得作王。’时，王又复语师言：‘愿更为观授记。’师复答言：‘此中有第一座者

，彼当作王。’诸王子各相谓言：‘我坐第一座。’阿育言：‘我今坐地，是我胜座，我当作王。’复语师：‘更为重观。’师又报言：‘此中上器、上食，此当得王。’乃至阿育念言：‘我有胜乘、胜座、胜食。’时，王观子相毕，便即还宫。

“时，阿育母问阿育言：‘谁当作王？婆罗门复记谁耶？’阿育启言：‘上乘、上座、上器、上食，当作王子。自见当作王：老象为乘，以地为坐，素器盛食，粳米杂酪饭。’时，彼婆罗门知阿育当作王，数修敬其母。其母亦重饷婆罗门，即便问言：‘大王崩后，谁当作王？’师答言：‘此不可说也。’如是乃至三问，师言：‘吾当语汝，慎勿使人知；汝生此子，名曰阿育，是其人也。’夫人白言：‘我闻此语，欢喜踊跃。若王闻者，于师所不生敬信，师今可还本住处。若子作王者，师当一切得吉利，尽形供养。’

“时，频头娑罗王边国德叉尸罗反。时，王语阿育：‘汝将四兵众，平伐彼国。’王子去时，都不与兵甲。时，从者白王子言：‘今往伐彼国，无有军仗，云何得平？’阿育言：‘我若为王，善根果报者，兵甲自然来。’应发是语时，寻声地开，兵甲从地而出；即将四兵，往伐彼国。时，彼诸国民人闻阿育来，即平治道路，庄严城郭，执持吉瓶之水，及种种供养，奉迎王子，而作是言：‘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，然诸臣辈不利我等，我等是故背违圣化。’即以种种供养王子，请入城邑。平此国已，又使至伐佉沙国。时，彼二大力士为王平治道路，推诸山石。又复诸天宣令此国：‘阿育当王此天下，汝等勿兴逆意。’彼国王即便降伏。如是乃至平此天下，至于海际。

“时，修师摩王子出外游戏，又复遇逢一大臣，臣不修礼法，王子即使人打拍其身。大臣念言：‘此王子未得王位，用性如是；若得王者，不可而当。’又闻阿育得天下，得坏五百大臣，‘我等相与立阿育为王，领此天下。’又，德叉尸罗国反，诸臣共议：‘令修师摩王子去。’王亦应可，即便往彼国，不能降伏。

“时，父王复得重疾，王语诸臣：‘吾今欲立修师摩为王，令阿育往至彼国。’时，诸臣欲令阿育作王，以黄物涂阿育体及面手脚已，诸臣白王言：‘阿育王子今得重疾。’诸臣便庄严阿育，将至王所：‘今且立此子为王，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。’时，王闻此语，甚以不喜，忧愁不乐，默然不对。时，阿育心念口言：‘我应正得王位者，诸天自然来，以水灌我顶，素缯系首。’寻声诸天即以水灌阿育顶，素缯系首。时，王见此相貌，极生愁恼，即便命终。

“阿育王如礼法殡葬父王已，即立阿鸽楼陀为大臣。时，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，今立阿育为王，心生不忍，即集诸兵，而来伐阿育。阿育王四门中，二门安二力士，第三门安大臣，自守东门。时，阿鸽楼陀大臣机关木象，又作阿育王像，像即骑象，安置东

门外。又作无烟火坑聚，以物覆之。修师摩既来到时，阿鸵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：‘欲作王者，阿育在东门，可往伐之。能得此王者，自然得作王。’时，彼王子即趣东门，即堕火坑，便即死亡。

“尔时，有一大力士，名曰跋陀罗由陀，闻修师摩终亡，厌世，将无量眷属，于佛法中出家学道，加勤精进，逮得漏尽，成阿罗汉道。阿育王正法治化。时，诸臣辈以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，轻慢于王，不行君臣之礼；王亦自知诸臣轻慢于我。时，王语诸臣曰：‘汝等可伐华果之树，植于刺棘。’诸臣答曰：‘未尝见闻却除华果而植刺树，而见除伐刺树而植果实。’乃至王三敕令伐，彼亦不从。

“尔时，国王忿诸大臣，即持利剑，杀五百大臣。又时，王将婇女眷属，出外园中游戏，见一无忧树，华极敷盛。王见已：‘此华树与我同名。’心怀欢喜。王形体丑陋，皮肤粗涩，诸婇女辈，心不爱王，憎恶王故，以手毁折无忧华树。王从眠觉，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，心生忿怒，系诸婇女，以火烧杀。王行暴恶，故曰暴恶阿育王。

“时，阿鸵楼陀大臣白王言：‘王不应为是法，云何以手自杀人——诸臣婇女？王今当立屠杀之人，应有所杀，以付彼人。’王即宣教立屠杀者。彼有一山，名曰耆梨，中有一织师家。织师有一子，亦名耆梨，凶恶挝打系缚小男小女，及捕水陆之生，乃至拒逆父母，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。时，王诸使语彼：‘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？’彼答曰：‘一切阎浮提有罪者，我能净除，况复此一方！’时，诸使辈还启王言：‘彼人已得凶恶者。’王言：‘觅将来也！’诸使呼彼，彼答言：‘小忍，先奉辞父母，具说上事。’父母言：‘子不应行是事。’如是三敕，彼生不仁之心，即便杀父母已，然后乃至。诸使问曰：‘何以经久不速来也？’时，彼凶恶具说上事。诸使者以是事具启王。王即敕彼：‘我所有罪人，事应至死，汝当知之。’彼启王言：‘为我作舍。’王乃至为其作舍屋室，极为端严，唯开一门，门亦极精严，于其中间，作治罪之法罗列，状如地狱，彼狱极为胜好。时，彼凶人启王言：‘今从王乞愿，若人来入此中者，不复得出。’王答言：‘如汝所启乞愿，当以与汝。’

“时，彼屠主往诣寺中，听诸比丘说地狱事。时，有比丘讲地狱经：‘有众生生地狱者，地狱即执彼罪人，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以热铁丸著其口中。次融铜灌口，次复铁斧斩截其体，次复杻械枷锁检系其身，次复火车炉炭，次复铁镬，次复灰河，次复刀山剑树。’具如天五使经所说。彼屠主具闻比丘说是诸事，关其住处，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说，案此法而治罪人。

“又一时，商主将其妇入于大海。入海时，妇便生子，名曰为海。如是在海十有余年，采诸重宝，还到本乡，道中值五百贼，杀于商主，夺彼宝物。尔时，商主之子见父

伤死，及失宝物，厌世间苦故，于如来法中出家学道，远其本土，游行诸国，次至巴连弗邑。过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次第乞食，误入屠杀舍中。时，彼比丘遥见舍里，见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，如地狱中，寻生恐怖，衣毛皆竖，便欲出门。时，凶恶即往，执彼比丘言：‘入此中者，无有得出，汝今于此而死。’比丘闻其所说，心生悲毒，泣泪满目。凶主问曰：‘汝云何如小儿啼？’

“尔时，比丘以偈答曰：

“‘我不恐畏死，志愿求解脱，

所求不成果，是故我啼泣。

人身极难得，出家亦复然，

遇释师子王，自今不重睹！’

“尔时，凶主语比丘曰：‘汝今必死，何所忧恼？’比丘复以哀言答云：‘乞我少时生命，可至一月。’彼凶不听。如是日数渐减，止于七日，彼即听许。时，此比丘知将死不久，勇猛精进，坐禅息心，终不能得道。至于七日，时，王宫内人有事至死，送付凶恶之人，令治其罪。凶主将是女人著臼中，以杵捣之，令成碎未。时，比丘见是事，极厌恶此身：‘呜呼！苦哉！我不久亦当如是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呜呼大悲师，演说正妙法，

此身如聚沫，于义无有实。

向者美女色，今将何所在？

生死极可舍，愚人而贪著。

系心缘彼处，今当脱锁木，

令度三有海，毕竟不复生。’

如是勤方便，专精修佛法，

断除一切结，得成阿罗汉。

“时，彼凶恶人语此比丘：‘期限已尽。’比丘问曰：‘我不解尔之所说。’彼凶答曰：‘先期七日，今既已满。’比丘以偈答曰：

“‘我心得解脱，无明大黑暗，

断除诸有盖，以杀烦恼贼。

慧日今已出，鉴察心意识，

明了见生死。今者愍人时，

随顺修圣法；我今此身骸，

任尔之所为，无复有吝惜。’

“尔时，彼凶主执彼比丘著铁镬油中，足与薪火，火终不燃；假使燃者，或复不热。凶主见火不燃，打拍使者，而自燃火，火即猛盛；久久，开铁镬盖，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，生希有心，即启国王，王即便严驾，将无量众，来看比丘。时，彼比丘调伏时至，即身升虚空，犹如雁王，示种种变化，如偈所说：

“王见是比丘，身升在虚空，

心怀大欢喜，合掌观彼圣：

‘我今有所白，意中所不解，

形体无异人，神通未曾有。

为我分别说，修习何等法，

令汝得清净？为我广敷演，

令得胜妙法；我了法相已，

为汝作弟子，毕竟无有悔！’

“时，彼比丘而作是念：‘我今调伏是王，多有所导，摄持佛法；当广分布如来舍利，安乐无量众生，于此阎浮提，尽令信三宝。’以是因缘故，自显其德，而向王说偈言：

“‘我是佛弟子，逮得诸漏尽；

又复是佛子，不著一切有，

我今已调伏。无上两足尊，

息心得寂静，生死大恐怖，

我今悉得脱，永离三有缚。

如来圣法中，获得如是利。’

“时，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，于佛所生大敬信，又白比丘言：‘佛未灭度时，何所记说？’比丘答言：‘佛记大王：“于我灭后，过百岁之时，于巴连弗邑，有三亿家，

彼国有王，名曰阿育，当王此阎浮提，为转轮王，正法治化。又复广布我舍利，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。”佛如是记大王。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狱，杀害无量民人。王今宜应慈念一切众生，施其无畏，令得安隐。佛之所记大王者，王当如法修行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当行哀愍心，莫恼诸群生，

当修习佛法，广布佛舍利！’

“时，彼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，合掌向比丘作礼：‘我得大罪，今向比丘忏悔，我之所作甚为不可！愿为佛子，受我忏悔！舍心勿复责，我愚人今复归命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今归依佛，无上胜妙法，

比丘诸众尊，我今尽命归！

我今当勇猛，奉受世尊敕，

于此阎浮提，普立诸佛塔。

种种诸供养，悬缯及幡幢，

庄严世尊塔，妙丽世希有！’

“时，彼比丘度阿育王已，乘空而化。时，王从地狱出，凶主白王言：‘王不复得去！’王曰：‘汝今欲杀我耶？’彼曰：‘如是。’王曰：‘谁先入此中？’答曰：‘我是。’王曰：‘若然者，汝先应取死。’王即敕人，将此凶主著作胶舍里，以火烧之；又敕坏此地狱，施众生无畏。时，王欲建舍利塔，将四兵众，至王舍城，取阿阇世王佛塔中舍利，迁复修治此塔，与本无异；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，至罗摩村中。时，诸龙王将是王入龙宫中，王从龙索舍利供养，龙即与之。王从彼而出。如偈所说：

“罗摩罗村中，所有诸佛塔，

龙王所奉事，守护而供养。

王从龙索分，诸龙开塔与，

即持此舍利，渐进于余方。

“时，王作八万四千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篋，盛佛舍利；又作八万四千四宝瓶，以盛此篋；又作无量百千幡幢伞盖，使诸鬼神各持舍利供养之具，敕诸鬼神言：‘于阎浮提，至于海际，城邑聚落满一亿家者，为世尊立舍利塔。’时，有国名德叉尸罗，三十六亿家，彼国人语鬼神言：‘三十六篋舍利与我等，起立佛塔。’王作方便，国中人少

者，令分与彼，令满家数，而立为塔。时，巴连弗邑有上座，名曰耶舍，王诣彼所，白上座曰：‘我欲一日之中，立八万四千佛塔，遍此阎浮提，意愿如是。’如偈赞曰：

“大王名阿育，于先八塔中，

各取其舍利，于此阎浮提，

建立诸佛塔，八万及四千，

纵广殊妙胜，一日都使毕。

“时，彼上座白王言：‘善哉！大王，剋后十五日月食时，令此阎浮提起诸佛塔。’如是乃至一日之中，立八万四千塔，世间民人，兴庆无量，共号名曰法阿育王。如偈赞曰：

“王圣种孔雀，安乐世间人，

于此阎浮提，建立胜妙塔。

本名为恶王，今造胜妙业，

共号名法王，相传至于后。

“王已建八万四千塔，欢喜踊跃，将诸群臣往诣鸡雀精舍，白耶舍上座曰：‘更有比丘，佛所授记，当作佛事不？我当往诣彼所供养恭敬。’上座答曰：‘佛临般涅槃时，降伏阿波罗龙王、陶师旃陀罗、瞿波梨龙，诣摩偷罗国，告阿难曰：“于我般涅槃后，百年之中，当有长者，名瞿多，其子名曰优波崛多，当出家学道，无相佛教授于人，最为第一，当作佛事。”佛告阿难曰：“遥见彼山不？”阿难白佛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此山名优留曼荼，是阿兰若处，名那荼婆低，随顺寂静。”而偈赞曰：

“‘“优波崛比丘，教授最第一，

名闻振四方，最胜之所记。

于我灭度后，当得作佛事，

度诸众生类，其数无有限。”’

“时，王问上座曰：‘尊者优波崛今已出世不？’上座答曰：‘已出世，出家学道，降伏烦恼，是阿罗汉。共诸无量比丘眷属一万八千，住在优留曼荼山中阿兰若处，哀愍众生，如佛说净妙法，度无量诸天及人，令入甘露城。’王闻已，欢喜踊跃，即敕群臣，速办严驾，将无量眷属往诣彼所，修敬供养优波崛多。时，臣白王言：‘彼圣既在王国，宜当遣信奉迎之，彼自当来。’王答臣曰：‘不宜遣信至彼所，应当自往，彼不

宜来也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汝得金刚舌，那能不断坏？

谏我莫往彼，亲近田舍人。’

“王即遣信，往彼尊者所言：‘某日当来尊所。’时，尊者思惟：‘若王来者，无量将从，受诸大苦，遍杀害微虫、聚落人民。’作是念已，答使者曰：‘我当自往诣王所。’时，王闻尊者自来，欢喜踊跃，从摩偷罗至巴连弗邑，于其中间，开安舟航，于航悬诸幢盖。

“时，尊者优波崛愍念王故，将一万八千阿罗汉众，随于水道径至王国。时，国中人启王言：‘尊者优波崛将一万八千比丘众来至。’王闻，大欢喜踊跃，即脱璎珞，价值千万，而授与之。王将诸大臣眷属，即出往尊者所，为下食，五体投地，向彼作礼，长跪合掌，而作是言：‘我今领此阎浮提，受于王位，不以为喜；今睹尊者，跃踊无量。如来弟子，乃能如是，如睹于佛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寂灭已度世，汝今作佛事，

世间愚痴灭，如日照佛世。

为世作导师，说法中第一，

众生可依怙，我今大欢喜！’

“时，王敕使者宣令国界：‘尊者优波崛比丘今来此国。’如是唱言：

“‘欲得富贵者，远离贫穷苦，

常处天上乐，解脱涅槃者，

当值优波崛，修敬今供养；

未见诸佛者，今睹优波崛。’

“时，王严饰国界，平治道路，悬缯幡盖，烧香散华，及诸伎乐。举国人民皆出奉迎尊者优波崛，供养恭敬。尔时，尊者优波崛白王言：‘大王，当以正法治化，哀愍众生；三宝难遇，于三宝中，常以供养恭敬，修念赞叹，广为人说。所以者何？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知人见人，常为记说：我之正法，寄在国王，及我比丘僧等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世雄人中尊，正胜妙大法，

寄付于大王，及我比丘僧。’

“时，王白优波崛曰：‘我已建正法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我已造诸塔，庄严诸国界，

种种兴供养，幡幢及诸宝，

广布佛舍利，遍于阎浮提。

我兴如是福，意愿悉已满，

自身及妻儿，珍宝及此地，

今已悉舍施，供养贤圣塔。’

“时，尊者优波崛赞王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大王应行如是法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舍身及财命，世世无所忧，

受福无有穷，必得无上觉。’

“时，王请尊者优波崛入城，设种种座，请尊者就座，众僧令往鸡雀精舍。白尊者曰：‘尊者颜貌端正，身体柔软；而我形体丑陋，肌肤粗涩。’尊者说偈曰：

“‘我行布施时，净心好财物，

不如王行施，以沙施于佛。’

“时，王以偈报曰：

“‘我于童子时，布施于沙土，

今获果如是，何况余妙施？’

“尊者复以偈赞曰：

“‘快哉善大王，布施诸沙土，

无上福田中，植果无穷尽。’

“时，阿育王告诸大臣：‘我以沙布施于佛，获其果报如是，云何而不修敬于世尊？’王复白优波崛言：‘尊者，示我佛所说法、游行处所，当往供养礼拜，为诸后世众生摄受善根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示我佛说法，诸国及住处，

供养当修敬，为后众生故。’

“尊者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大王能发妙愿，我当示王处所，为后众生。’时，王将四兵军众，及持种种供养香华、幡幢，及诸伎乐，便将尊者发去。尊者至隆频林，此是如来生处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初生处，生时行七步，

顾视诸四方，举手指天上：

我今最后生，当得无上道，

天上及于人，我为无上尊。’

“时，王五体投地，供养礼拜，即立佛塔。尊者白王言：‘大王欲见诸天见佛生时行七步处不？’王白言：‘愿乐欲见！’时，尊者举手，指摩耶夫人所攀树枝，而告彼树神曰：‘树神，今现！令王见之，生大欢喜。’寻声即见，住尊者边，而作是言：‘何所教敕？我当奉行。’尊者语王言：‘此神见佛生时。’王以偈问神曰：

“‘汝见严饰身，生时青莲华，

足行于七步，口中有所说？’

“神以偈答曰：

“‘我见相好身，生时二足尊，

举足行七步，口中有所说：

于诸天人中，我为无上尊。’

“时，王问神言：‘佛生有何瑞应？’神答言：‘我不能宣说妙胜诸事，今略说少分：

“‘光明能彻照，身体具相好，

令人喜乐见，感动于天地。’

“时，王闻神所说欢喜，施十万两珍宝而去。又将王入城里，语言：‘此处菩萨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体紫磨金色。’时，王向此处作礼，兴种种供养。又将王至天寺中，语王言：‘太子生时，令向彼神礼。’时，诸神悉礼菩萨。时，诸民人为菩萨立名，今是天中天。时，王复以种种供养。又将示处语王言：‘此处父王以菩萨示诸婆罗门，瞻其相德。’王复种种供养。又示：此处菩萨学堂，此处学乘象，此处学乘马、乘车、弓弩，如是学一切技术处。此处是菩萨治身，此处菩萨六万夫人游戏处，此处菩萨见老、病、死人。此处菩萨坐阎浮提树下，坐禅得离欲，树影不离身，父王向其作

礼。此处菩萨将百千天神，出城而去。此处菩萨脱璎珞，与车匿遣马还国。而说偈曰：

“‘菩萨于此处，脱璎珞及冠，

授与于车匿，遣马还于国，

独行无有侣，便入学道山。’

“又此处菩萨从猎师，易袈裟衣，被此衣已，而为出家。此处是仙人所稽请处，此处瓶沙王与菩萨半国处，此处问优蓝弗仙人，此处菩萨六年苦行。如偈所说：

“‘苦行于六年，极受诸苦恼，

知此非真道，弃舍所习行。’

“此处二女奉菩萨乳糜。如偈所说：

“‘大圣于此中，受二女乳糜，

从此而起去，往诣菩提树。’

“此处迦梨龙赞叹菩萨。如偈所说：

“‘此处迦梨龙，赞叹于菩萨，

当随古时道，证无上妙果！’

“时，王向尊者而说偈曰：

“‘我今欲见龙，彼龙见佛者，

从此趣菩提，证得胜妙果。’

“时，尊者以手指龙宫，语曰：‘迦梨龙王，汝以见佛，今当现身。’时，龙王寻声即出，住在尊者前，合掌白言：‘何所教敕？’时，尊者语王曰：‘此龙王见佛，赞叹如来。’

“时，王合掌向龙，而说偈曰：

“‘汝见金刚身，我师无俦匹，

面如净满月，为我说彼德，

十力之功德，往诣道场时。’

“时，龙王以偈答曰：

“‘我今当演说：足践于地时，

大地六种动，光耀倍于日，

遍照三千界，而趣菩提树。’

“时，王如是等处处种种供养，及立塔庙。时，尊者将王至道树下，语王曰：‘此树，菩萨摩诃萨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众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牟尼牛王尊，于此菩提树，

降伏恶魔军，得胜菩提果。

天人中特尊，无能与等者！’

“时，王舍无量珍宝，种种供养，及起大塔庙。此处四天王各持一钵，奉上于佛，合为一钵。此处于贾客兄弟所受诸饭食。此处如来诣波罗奈国时，阿时婆外道问佛。此处仙人园鹿野苑，如来于中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法轮。而说偈言：

“‘此处鹿野苑，如来转法轮，

三转十二行，五人得道迹。’

“时，王于是处兴种种供养，及立塔庙。此处如来度优楼频螺迦葉等仙人为道。此处如来为瓶沙王说法，王得见谛，及无量民人、诸天得道。此处如来为天帝释说法，帝释及八万诸天得道。此处如来示大神力，种种变化。此处如来至天上，为母说法，将无量天众，下于人间。王复种种供养，及立塔庙。时，尊者语阿育王，至鸠尸那竭国，言：‘此处如来具足作佛事毕，于无余般涅槃而般涅槃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度脱诸天人，修罗龙夜叉，

建立无尽法。佛事既已终，

于有得寂灭，大悲入涅槃。

如薪尽火灭，毕竟得常住。’

“时，王闻是语，忧恼迷闷擘地。时，诸臣辈以水洗心面，良久得苏，啼泣涕零。如是乃至兴种种供养，立大塔庙。时，王复白尊者曰：‘我意愿欲得见佛诸大弟子佛之所记者，欲供养彼舍利，愿为示之。’时，尊者白王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大王能发如是妙心！’时，尊者将王至舍卫国，入祇桓精舍，以手指塔：‘此是尊者舍利弗塔，王当供养。’王曰：‘彼有何功德？’尊者曰：‘是第二法王，随转法轮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一切众生智，比于舍利弗，

十六之一分，以除如来智。

如来转法轮，是则能随转，

彼有无量德，谁复能宣说？’

“时，王生大欢喜，舍十万两珍宝，供养其塔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礼舍利弗，解脱诸恐怖，

名称普于世，智慧无有等。’

“次，复示大目揵连塔：‘王应供养此塔。’王复问曰：‘彼有何功德？’尊者答曰：‘是神足第一，以足指践地，地即震动，至于天宫，降伏难陀、跋难陀龙王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以足指动地，至于帝释宫，

神足无与等，谁能尽宣说？

二龙王凶暴，见者莫不怖，

彼于神足力，降伏息瞋恚。’

“时，王舍十万两珍宝，供养此塔，以偈赞曰：

“‘神足中第一，离于老病死，

有如是功德，今礼目揵连。’

“次复示摩诃迦葉塔，语王言：‘此是摩诃迦葉塔，应当供养。’王问曰：‘彼有何功德？’答曰：‘彼少欲知足，头陀第一，如来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；愍念众生，兴立正法。’即说偈曰：

“‘功德田第一，愍念贫穷类，

著佛僧伽梨，能建于正法，

彼有如是德，谁能具宣说？’

“时，王舍十万两珍宝，供养是塔，以偈赞曰：

“‘常乐于寂静，依止林薮间，

少欲知足富，今礼大迦葉。’

“次，复示尊者薄拘罗塔：‘此是薄拘罗塔，应当供养。’王问曰：‘彼有何功德？’尊者答曰：‘彼无病第一，乃至不为人说一句法，寂然无言。’王曰：‘以一钱供养。’诸臣白王：‘功德既等，何故于此供养一钱？’王告之曰：‘听吾所说：

“‘虽除无明痴，智慧能鉴察，

虽有薄拘名，于世何所益？’

“时，彼一钱还来至王所。时，大臣辈见是希有事，异口同音赞彼：‘呜呼！尊者，少欲知足，乃至不须一钱。’

“复示阿难塔，语王言：‘此是阿难塔，应当供养。’王曰：‘彼有何功德？’答曰：‘此人是侍佛者，多闻第一，撰集佛经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奉持牟尼钵，念至能决断，

多闻之大海，辩才柔软音。

能悦天人众，善知三佛心，

一切悉明了，功德之宝篋。

最胜所称叹，降伏烦恼诤，

如是等功德，应当修供养！’

“王即舍百亿两珍宝，而供养其塔。时，诸臣白王言：‘何故于此布施供养皆悉胜前？’王曰：‘听吾所说心中所以：

“‘如来之体身，法身性清净，

彼悉能奉持，是故供养胜。

法灯常存世，灭此愚痴冥，

皆由从彼来，是故供养胜。

如大海之水，牛迹所不容，

如是佛智海，余人不能持。

唯有阿难尊，一闻悉受持，

终无忘失时，是故供养胜。’

“尔时，王如是种种供养，向尊者合掌，而作是言：

“‘我今受此形，不复负此身，

修无量功德，今为人中主。

我今取坚实，造立诸塔庙，

庄严在于世，如星庄严月。

奉佛弟子法，应行诸礼节，

我今悉已作，稽首尊者足。

蒙尊者恩力，今见胜妙事，

快获大善利，从是分别法。’

“尔时，王供养上种种事，恒偏至菩提道场树。此树下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世间希有珍宝供养之事，供养菩提树。

“时，王夫人名曰低舍罗絺多，夫人作是念：‘王极爱念于我，我亦念王。王今舍我去，持诸珍宝至菩提树间。我今当作方便杀是菩提树，树既枯死，叶便凋落，王当不复往，彼可与我常相娱乐。’即唤咒师，语咒师言：‘汝能杀菩提树不？’彼答曰：‘能，与我千两金。’时，夫人即与千两金钱。咒师往菩提树间，以咒咒树，以縆系树。时，树渐渐枯死，叶即萎落。未即枯死，其叶凋落，白夫人曰：‘复应以热乳浇树，乃可令枯。’夫人白王：‘我今欲以乳供养菩提树。’王曰：‘随卿意耶！’如是乃至以热乳浇之，树即枯燥。时，诸夫人白王言：‘菩提树忽然枯死，叶叶变落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所依树，名曰菩提者，

于是得正觉，具足一切智。

大王今当知，是树今枯死，

叶色亦变异，不知何以故？’

“时，王闻是语，即迷闷擗地，诸人辈以水浇王心面，良久而苏，即便泣泪言：

“‘我见菩提树，便见于如来，

今闻彼树死，我今亦随没！’

“时，彼夫人见王忧愁不乐，而白王言：‘王勿忧恼，我当喜悦王心。’王曰：‘若无彼树，我命亦无。如来于彼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彼树既无，我何用活耶？’夫人闻王决定语，还复以冷乳灌菩提树下，彼树寻复更生。王闻以乳溉灌树还得生，日日送千瓮乳溉灌其本，树还复如先。诸夫人辈白王言：‘菩提树今复如先，无复有异。’时，王闻已，即生欢喜，诣菩提树下，睹于菩提树，目不暂舍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诸王所未作，瓶沙持国者，

我今应供养；我今浴菩提，

诸乳及香水，华香及涂香。

当复供养僧，贤圣五部众。’

“时，王各办四宝瓮——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，盛诸香乳，及诸香汤，持种种饮食，幡幢、宝盖各有千种，及种种华香伎乐，受持八支斋布萨，著白净衣服，执持香炉，在于殿上，向四方作礼，心念口言：‘如来贤圣弟子在诸方者，怜愍我故，受我供养！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贤圣子，正顺寂诸根，

离诸三界欲，诸天应供养，

今当悉来集，受我微心惠，

哀愍副我意，令法种增长，

常乐于寂止，解脱诸所著。

如来之真子，从法而化生，

诸天所供养；哀愍于我故，

今当悉来集，副我之微意。

诸圣在处处，罽宾多波婆，

大林离波多，阿耨大池边，

江河山薮间；如是一切处，

诸圣在中者，今当悉来集，

哀愍于我故，副我之微意。

又在于天上，尸梨沙宫殿，

香山石室中，神通具足者，

今当悉来集，哀愍于我故。’

“时，王如是语时，三十万比丘悉来集。彼大众中十万是阿罗汉，二十万是学人及凡夫比丘，上座之座无人坐。时，王问诸比丘：‘上座之座，云何而无人坐？’时，彼大众中有一比丘，名曰耶舍，是大阿罗汉，具足六通，白王言：‘此座，上座之座，余者岂敢于中而坐？’王复问曰：‘于尊者所，更有上座耶？’尊者答曰：‘更有上座，

大王，佛之所记，名曰宾头卢，是上座，应坐此处。’王大欢喜，而作是言：‘于中有比丘见佛者不？’尊者答曰：‘有也，大王，宾头卢者，犹故在世。’王复白曰：‘可得见彼比丘不？’尊者曰：‘大王，不久当见，寻当来至。’时，王生大欢喜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今快得利，摄受于我故，

令我自目见，尊者宾头卢。’

“时，尊者宾头卢将无量阿罗汉，次第相随，譬如雁王乘虚而来，在于上座处坐。诸比丘僧各修礼敬，次第而坐。时，王见尊者宾头卢头发皓白，辟支佛体，头面礼足，长跪合掌，睹尊者颜貌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今之王位，统领阎浮提，

不以为欢喜，今得见尊者。

我今见尊者，便是见生佛，

心怀大踊跃，胜见于王位。’

“复白尊者曰：‘尊者见世尊耶？三界所尊仰。’时，尊者宾头卢以手举眉毛，视王而言：

“‘我见于如来，于世无譬类，

身作黄金色，三十二相好，

面如净满月，梵音声柔软，

伏诸烦恼诤，常处于寂灭。’

“王复问曰：‘尊者何处见佛？’尊者曰：‘如来将五百阿罗汉，俱初在王舍城安居，我尔时亦复在中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大牟尼世尊，离欲相围绕，

在于王舍城，结于夏三月。

我时在彼众，恒住如来边。

大王今当知，我目见真佛。

“‘又复，佛住舍卫国时，如来大作神力，种种变化，作诸佛形，满在诸方，乃至阿迦尼吒天，我尔时亦在于中，见如来种种变化神通之相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神通力，降伏诸外道，

佛游于十方，我亲见彼相。

“‘又复，如来在天上与母说法时，我亦在于中；与母说法竟，将诸天众从天上来，下僧迦奢国。时，我见此二事。天人受福乐，优波罗比丘尼化作转轮圣王，将无量眷属，乘空而来，诣世尊所，我亦见此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在天上，于彼结夏坐，

我亦在于中，牟尼之眷属。

“‘又复，世尊住舍卫国，五百阿罗汉俱。时，给孤独长者女适在于富楼那跋陀那国。时，彼女请佛及比丘僧。时，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，我尔时以神力合大山，往彼受请。时，世尊责我：“汝那得现神足如是？我今罚汝，常在于世，不得取涅槃，护持我正法，勿令灭也。”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世尊受彼请，五百比丘俱，

时我以神力，挑大山而去，

世尊责罚我：住世未灭度，

护持我正法，勿令法没尽！

“‘又复，如来将诸比丘僧入城乞食。时，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戏；逢见佛来，捧于尘沙，奉上于佛。时，世尊记彼童子：“于我灭度百岁之后，此童子于巴连弗邑当受王位，领阎浮提，名曰阿育。当广布我舍利，一日之中，当造八万四千塔。”今王身是也。我尔时亦在于中。’而说偈曰：

“‘王于童子时，以沙奉上佛，

佛记于王时，我亦亲在中。’

“时，王白尊者曰：‘尊者今住在何处？’尊者答王曰：‘在于北山，山名揵陀摩罗，共诸同梵行僧。’王复问曰：‘有几眷属？’尊者答：‘六万阿罗汉比丘。’尊者曰：‘王何须多问？今当施设供养于僧。’食竟，使王欢喜。

“王言：‘如是，尊者，然我今先当供养佛念所觉菩提之树，然后香美饮食施设于僧。’敕诸群臣，唱令国界：‘王今舍十万两金，布施众僧，千瓮香汤，溉灌菩提树。’集诸五众，时，王子名曰拘那罗，在王右边，举二指而不言说，意欲二倍供养。大众见之，皆尽发笑，王亦发笑，而语言：‘呜呼！王子，乃有增益功德供养。’王复言：

‘我复以三十万两金供养众僧，复加千瓮香汤，洗浴菩提树。’时，王子复举四指，意在四倍。时，王瞋恚，语臣曰：‘谁教王子作是事，与我兴竞？’臣启王言：‘谁敢与王兴竞？然王子聪慧利根，增益功德，故作是事耳！’时，王右顾视王子，白上座曰：‘除我库藏之物，余一切物，阎浮提夫人、婇女、诸臣、眷属，及我拘那罗子，皆悉布施贤圣众僧。’唱令国界，集诸五众，而说偈曰：

“‘除王库藏物，夫人及婇女，

臣民一切众，布施贤圣僧，

我身及王子，亦复悉舍与。’

“时，王、上座及比丘僧，以瓮香汤洗浴菩提树。时，菩提树倍复严好，增长茂盛，以偈颂曰：

“‘王浴菩提树，无上之所觉，

树增于茂盛，柯条叶柔软。’

“时，王及诸群臣生大欢喜。时，王洗浴菩提树已，次复供养众僧。时，彼上座耶舍语王言：‘大王，今大有比丘僧集，当发淳信心供养！’时，王从上至下，自手供养。

“时，彼有二沙弥，得食已，各以麨团欢喜丸，更互相掷。王见即笑而言：‘此沙弥作小儿戏。’供养讫已，王还上座前立。上座语王言：‘王莫生不信敬心。’王答上座：‘无有不信敬心！然见二沙弥作小儿戏，如世间小儿，以土团更互相掷，如是二沙弥以麨团以欢喜丸，更互相掷。’上座白王言：‘彼二沙弥是俱解脱阿罗汉，更相奉食。’王闻是已，增其信心，而作是念：‘此二沙弥能展转相施，我今亦当于一切僧人施绢、劫贝。’时，二沙弥知王心所念，二沙弥共相谓言：‘令王倍增敬信。’一沙弥持镬授与王，一沙弥授以染草。王问彼沙弥：‘用作何等？’二沙弥白王言：‘王因我故，施与众僧绢及劫贝，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，施与众僧。’时，王作是念：‘我虽心念，口未发言，此二达士得他心智，而知我心。’王即稽首敬礼众僧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孔雀之族姓，内外亲眷属，

因此惠施故，悉皆获大利！

遭值良福田，欢喜应时施。’

“时，王语沙弥言：‘我因汝等施僧衣，施僧衣已，复以三衣并四亿万两珍宝，嗽五部众；嗽愿已，复以四十亿万两珍宝，赎取阎浮提宫人、婇女，及太子、群臣。’阿

育王所作功德，无量如是。”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第五诵道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如是，比丘，于此四念处修习满足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一乘道，净诸众生，令越忧悲，灭恼苦，得如实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离四念处者，则离如实圣法；离如实圣法者，则离圣道；离圣道者，则离甘露法；离甘露法者，不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我说彼于苦不得解脱。

“若比丘不离四念处者，得不离圣如实法；不离圣如实法者，则不离圣道；不离圣道者，则不离甘露法；不离甘露法者，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我说彼人解脱众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四念处集、四念处没。谛听！善思！何等为四念处集、四念处没？食集则身集，食灭则身没，如是随身集观住，随身灭观住；随身集灭观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永无所取。如是触集则受集，触灭则受没，如是随集法观受住，随灭法观受住；随集灭法观受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。名色集则心集，名色灭则心没，随集法观心住，随灭法观心住；随集灭法观心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

诸世间则无所取。忆念集则法集，忆念灭则法没，随集法观法住，随灭法观法住；随集灭法观法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则无所取，是名四念处集、四念处没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说修四念处。谛听！善思！云何修四念处？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忧悲；外身、内外身观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调伏世间忧悲。如是受、心、法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调伏世间忧悲，是名比丘修四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过去、未来修四念处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善法聚、不善法聚。

“云何善法聚？所谓四念处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聚者。所谓四念处，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

“云何不善聚？不善聚者，所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逸满不善聚者。所谓五盖，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人执持四种强弓，大力方便射多罗树影，疾过无礙；如是如来四种声闻，增上方便，利根智慧，尽百年寿，于如来所百年说法教授，唯除食息、補泻、睡眠，中间常说、常听，智慧明利；于如来所说，尽底受持，无诸障礙，于如来所不加再问。如来说法无有终极，听法尽寿，百岁命终，如来说法犹不能尽；当知如来所说无量无边，名、句、味身亦复无量，无有终极。所谓四念处，何等为四？谓身念处，受、心、法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切四念处经皆以此总句，所谓“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念处修习，起增上欲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应当学！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不善聚、善聚。

“何等为不善聚？谓三不善根，是名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不善积聚者，谓三不善根。云何为三？谓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。

“云何为善聚？谓四念处。所以者何？纯善满具者，谓四念处，是名善说。云何为四？谓身念处，受、心、法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三不善根，如是三恶行：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三想：欲想、恚想、害想。三觉：欲觉、恚觉、害觉。三界：欲界、恚界、害界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所说大丈夫，云何名大丈夫、非大丈夫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能问如来大丈夫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彼身身观念住已，心不离欲，不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说彼非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脱故。若比丘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心不离欲，不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不说彼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脱故。

“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心得离欲，心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说彼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脱故。若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已，心离贪欲，心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说彼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脱故。

“是名，比丘，大丈夫及非大丈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于路中思惟：“我今先至比丘尼寺。”即往比丘尼寺。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座。时，诸比丘尼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我等诸比丘尼修四念处系心住，自知前后升降。”

尊者阿难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，当如汝等所说而学。凡修习四念处善系心住者，应如是知前后升降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种种说法已，从座起去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于舍卫城中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比丘尼所说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学四念处善系心住，知前后升降。所以者何？心于外求，然后制令求其心，散乱心、不解脱皆如实知。若比丘于身身观念住，于彼身身观念住已，若身耽睡，心法懈怠，彼比丘当起净信，取于净相；起净信心，忆念净相已，其心则悦；悦已生喜；其心喜已，身则猗息；身猗息已，则受身乐；受身乐已，其心则定。心定者，圣弟子当作是学：‘我于此义，外散之心摄令休息，不起觉想及已观想，无觉无观，舍念乐住；乐住已，如实知。受、心、法念亦如是说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取自心相，莫令外散。所以者何？若彼比丘愚痴、不辩、不善，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，然后退减，自生障礙。譬如厨士愚痴、不辩，不善巧便调和众味，奉养尊主，酸醎酢淡，不适其意；不能善取尊主所嗜，酸醎酢淡，众味和之；不能亲侍尊主左右，伺其所须，听其所欲，善取其心，而自用意调和众味，以奉尊主。若不适其意，尊主不悦，不悦故不蒙爵赏，亦不爱念。愚痴比丘亦复如是，不辩、不善，于身身观住，不能除断上烦恼，不能摄取其心，亦复不得内心寂静，不得胜妙正念正知，亦复不得四种增上心法、现法乐住、本所未得安隐涅槃，是名比丘愚痴、不辩、不善，不能善摄内心之相而取外相，自生障礙。

“若有比丘黠慧才辩，善巧方便，取内心已，然后取于外相，彼于后时终不退减、自生障礙。譬如厨士黠慧聪辩，善巧方便，供养尊主，能调众味，酸醎酢淡，善取尊主所嗜之相，而和众味，以应其心，听其尊主所欲之味，数以奉之。尊主悦已，必得爵禄，爱念倍重，如是黠慧厨士善取尊主之心。比丘亦复如是，身身观念住，断上烦恼，善摄其心，内心寂止，正念正知，得四增上心法，现法乐住，得所未得，安隐涅槃，是名比丘黠慧辩才，善巧方便，取内心相，摄持外相，终无退减，自生障礙。受、心、法观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有一鸟，名曰罗婆，为鹰所捉，飞腾虚空，于空鸣唤言：‘我不自觉，忽遭此难。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，故遭此难。如何今日为

他所困，不得自在？’鹰语罗婆：‘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？’罗婆答言：‘我于田耕垄中自有境界，足免诸难，是为我家父母境界。’鹰于罗婆起骄慢言：‘放汝令去，还耕垄中，能得脱以不？’于是罗婆得脱鹰爪，还到耕垄大块之下，安住止处，然后于块上欲与鹰斗。鹰则大怒：‘彼是小鸟，敢与我斗？’瞋恚极盛，骏飞直搏。于是罗婆入于块下，鹰鸟飞势，臆冲坚块，碎身即死。时，罗婆鸟深伏块下，仰说偈言：

“‘鹰鸟用力来，罗婆依自界，

乘瞋猛盛力，致祸碎其身；

我具足通达，依于自境界，

伏怨心随喜，自观欣其力。

设汝有凶愚，百千龙象力，

不如我智慧，十六分之一；

观我智殊胜，摧灭于苍鹰。’

“如是，比丘，如彼鹰鸟，愚痴自舍所亲父母境界，游于他处，致斯灾患。汝等比丘亦应如是，于自境界所行之处，应善守持，离他境界，应当学！比丘，他处他境界者，谓五欲境界：眼见可意、爱、念妙色，欲心染著；耳识声、鼻识香、舌识味、身识触可意、爱、念妙触，欲心染著，是名比丘他处他境界。比丘，自处父母境界者，谓四念处。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是故，比丘，于自行处父母境界而自游行，远离他处他境界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四念处多修习，当得四果，四种福利。云何为四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于私伽陀聚落北身恕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有缘幢伎师，肩上竖幢，语弟子言：‘汝等于幢上下向护我，我亦护汝，迭相护持，游行嬉戏，多得财利。’时，伎弟子语伎师言：‘不如所言，但当各各自爱护，游行嬉戏，多得财利，身得无为安隐而下。’伎师答言：‘如汝所言，各自爱护。’然其此义亦如我说，己自护时即是护他，他自护时亦是护己

；心自亲近，修习随护作证，是名自护护他。云何护他自护？不恐怖他、不违他、不害他，慈心哀彼，是名护他自护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！自护者修四念处，护他者亦修四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大雪山中，寒冰险处，尚无猿猴，况复有人？或复有山，猿猴所居，而无有人。或复有山，人兽共居。于猿猴行处，猎师以黐胶涂其草上，有黠猿猴远避而去，愚痴猿猴不能远避，以手小触，即胶其手；复以二手欲解求脱，即胶二手；以足求解，复胶其足；以口啮草，辄复胶口。五处同胶，联卷卧地。猎师既至，即以杖贯，担负而去。

“比丘当知：愚痴猿猴舍自境界父母居处，游他境界，致斯苦恼。如是，比丘，愚痴凡夫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眼见色已，则生染著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皆生染著，愚痴比丘内根外境被五缚已，随魔所欲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于自所行处父母境界依止而住，莫随他处他境界行。云何，比丘，自所行处父母境界？谓四念处：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诸年少比丘当云何教授？云何为其说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诸年少比丘当以四念处教令修习。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智正念，寂定于心，乃至知身。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静于心，乃至知法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住学地者，未得进上，志求安隐涅槃时，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静于心；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静于心，乃至于法远离。若阿罗汉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尽诸有结，正知善解脱，当于彼时亦修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静于心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乃至于法得远离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跋祇人间游行，到鞞舍离国庵罗园中住。

尔时，庵罗女闻世尊跋祇人间游行至庵罗园中住，即自庄严乘车，出鞞舍离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供养；诣庵罗园门，下车步进，遥见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。

世尊遥见庵罗女来，语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，勤摄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今庵罗女来，是故诫汝。

“云何为比丘勤摄心住？若比丘已生恶不善法当断，生欲、方便，精进摄心；未生恶不善法不令起；未生善法令生；已生善法令住不忘，修习增满，生欲、方便，精勤摄心，是名比丘勤摄心住。

“云何名比丘正智？若比丘去来威仪常随正智，回顾视瞻，屈伸俯仰，执持衣钵，行住坐卧，眠觉语默，皆随正智住，是正智。

“云何正念？若比丘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比丘正念。

“是故汝等勤摄其心，正智、正念，今庵罗女来，是故诫汝。”

时，庵罗女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庵罗女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惟愿世尊与诸大众明日受我请中食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庵罗女知世尊默然受请已，稽首礼足，还归自家，设种种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白佛：“时到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诣庵罗女舍，就座而坐。时，庵罗女手自供养种种饮食；食讫，澡漱、洗钵竟，时庵罗女持一小床坐于佛前，听佛说法。

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说随喜偈：

“施者人爱念，多众所随从，

名称日增高，远近皆悉闻，

处众常和雅，离悭无所畏。

是故智慧施，断悭永无余，

上生忉利天，长夜受快乐，

尽寿常修德，娱乐难陀园，

百种诸天乐，五欲悦其心。

彼于此人间，闻佛所说法，

为善逝弟子，乐彼受化生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奈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言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能令多人集聚观看者不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世间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又能种种歌舞伎乐，复极令多众聚集看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有世间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在于一处，作种种歌舞伎乐戏笑，复有大众云集一处。若有士夫不愚不痴，乐乐背苦，贪生畏死，有人语言：‘士夫，汝当持满油钵，于世间美色者所及大众中过。使一能杀人者，拔刀随汝；若失一滴油者，辄当斩汝命。’云何，比丘，彼持油钵士夫能不念油钵，不念杀人者，观彼伎女及大众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彼士夫自见其后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‘我若落油一滴，彼拔刀者当截我头。’唯一其心，系念油钵，于世间美色及大众中徐步而过，不敢顾眄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有沙门、婆罗门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色，善摄一切心法，住身念处者，则是我弟子，随我教者。云何为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色，摄持一切心法，住身念处？如是，比丘，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亦复如是。是名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色，善摄心法，住四念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专心正念，护持油钵，

自心随护，未曾至方，

甚难得过，胜妙微细。

诸佛所说，言教利剑，

当一其心，专精护持。

非彼凡人，放逸之事，

能入如是，不放逸教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郁低迦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不受后有。”

佛告郁低迦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说。但于我所说法，不悦我心，彼所事业亦不成就，虽随我后，而不得利，反生障礙。”

郁低迦白佛：“世尊所说，我则能令世尊心悦，自业成就，不生障礙。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，我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”如上广说，乃至不受后有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请。

尔时，世尊告郁低迦：“汝当先净其初业，然后修习梵行。”

郁低迦白佛：“我今云何净其初业，修习梵行？”

佛告郁低迦：“汝当先净其戒，直其见，具足三业，然后修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念住，专精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，如是外身、内外身身观念住；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亦如是广说。”

时，郁低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时，郁低迦闻佛教授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不受后有。

如郁低迦所问，如是异比丘所问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名婆醯迦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善哉世尊，为我说法。”

如前郁低迦修多罗广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，婆醯迦比丘，初业清净，身身观念住者，超越诸魔；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者，超越诸魔。”

时，婆醯迦比丘闻佛说法教诫已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后有。

第二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，比丘，……超越生死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住于学地，未得上进安隐涅槃，而方便求，是圣弟子常云何于正法、律修习多修习，得尽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佛告阿那律：“若圣弟子住于学地，未得上进安隐涅槃，而方便求，彼于尔时，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如是圣弟子多修习已，得尽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时，尊者优陀夷、尊者阿难陀亦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尊者优陀夷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阿难：“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为诸比丘说圣戒，令不断、不缺、不择、不离、不戒取，善究竟、善持，智者所叹、所不憎恶。何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见，为诸比丘说圣戒，不断、不缺乃至智者所叹、所不憎恶？”

尊者阿难语优陀夷：“为修四念处故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义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、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。

时，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言：“颇有法修习多修习，得不退转耶？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“有法修习多修习，能令行者得不退转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说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、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。

时，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“颇有法修习多修习，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，转增光泽耶？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“有法修习多修习，能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，转增光泽，谓四念处，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、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。

时，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“颇有法修习多修习，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？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“有法修习多修习，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、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。

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“颇有法修习多修习，得阿罗汉？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“有法修习多修习，而得阿罗汉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所说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谓四念处，是名正说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名贤圣出离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出离，如是正尽苦、究竟苦边、得大果、得大福利、得甘露法、究竟甘露、甘露法作证，如上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未净众生令得清净，已净众生令增光泽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净众生，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、得阿罗汉、得辟支佛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为汝说修四念处。何等为修四念处？若比丘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出兴于世，演説正法，上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下语亦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显示。若族姓子、族姓女从佛闻法，得净信心，如是修学：见在家和合欲乐之过，烦恼结缚；乐居空闲，出家学道，不乐在家，处于非家，欲一向清净，尽其形寿，纯一满净，鲜白梵行，我当剃除发须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作是思惟已，即便放舍钱财亲属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正其身行，护口四过，正命清净，习贤圣戒，守诸根门，护心正念。眼见色时，不取形相；若于眼根住不律仪，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常漏于心；而今于眼起正律仪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起正律仪，亦复如是。

“彼以贤圣戒律成就，善摄根门，来往周旋，顾视屈伸，坐卧眠觉语默，住智正智。彼成就如此圣戒，守护根门，正智正念，寂静远离，空处、树下、闲房独坐，正身正念，系心安住，断世贪忧，离贪欲，净除贪欲；断世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离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净除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断除五盖恼、心慧力羸、诸障礙分、不趣涅槃者。是故，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亦如是说，是名比丘修四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四念处。”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“乃至如是出家已，住于静处，摄受波罗提木叉律仪，行处具足，于细微罪生大怖畏，受持学戒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乐杀生，乃至一切业迹如前说。衣钵随身，如鸟两翼，如是学戒成就，修四念处

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住摩竭提那罗聚落，疾病涅槃，纯陀沙弥瞻视供养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。

时，纯陀沙弥供养尊者舍利弗已，取余舍利，担持衣钵，到王舍城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尊者阿难所。礼尊者阿难足已，却住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尊者当知：我和尚尊者舍利弗已涅槃，我持舍利及衣钵来。”

于是尊者阿难闻纯陀沙弥语已，往诣佛所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举体离解，四方易韵，持辩闭塞，纯陀沙弥来语我言：‘和尚舍利弗已涅槃，持余舍利及衣钵来。’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阿难，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？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涅槃耶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法我自知，成等正觉所说，谓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道支涅槃耶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虽不持所受戒身乃至道品法而涅槃，然尊者舍利弗持戒多闻，少欲知足，常行远离，精勤方便，摄念安住，一心正受捷疾智慧、深利智慧，超出智慧、分别智慧、大智慧、广智慧、甚深智慧、无等智慧，智宝成就，能视、能教、能照、能喜舍、能赞叹，为众说法。是故，世尊，我为法故，为受法者故，愁忧苦恼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莫愁忧苦恼。所以者何？若生、若起、若作，有为败坏之法，何得不坏？欲令不坏者，无有是处！我先已说，一切所爱念种种诸物、适意之事，一切皆是乖离之法，不可常保。譬如大树，根、茎、枝、叶、华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；如大宝山，大岩先崩。如是，如来大众眷属，其大声闻先般涅槃，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，于彼方我则无事；然其彼方，我则不空，以有舍利弗故，我先已说故。汝今，阿难，如我先说，所可爱念种种适意之事，皆是别离之法，是故汝今莫大愁毒。阿难当知，如来不久亦当过去。是故，阿难，当作自洲而自依，当作法洲而法依，当作不异洲、不异依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自洲以自依？云何法洲以法依？云何不异洲、不异依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比丘身身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，亦如是说。阿难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洲依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偷罗国跋陀罗河侧伞盖庵罗树林中，尊者舍利弗、目揵连涅槃未久。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观察众会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我观大众，见已虚空，以舍利弗、大目揵连般涅槃故。我声闻唯此二人善能说法，教诫、教授，辩说满足。有二种财，钱财及法财；钱财者从世人求，法财者从舍利弗、大目揵连求，如来已离世财及法财。

“汝等莫以舍利弗、目揵连涅槃故愁忧苦恼！譬如大树，根、茎、枝、叶、华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；亦如宝山，大岩先崩。如是，如来大众之中，舍利弗、目揵连二大声闻先般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，汝等勿生愁忧苦恼！何有生法、起法、作法、为法、坏败之法而不磨灭？欲令不坏，无有是处！我先已说，一切可爱之物皆归离散，我今不久亦当过去。是故汝等当知：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，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五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“此摩偷罗国，将来世当有商人子，名曰掘多；掘多有子，名优波掘多，我灭度后百岁，当作佛事，于教授师中最为第一。阿难，汝遥见彼青色丛林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唯然，已见，世尊。”

“阿难，是处名为优留曼荼山，如来灭后百岁，此山当有那吒跋置迦阿兰若处，此处随顺寂默最为第一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我若以教法付嘱人者，恐我教法不得久住；若付嘱天者，恐我教法亦不得久住，世间人民则无有受法者。我今当以正法付嘱人天；诸天、世人共摄受法者，我之教法则千岁不动。”尔时，世尊起世俗心。时，天帝释及四大天王知佛心念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天帝释及四大天王：“如来不久当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，我般涅槃后，汝等当护持正法！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东方天王：“汝当于东方护持正法。”次告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天王：“汝当于北方护持正法。过千岁后，我教法灭时，当有非法出于世间，十善悉坏。阎浮提中，恶风暴起，水雨不时，世多饥馑，雨则灾雹，江河消减，华果不成，人无光泽，虫村、鬼村悉皆磨灭，饮食失味，珍宝沉没，人民服食粗涩草木。时，有释迦王、耶槃那王、钵罗婆王、兜沙罗王，众多眷属。如来顶骨、佛牙、佛钵安置东方。西方有王，名钵罗婆，百千眷属，破坏塔寺，杀害比丘。北方有王，名耶槃那，百千眷属，破坏塔寺，杀害比丘。南方有王，名释迦，百千眷属，破坏塔寺，杀害比丘。东方有王，名兜沙罗，百千眷属，破坏塔寺，杀害比丘。四方尽乱，诸比丘来集中国。

“时，拘睒弥国有王，名摩因陀罗西那，其王生子，手似血涂，身似甲胄，有大勇力。其生之日，五百大臣生五百子，皆类王子，血手胄身。时，拘睒弥国，一日雨血。拘睒弥王见此恶相，即大恐怖，请问相师。相师白王：‘王今生子，当王阎浮提，多杀害人。’生子七日，字曰难当，年渐长大。时，四恶王从四方来杀人民。摩因陀罗西那王闻则恐怖。时，有天神告言：‘大王且立难当为王，足能降伏彼四恶王。’时，摩因陀罗西那王受天神教，即舍位与子，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；集诸大臣，香水灌顶。召五百大臣同日生子，身被甲胄，从王出征，与四恶王大众战；胜，杀害都尽，王阎浮提，治在拘睒弥国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四大天王：“巴连弗国，于彼国当有婆罗门，名曰阿耆尼达多，通达比陀经论，彼婆罗门当纳妻。彼时，中阴众生当来与其作子，入母胎中时，彼母欲与人论议。彼婆罗门即问诸相师，相师答云：‘是胎中众生当了达一切论，故令母生如是论议之心，欲将人论议。’如是日月满足，出生母胎，以为童子，了达一切经论，恒以经论教授五百婆罗门子，及余诸论教授余人，以医方教医方者，如是有众多弟子。有众多弟子故，名曰弟子。次当从父母求出家学道，乃至父母听其出家，彼即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通达三藏，善能说法，辩才巧妙，言语谈说，摄多眷属。”

又复，世尊告四大天王：“即此巴连弗邑国中，当有大商主，名曰须陀那，中阴众生来入母胎。彼众生入母胎时，令母质直柔和，无诸邪想，诸根寂静。时，彼商主即问相师，相师答曰：‘胎中众生极为良善，故令母如是，乃至诸根寂静。’至月满足，便生童子，名曰修罗他。年纪渐长，乃至启白父母，求出家学道。父母即听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勤行精进，修习道业，便得漏尽，证阿罗汉果。然寡闻、少欲、知足及少知，旧居在山薮林间，山名揵陀摩罗。

“时，彼圣人恒来为难当王说法。彼父王当无常。无常之日，难当见父过世，两手抱父尸，悲号啼哭，忧恼伤心！时，彼三藏将多眷属来诣王所，为王说法。王闻法已，

忧恼即止，于佛法中生大敬信，而发声唱言：‘自今以后，我施诸比丘无恐畏，适意为乐。’而问比丘：‘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有几年岁？’诸比丘答云：‘经十二年。’王心念口言，作师子吼：‘我当十二年中，当供养五众，乃至办诸供具。’即便行施，行施之日，天当降香泽之雨，遍阎浮提，一切实种皆得增长。诸方人众皆持供养，来诣拘睒弥国，供养众僧。

“时，诸比丘大得供养。诸比丘辈食人信施，而不读诵经书，不萨阇为人受经，戏论过日，眠卧终夜，贪著利养，好自严饰，身著妙服，离诸出要、寂静、出家、三菩提乐。形类比丘，离沙门功德，是法中之大贼，助作末世坏正法幢，建恶魔幢，灭正法炬，燃烦恼火，坏正法鼓，毁正法轮，消正法海，坏正法山，破正法城，拔正法树，毁禅定智慧，断戒璎珞，污染正道。时，彼天、龙、鬼、神、夜叉、乾闼婆等，于诸比丘所生恶意，毁訾诸比丘，厌恶、远离，不复相亲，异口同音：‘呜呼！如是恶比丘，不应于如来法中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非吉行恶行，行诸邪见法，

此诸愚痴人，打坏正法山。

行诸恶戒法，弃诸如法行，

舍诸胜妙法，拔除今佛法。

不信不调伏，乐行诸恶行，

谄伪诳世间，打破牟尼法。

毁形习诸恶，凶暴及千行，

依法诳世人，怨恨自贡高，

贪著求名利，无恶业不备。

如佛所说法，法没有是相，

今者悉已见，智者所轻贱。

此法今出已，牟尼正法海，

不久当枯竭，正法今少在，

恶人复来灭，毁坏我正法！’

“时，彼诸天、龙、神等皆生不欢喜心，不复当护诸比丘，而同声唱言：‘佛法却后七日灭尽。’号咷悲泣，共相谓言：‘至比丘说戒日，共相斗诤，如来正法于中而灭

！’如是诸天悲恼啼泣！时，拘睒弥城中有五百优婆塞，闻诸天之言，共诣诸比丘众中，谏诸比丘斗诤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呜呼苦剧岁，愍念群生生，

其法今便灭，释师子王法。

恶轮坏法轮，如是尽金刚，

乃能不即坏？安隐时已灭，

危险法已起，明智人已过，

今见如是相，当知不复久！

牟尼法断灭，世间无复明，

离垢寂灭口，牟尼日今没。

世人失伏藏，善恶无差别，

善恶无差已，谁能得正觉？

法灯今在世，及时行诸善，

无量诸福田，此法今当灭。

是故我等辈，知财不坚牢，

及时取坚实。’

“至十五日说戒时，法当没，今日五百优婆塞，一日之中，造五百佛塔。时，诸优婆塞各有余务，不复来往众僧众中。尔时，住揵陀摩罗山修罗他阿罗汉观阎浮提：‘今日何处有众僧说戒？’见有拘睒弥国如来弟子说戒为布萨，即诣拘睒弥。时，彼僧众乃有百千人，中唯有一阿罗汉，名曰修罗他。又复有一三藏，名曰弟子，此是如来最后大众集。尔时，维那行沙罗筹，白三藏上座言：‘众僧已集，有百千人，今为说波罗提木叉。’时，彼上座答言：‘阎浮提如来弟子皆来集此，数有百千。如是众中，我为上首，了达三藏，尚不学戒律，况复余者而有所学？今当为谁而说戒律？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今是十五日，夜静月清明，

如是诸比丘，今集听说戒。

一切阎浮提，众僧最后集，

我是众中上，不学戒律法，

况复余僧众，而有所学习？

何能牟尼法，释迦师子王，

彼戒谁有持，是人乃能说。’

“尔时，彼阿罗汉修罗他立上座前，合掌白上座言：‘上座，但说波罗提木叉，如佛在世时，舍利弗、目揵连等大比丘众所学法，我今已悉学。如来虽灭度，于今已千岁，彼所制律仪，我悉已备足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上座听我说，我名修罗他，

漏尽阿罗汉，僧中师子吼，

牟尼真弟子，信佛诸鬼神，

闻彼圣所说，悲哀泣流泪！

低头念法灭，从今去已后，

无有说法者，毗尼别解脱，

不复在于世；法桥今已坏，

法水不复流，法海已枯竭，

法山已崩颓，法会从今绝，

法幢不复见，法足不复行。

律仪戒永没，法灯不复照，

法轮不复转，闭塞甘露门！

法师不在世，善人说妙道，

众生不识善，不异于野兽。’

“尔时，佛母摩诃摩耶夫人天上来下，诣诸众僧所，号咷啼泣：‘呜呼！苦哉！是我之子经历阿僧祇劫，修诸苦行，不顾劳体，积德成佛，今者忽然消灭！’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是佛亲母，我子积苦行，

经历无数劫，究竟成真道！

悲泣不自胜，今法忽磨灭，

呜呼智慧人，尔今何所在？

持法舍诤讼？从佛口所生，

诸王无上尊，真实佛弟子，

头陀修妙行，宿止林薮间，

如是真佛子，今为何所在？

今者于世间，无有诸威德，

旷野山林间，诸神寂无言。

施戒愍群生，信戒自庄严，

忍辱质直行，观察诸善恶，

如是诸胜法，今忽都已尽！’

“尔时，彼上座弟子作是念言：‘彼修罗他比丘自言：如来所制戒律，我悉备持。’尔时，上座有弟子，名曰安伽陀，起不忍之心，极生忿恨，从座起，骂辱彼圣：‘汝是下座比丘，愚痴无智，而毁辱我和尚。’即持利刀，杀彼圣人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名安伽陀，失沙之弟子，

利剑杀汝身，自谓我有德。’

“尔时，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，作是念言：‘世间唯有此一阿罗汉，而为恶比丘弟子所害。’执持金刚利杵，杵头火燃，以此打破彼头，即便命终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我是恶鬼神，名大提木佉，

以此金刚杵，破汝头七分。’

“尔时，阿罗汉弟子见彼弟子杀害其师，忿恨不忍，即杀三藏。尔时，诸天、世人悲哀啼泣：‘呜呼！苦哉！如来正法今便都尽！’寻即此大地六种震动，无量众生号咷啼泣，极为愁恼：‘呜呼！今日正法不复现世。’作是语已，各各离散。

“尔时，拘睒弥国五百优婆塞闻已，往诣寺中，举手拍头，高声大哭：‘呜呼！如来愍念世间，济诸群生，无有巨细，谁当为我说法义？今者，人天解脱不复可得，众生今日犹在暗暝，无有引导，长习诸恶，以此为欢，如诸野兽；不闻牟尼妙法，身坏命终，堕在三途，譬如流星。世人从今已后，无复念慧、寂静、三昧、十力妙法。’尔时，拘睒弥王闻诸比丘杀真人阿罗汉及三藏法师，心生悲恼，惋慨而坐。尔时，诸邪见辈诤竞打破塔庙，及害比丘，从是佛法索然顿灭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语释提桓因：“四大天王，诸天、世人于我灭度之后，法尽之相，如上所说。是故汝等，今者不可不以勤力加于精进，护持正法，久令在世！”

尔时，诸天、世人闻佛所说，各各悲颜，以手挥泪，顶礼佛足，各自退去。

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缘经

阿育王于如来法中得大敬信。时，王问诸比丘言：“谁于如来法中行大布施？”

诸比丘白王言：“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。”

王复问曰：“彼施几许宝物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以亿千金。”

王闻已，如是思惟：‘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，我今为王，何缘复以亿千金施？当以亿百千金施。’时，王起八万四千佛塔，于彼诸塔中复施百千金。复作五岁大会，会有三百千比丘，用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僧众中：第一分是阿罗汉，第二分是学人，第三分是真实凡夫。除私库藏，此阎浮提夫人、婇女、太子、大臣施与圣僧，四十亿金还复赎取。如是计校，用九十六亿千金。乃至王得重病时，王自知命欲终尽。

时，有大臣名罗陀崛多。时，王宿命是施佛土时同伴小儿。时，彼大臣罗陀崛多见王重病，命垂欲尽，稽首以偈问王：

“颜貌常鲜泽，百千婇女绕，

譬如诸莲华，蜜蜂常聚集；

今睹圣王颜，无有诸鲜泽。”

王即以偈答：

“我今无所忧，失财及王位，

此身及余亲，及诸种种宝。

我今所愁者，不复睹贤圣，

四事以供养，我今唯念此，

颜色有变异，心意无所宁。

“又复，我常所愿，欲以满亿百千金作功德，今愿不得满足，便就后世时，计校前后所施金银珍宝，唯减四亿未满。”王即办诸珍宝，送与鸡雀寺中。

法益之子，名三波提，为太子诸臣等，启太子言：“大王将终不久，今以此珍宝送与寺舍中，今库藏财宝已竭。诸王法以物为尊，太子今宜断之，勿使大王用尽也。”时，太子即敕典藏者，勿复出与大王用之。

时，大王自知索诸物不复能得，所食金器送与寺中。时，太子令断金器，给以银器；王食已，复送与寺中。又断银器，给以铜器；王亦以此送与寺中。又断铜器，给以瓦器。时，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，悲泪告诸大臣：“今谁为地主？”

时，诸臣启白大王：“王为地主。”

时，王即说偈答曰：

“汝等护我心，何假虚妄语？

我今坐王位，不复得自在。

阿摩勒半果，今在于我手，

此即是我物，于是得自由。

呜呼尊富贵！可厌可弃舍，

先领阎浮提，今一旦贫至，

如恒河驶流，一逝而不返；

富贵亦复然，逝者不复还。

“又复，如佛偈所说：

“凡盛必有衰，以衰为究竟，

如来神口说，真实无有异！

先时所教令，速疾无有礙，

今有所求索，无复从我教。

如风礙于山，如水礙于岸，

我今所教令，于今已永绝！

将从无量众，击鼓吹贝螺，

常作诸伎乐，受诸五欲乐，

婇女数百众，日夜自娱乐，

今者都永尽，如树无华实。

颜貌转枯尽，色力亦复然，

如华转萎悴，我今亦复尔。”

时，阿育王呼侍者言：“汝今忆我恩养，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鸡雀寺中，作我意，礼拜诸比丘僧足，白言：‘阿育王问讯诸大圣众：我是阿育王，领此阎浮提，阎浮提是我所有，今者顿尽，无有财宝布施众僧，于一切财而不得自在。今唯此半阿摩勒果，我得自由，此是最后布施檀波罗蜜，哀愍我故，纳受此施，令我得供养僧福。’而说偈言：

“半阿摩勒果，是我之所有，

于我得自在，今舍于大众。

缘心在于圣，更无济我者，

怜愍于我故，纳受阿摩勒！

为我食此施，因是福无量，

世世受妙乐，用之无有尽！”

时，彼使者受王敕已，即持此半阿摩勒果，至鸡雀寺中，至上座前，五体著地作礼，长跪合掌，向上座而说偈曰：

“领于阎浮提，一伞系一鼓，

游行无所碍，如日照于世。

业行报已至，在世不复久，

无有王威德，如日云所翳。

号曰阿育王，稽首礼僧足，

送此布施物，谓半阿摩勒。

愿求来世福，哀愍彼王故，

圣众愍彼故，受是半果施！”

时，彼上座告诸大众：“谁闻是语而不厌世间？我等闻是事，不可不生厌离，如佛经所说：见他衰事，应生厌离。若有识类众生者，闻是事岂得不舍世间？”而说偈曰：

“人王世中最，阿育孔雀姓，

阎浮提自在，阿摩勒为主。

太子及诸臣，共夺大王施，

送半阿摩勒，降伏吝财者，

使彼生厌心；愚夫不识施，

因果受妙乐，示送半摩勒。”

时，彼上座作是念言：“云何令此半阿摩勒，一切众僧得其分食？”即教令研磨，著石榴羹中，行已，众僧一切皆得周遍。时，王复问傍臣曰：“谁是阎浮提王？”

臣启王言：“大王是也。”

时，王从卧起而坐，顾望四方，合掌作礼，念诸佛德，心念口言：“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，随意用之。”而说偈曰：

“今此阎浮提，多有珍宝饰，

施与良福田，果报自然得。

以此施功德，不求天帝释，

梵王及人主，世界诸妙乐。

如是等果报，我悉不用受，

以是施功德，疾得成佛道！

为世所尊仰，成得一切智，

世间作善友，导师最第一！”

时，王以此语尽书纸上而封缄之，以齿印印之，作如是事毕，便即就尽。尔时，太子及诸臣、宫人、婇女、国界人民，兴种种供养葬送，如王之法而阇维之。

尔时，诸臣欲立太子绍王位。中有一大臣，名曰阿鸠罗陀，语诸臣曰：“不得立太子为王。所以者何？大王阿育在时，本誓愿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，唯减四亿，不满十万。以是故，今舍阎浮提施与三宝，欲令满足。今是大地属于三宝，云何而立为王？”

时，诸臣闻已，即送四亿诸金，送与寺中，即便立法益之子为王，名三波提。次复太子，名毗梨诃波低，为绍王位。毗梨诃波低太子，名曰毗梨诃西那，次绍王位。毗梨诃西那太子，名曰沸沙须摩，次绍王位。沸沙须摩太子，名曰沸沙蜜多罗，次绍王位。时，沸沙蜜多罗问诸臣曰：“我当作何等事，令我名德久存于世？”

时，贤善诸臣信乐三宝者，启王言：“阿育大王是王之前种姓，彼王在世，造立八万四千如来塔，复兴种种供养，此之名德，相传至今。王欲求此名者，当造立八万四千塔，及诸供养。”

王言：“大王阿育有大威德，能办此事，我不能作，更思余事。”

中有恶臣，不信向者，启王言：“世间二种法传世不灭：一者、作善，二者、作恶。大王阿育作诸善行，王今当行恶行，打坏八万四千塔。”

时，王用佞臣语，即兴四兵众，往诣寺舍，坏诸塔寺。王先往鸡雀寺中，寺门前有石师子，即作师子吼！王闻之即大惊怖：‘非生兽之类，而能吼鸣？’还入城中。如是再三，欲坏彼寺。时，王呼诸比丘来，问诸比丘：“使我坏塔为善？坏僧房为善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二不应行！王其欲坏者，宁坏僧房，勿坏佛塔。”

时，王杀害比丘，及坏塔寺，如是渐渐至婆伽罗国，又复唱令：“若有人能得沙门释子头来者，赏之千金。”

尔时，彼国中有一阿罗汉，化作众多比丘头，与诸百姓，令送至于王所，令王库藏财宝竭尽。时，彼王闻阿罗汉作如是事，倍复瞋恚，欲杀彼阿罗汉。时，彼罗汉入灭尽正受，王作无量方便，杀彼圣人，终不能得；入灭尽三昧力故，不伤其体。如是渐进至佛塔门边。彼所塔中，有一鬼神，止住其中，守护佛塔，名曰牙齿。彼鬼神作是念：“我是佛弟子，受持禁戒，不杀害众生。我今不能杀害于王。”又复作念：“有一神名曰为虫，行诸恶行，凶暴勇健，求索我女，我不与之；今者为护正法故，当嫁与彼，令其守护佛法。”即呼彼神语言：“我今嫁女与汝，然共立约誓：汝要当降伏此王，勿使兴诸恶行，坏灭正法。”

时，王所有一大鬼神，名曰乌荼，威德具足，故彼神不奈王何。时，牙齿神作方便：“今日王威势自然由此鬼神，我今诱诳共作亲厚。”如是与彼神作知识，极作知识已，即将此神至于南方大海中。时彼虫神排挡大山，推迮王上，及四兵众，无不死尽。众人唱言：“快哉！快哉！”是世人相传，名为“快哉”。彼王终亡，孔雀苗裔于此永终，是故世间富乐不足为贪。阿育大王有智之人，觉世无常，身命难保，五家财物亦如幻化；觉了彼法，勤行精进，作诸功德，乃至临终，系心三宝，念念不绝，无所吝惜，惟愿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六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根，未知当知根、知根、具知根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觉知学地时，随顺直道进，

精进勤方便，善自护其心。

如自知生尽，无碍道已知，

以知解脱已，最后得具知。

不动意解脱，一切有能尽，

诸根悉具足，乐于根寂静，

持于最后身，降伏众魔怨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谓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”

佛说止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善观察，如实善观察者，于三结断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于正觉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此五根如实观察者，不起诸漏，心得离欲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信根者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根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根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根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根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

“何等为信根？若比丘于如来所起净信心，根本坚固，余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及余世间，无能沮坏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。

“何等为精进根？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生欲、方便、摄心、增进；未生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摄心、增进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摄心、增进；已生善法住不忘，修习增广，生欲、方便、摄心、增进，是名精进根。

“何等为念根？若比丘内身身观住，殷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亦如是说，是名念根。

“何等为定根？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定根。

“何等为慧根？若比丘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慧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，于三结断知。何等为三？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，得尽诸漏，离欲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，若我于此信根信根集、信根灭、信根灭道迹不如实知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为出为离，心离颠倒，亦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说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此信根正智如实观察故，信根集，信根灭、信根灭道迹正智如实观察故，我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出为离，心离颠倒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，我此信根集、信根没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离不如实知者，我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解脱，为出为离，心离颠倒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说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没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离如实知故，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解脱，为出为离，心离颠倒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于此五根若利、若满足，得阿罗汉；若软、若劣，得阿那含；若软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若软、若劣，得须陀洹。满足者成满足事，不满足者成不满足事，于此五根不空无果。若于此五根一切无者，我说彼为外道凡夫之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于彼五根增上明利满足者，得阿罗汉俱分解脱；若软、若劣者，得身证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见到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信解脱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一种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家家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七有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法行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信行，是名比丘根波罗蜜因缘知果波罗蜜，果波罗蜜因缘知人波罗蜜。如是满足者作满足

事，减少者作减少事，于彼诸根则不空无果。若无此诸根者，我说彼为作凡夫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此五根，一切皆为慧根所摄受。譬如堂阁众材，栋为其首，皆依于栋，以摄持故；如是五根，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信根者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根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根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根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根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。此诸功德，一切皆是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。”

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圣弟子成就慧根者，能修信根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是名信根成就；信根成就，即是慧根。如信根，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说。是故就此五根，慧根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。譬如堂阁，栋为其首，众材所依，以摄持故；如是五根，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圣弟子成就信根者，作如是学：圣弟子无始生死，无明所著，爱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，往来流驰，不知本际，有因故有生死，因永尽者则无生死。无明大暗聚障碍，谁般涅槃？唯苦灭、苦息、清凉、没。如信根，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说。此五根，慧为首，慧所摄持。譬如堂阁，栋为首，栋所摄持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：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何等为信根？谓圣弟子于如来所起信心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世间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根。何等为精进根？谓四正断。何等为念根？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定根？谓四禅。何等为慧根？谓四圣谛。此诸功德，皆以慧为首；譬如堂阁，栋为其首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何等为信根？若圣弟子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得净信心，是名信根。何等为精进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精进方便，是名精进根。何等为念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念，是名念根。何等为定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三昧，是名定根。何等为慧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智慧，是名慧根。譬如堂阁，余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根。何等为五？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于此五根修习多修习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苦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苦断，如是究竟苦边、苦尽、苦息、苦没，度苦流，于缚得解，害诸色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漏尽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种力。何等为二？谓数力及修力。

“何等为数力？谓圣弟子坐闲林中树下，作如是思惟：‘身恶行现法，后世受于恶报。我若行身恶行者，我当自悔，教他亦悔，我大师亦当悔，我大德梵行亦当悔，我以法责我恶名流布，身坏命终，当生恶趣泥犁中。如是现法后报，身恶行断，修身善行。如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亦如是说。’是名数力。

“何等为修力？若比丘学于数力，圣弟子数力成就已，随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圣弟子学数力成就已，贪、恚、痴若节若尽。如是圣弟子依于数力，尽立数力，随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修力？谓修四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四念处，如是修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止观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种力。何等为三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慧力。复次三力。何等为三？谓信力、念力、慧力。复次三力。何等为三？谓信力、定力、慧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力，谓信力、精进力、慧力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信力、精进力、慧力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精进力，念力、定力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力：信力、念力、慧力。何等为信力？谓圣弟子于如来所入于净信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同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修四正断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余二力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力。何等为四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慧力。复次四力：信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复次四力：觉力、精进力、无罪力、摄力。”

此诸经如上三力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觉力？于善、不善法如实知，有罪、无罪，习近、不习近，卑法、胜法，黑法、白法，有分别法、无分别法，缘起法、非缘起法如实知，是名觉力。

“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前广说。何等为无罪力？谓无罪身、口、意，是名无罪力。

“何等为摄力？谓四摄事：惠施、爱语、行利、同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最胜施者，谓法施。最胜爱语者，谓善男子乐闻，应时说法。行利最胜者，谓不信者能令入信，建立于信；立戒者以净戒；悭者以施；恶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利最胜者，谓阿罗汉以阿罗汉、阿那含以阿那含、斯陀含以斯陀含、须陀洹以须陀洹、净戒者以净戒而授于彼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所有法，是众之所取，一切皆是四摄事。或有一取施者，或一取爱语者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者。过去世时，过去世众，以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摄事；未来世众，当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摄事。或一取施者，或一取爱语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布施及爱语，或有行利行，

同利诸行生，各随其所应，

以此摄世间，犹车因釭运。

世无四摄事，母恩子养忘，

亦无父等尊，谦下之奉事。

以有四摄事，随顺之法故，

是故有大士，德被于世间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力。何等为四？谓觉力、精进力、无罪力、摄力，如上说。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，得离五恐怖。何等为五？谓不活恐怖、恶名恐怖、众中恐怖、死恐怖、恶趣恐怖，是名五恐怖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圣弟子成就此四力者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不畏不活，我何缘畏不活？若身行不净行、口不净行、意不净行，作诸邪贪，不信、懈怠、不精进、失念、不定、恶慧、悭不摄者，彼应畏不活。我有四力，谓觉力、精进力、无罪力、摄力，有此四力成就故，不应畏如不活畏。’如是恶名畏、众中畏、死畏、恶趣畏亦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力：觉力、精进力、无罪力、摄力。何等为觉力？谓慧、大慧、深慧、难胜慧，是名觉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若于不善法不善数、黑黑数、有罪有罪数、不应亲近不应亲近数，离此诸法已，若诸余善善数、白白数、无罪无罪数、应亲近应亲近数，如此等修习，增上精勤、欲、方便、堪能，正念正知而学，是名精进力。无罪力、摄力如上修多罗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力。何等为五？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当作是学：‘我当勤加精进，成就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彼信力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力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力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力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力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成就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学力。何等为五？谓信力是学力、精进力是学力、惭力是学力、愧力是学力、慧力是学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、成就精进力是学力、成就惭力是学力、成就愧力是学力、成就慧力是学力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世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信力是学力？于如来所善入于信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余同法所不能坏。

“何等为精进力是学力？谓四正断，如前广说。

“何等为惭力是学力？谓羞耻，耻于起恶不善法诸烦恼数，受诸有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是名惭力是学力。

“何等为愧力是学力？谓诸可愧事而愧，愧起诸恶不善法烦恼数，受诸有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是名愧力是学力。

“何等为慧力是学力？谓圣弟子住于智慧，成就世间生灭智慧，贤圣出厌离，决定正尽苦，是名慧力是学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所说，差别者：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，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慧力是学力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善法若变、若退、若不久住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。何等为五？言汝不以信入于善法；若依信者，能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汝无精进、无惭、无愧、无慧入于善法故；若依慧者，能离诸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

“若比丘于正法不变、不退、久住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。何等为五？正信入于善法；若依信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精进、惭、愧、慧入于善法；若依慧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还戒者、退戒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不以信入于善法；若依信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不以精进、惭、愧、慧入于善法；若依慧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若比丘尽其寿命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，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若不欲令恶不善法生者，唯有信善法；若信退减者，不信永住，诸不善法则生。乃至欲令恶不善法不生者，唯有精进、惭、愧、慧；若精进、惭、愧、慧力退灭，恶慧永住者，恶不善法则生。若比丘依于信者，则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；依精进、惭、愧、慧者，则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色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不起、解脱，是名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若复比丘于色生厌、离欲、不起、解脱者，是名阿罗汉慧解脱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，如来应等正觉、阿罗汉慧解脱有

何种种别异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者，先未闻法，能自觉知，现法身知，得三菩提，于未来世能说正法，觉诸声闻，所谓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所未得法能得，未制梵行能制，能善知道、善说道，为众将导，然后声闻成就随法随道，乐奉大师教诫、教授，善于正法，是名如来应等正觉、阿罗汉慧解脱种种别异。

“复次，五学力、如来十力。何等为学力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

“何等为如来十力？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，是名如来初力。若成就此力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转于梵轮，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业法，受因事报如实知，是名第二如来力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成就此力，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禅解脱，三昧正受，染恶清净，处净如实知，是名如来第三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众生种种诸根差别如实知，是名如来第四力。若成就此力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悉知众生种种意解如实知，是名第五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悉知世间众生种种诸界如实知，是名第六如来力。若于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于一切至处道如实知，是名第七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于过去宿命种种事忆念，从一生至百千生，从一劫至百千劫：我尔时于彼生如是族、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食、如是苦乐觉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分齐，我于彼处死此处生，此处死彼处生，如是行、如是因、如是方，宿命所更悉如实知，是名第八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妙色、恶色、下色、上色，向于恶趣、向于善趣、随业法受悉如实知：此众生身恶业成就，口、意恶业成就，谤毁贤圣，受邪见业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，生地狱中；此众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业法受，彼因彼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天上悉如实知，是名第九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

“复次，如来诸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第十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如此十力，唯如来成就，是名如来与声闻种种差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婴儿，父母生已，付其乳母，随时摩拭，随时沐浴，随时乳哺，随时消息。若乳母不谨慎者，儿或以草、以土诸不净物著其口中，乳母当即教令除去；能时除却者善，儿不能自却者，乳母当以左手持其头，右手探其哽，婴儿当时虽苦，乳母要当苦探其哽，为欲令其子长夜安乐故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婴儿长大，有所识别，复持草、土诸不净物著口中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婴儿长大，有所别知，尚不以脚触诸不净物，况著口中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婴儿小时，乳母随时料理消息，及其长大，智慧成就，乳母放舍，不勤消息，以其长大不自放逸故。如是，比丘，若诸声闻始学，智慧未足，如来以法随时教授而消息之；若久学智慧深固，如来放舍，不复随时殷勤教授，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。是故，声闻五种学力，如来成就十种智力，如上广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有六种力，若六种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，谓处非处如实知，如来初力。复次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心乐法受如实知，如上广说，是名第二如来力。复次，如来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如实知，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三力。复次，如来过去种种宿命之事如实知，

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四力。复次，如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诸众生死此生彼，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五力。复次，如来结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于众中师子吼而吼，是名如来第六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有来问我如来处非处智力，如如来处非处智力所知见觉，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。若复来问如来自以乐受智力，如如来自以乐受智力所知见觉，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，是名第二如来智力。若有来问如来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智力，如如来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宿命所更智力，如如来宿命所更所知见觉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如来天眼智力，如如来天眼所见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如来漏尽智力，如如来漏尽智力所知见觉，为彼记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力。何等为七？信力、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信力精进力，惭力及愧力，

正念定慧力，是说名七力。

成就七力者，得尽诸有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力。”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信力，如是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亦当学！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力。”如上说，差别者，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信力精进力，及说惭愧力，

念力定慧力，是名为七力。

七力成就者，疾断诸有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力。何等为七？信力、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何等为信力？于如来所起信心，深入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余同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上广说。何等为惭力？谓耻恶不善法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愧力？于可愧事愧，愧起恶不善法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念力？谓四念处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定力？谓四禅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，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八力。何等为八？谓自在王者力、断事大臣力、结恨女人力、啼泣婴儿力、毁訾愚人力、审谛黠慧力、忍辱出家力、计数多闻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谓自在王者力者，王者现自在威力。断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现断事之功力。结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现结恨力。啼泣婴儿力者，婴儿之法现啼泣力。毁訾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触事毁訾。审谛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常现审谛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常现忍辱。计数多闻力者，多闻之人常现思惟计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漏尽比丘有几力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漏尽比丘有八力。何等为八？谓漏尽比丘心顺趣于离、流注于离、浚输于离，顺趣于出、流注于出、浚输于出，顺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浚输涅槃。若见五欲，犹见火坑；如是见已，于欲念、欲受、欲著，心不永住，修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尊者舍利弗问经，如是异比丘问佛。

问诸比丘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九力。何等为九力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、数力、修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九力。何等为九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、数力、修力。何等为信力？于如来所起正信心，深入坚固，如上说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惭力？如上说。何等为愧力？如上说。何等为念力？谓内身身观住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定力？谓四禅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。何等为数力？谓圣弟子若于闲房、树下作如是学：身、口、恶行者于现法后世当受恶报。如上广说。何等为修力？谓修四念处，如前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十力。何等为十？自在王者力、断事大臣力、机关工巧力、刀剑贼盗力、怨恨女人力、啼泣婴儿力、毁訾愚人力、审谛黠慧力、忍辱出家力、计数多闻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谓自在王者力者，王者现自在威力。断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现断事之功力。机关工巧力，造机关者，现其工巧力。刀剑盗贼力，盗贼必现刀剑力。结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现结恨力。啼泣婴儿力者，婴儿之法现啼泣力。毁訾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触事毁訾。审谛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常现审谛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常现忍辱。计数多闻力者，多闻之人常现思惟计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十种如来力，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何等为十？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，是名初力，乃至漏尽，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有来问如来处非处智力，如如来处非处智力所知所见所觉，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。如是乃至漏尽智力，广说如上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所有法，彼彼意解作证，悉皆如来无畏智所生。若比丘来为我声闻，不谄不伪，质直心生，我则教诫、教授为其说法。晨朝为彼教诫、教授说法，至日中时得胜进处；若日暮时为彼教诫、教授说法，至晨朝时得胜进处。如是教授已，彼生正直心，实则知实、不实知不实，上则知上、无上则知无上，当知、当见、当得、当觉者，皆悉了知，斯有是处！谓五学力、十种如来力。何等为五学力？谓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如来十种力，何等为十？谓是处如实知非处，如上十力广说。若有来问处非处智力者，如如来处非处智等正觉所知所见所觉，为彼记说；乃至漏尽智力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，处非处智力者，我说是定非不定；乃至漏尽智者，我说是定非不定。定者正道，非定者邪道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不正思惟者，未起贪欲盖则起，已起贪欲盖重生令增广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则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重生令增广。未起念觉支不起，已起念觉支则退；未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不起，已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则退。若比丘正思惟者，未起贪欲盖不起，已起贪欲盖令灭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不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则断。未起念觉支则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广；未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则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退法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是则退法。若修习七觉支，多修习令增广，是则不退法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、择法觉支、精进觉支、猗觉支、喜觉支、定觉支、舍觉支，是名不退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法，能为黑暗，能为无目，能为无智，能羸智慧，非明、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。如此五法能为黑暗，能为无目，能为无智，非明、非正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若有七觉支，能作大明，能为目，增长智慧，为明、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、择法觉支、精进觉支、猗觉支、喜觉支、定觉支、舍觉支。为明、为目，增长智慧，为明、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障、五盖，烦恼于心，能羸智慧，障礙之分，非明、非正觉，不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、瞋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。如此五盖，为覆为盖，烦恼于心，令智慧羸，为障礙分，非明、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若七觉支，非覆非盖，不恼于心，增长智慧，为明、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等，如上说，乃至舍觉支。如此七觉支，非翳非盖，不恼于心，增长智慧，为明、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曰：

“贪欲瞋恚盖，睡眠掉悔疑，

如此五种盖，增长诸烦恼。

此五覆世间，深著难可度，

障蔽于众生，令不见正道。

若得七觉支，则能为照明，

唯此真谛言，等正觉所说。

念觉支为首，择法正思惟，

精进猗喜觉，三昧舍觉支。

如此七觉支，牟尼之正道，

随顺大仙人，脱生死怖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族姓子舍诸世务，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如是出家，而于其中，有愚痴士夫依止聚落城邑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不摄其念，观察女人少壮好色而生染著，不正思惟，心驰取相，趣色欲想，为欲心炽盛，烧心烧身，返俗还戒而自退没。厌离俗务，出家学道而反染著，增诸罪业而自破坏，沉翳没溺。有五种大树，其种至微，而树生长巨大，而能映障众杂小树，荫翳萎悴，不得生长。何等为五？谓揵遮耶树、迦捭多罗树、阿湿波他树、优昙钵罗树、尼拘留他树。如是五种心树，种子至微，而渐渐长大，荫覆诸节，能令诸节荫覆堕卧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渐渐增长，睡眠、掉悔、疑盖渐渐增长，以增长故，令善心荫覆堕卧。若修习七觉支，多修习已，转成不退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，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。如是七觉支，修习多修习已，转成不退转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“若比丘专一其心，侧听正法，能断五法；修习七法，令其转进满足。何等为断五法？谓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，是名五法断。何等修习七法？谓念觉支、择法觉支、精进觉支、猗觉支、喜觉支、定觉支、舍觉支。修此七法，转进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圣弟子清净信心，专精听法者，能断五法，修习七法，令其满足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，此盖则断。何等七法？谓念觉支，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。此七法修习满足净信者，谓心解脱；智者，谓慧解脱；贪欲染心者，不得、不乐；无明染心者，慧不清净。是故，比丘，离贪欲者，心解脱；离无明者，慧解脱。若彼比丘离贪欲，心解脱，得身作证；离无明，慧解脱。是名比丘断爱缚、结，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时，有无畏王子，日日步涉，仿佯游行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说：‘无因无缘众生烦恼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’世尊复云何？”

佛告无畏：“沙门、婆罗门为其说，不思而说，愚痴、不辨、不善，非知思，不知量，作如是说：‘无因无缘众生烦恼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’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缘众生烦恼，有因有缘众生清净故。何因何缘众生烦恼？何因何缘众生清净？谓众生贪欲增上，于他财物、他众具而起贪言：‘此物于我有者，好、不离、爱乐。’于他众生而起恨心凶心，计校、欲打、欲缚、欲伏，加诸不道。为造众难，不舍瞋恚，身睡眠、心懈怠、心掉动，内不寂静，心常疑惑，过去疑、未来疑、现在疑。无畏，如是因、如是缘众生烦恼，如是因、如是缘众生清净。”

无畏白佛：“瞿昙，一分之盖，足烦恼心，况复一切！”

无畏白佛：“瞿昙，何因何缘众生清净？”

佛告无畏：“若婆罗门有一胜念，决定成就，久时所作，久时所说，能随忆念，当于尔时习念觉支；修念觉已，念觉满足。念觉满足已，则于选择分别思惟，尔时择法觉支修习；修择法觉支已，择法觉支满足。彼选择分别思量法已，则精进方便，精进觉支于此修习；修精进觉支已，精进觉支满足。彼精进方便已，则欢喜生，离诸食想，修喜觉支；修喜觉支已，则喜觉支满足。喜觉支满足已，身心猗息，则修猗觉支；修猗觉支已，猗觉满足。身猗息已，则爱乐，爱乐已心定，则修定觉支；修定觉支已，定觉满足。定觉满足已，贪忧灭，则舍心生，修舍觉支；修舍觉支已，舍觉支满足。如是，无畏，此因此缘众生清净。”

无畏白瞿昙：“若一分满足，令众生清净，况复一切！”

无畏白佛：“瞿昙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”

佛告无畏王子：“当名此为觉支经。”

无畏白佛：“瞿昙，此为最胜觉分。瞿昙，我是王子，安乐亦常求安乐，而希出入，今来上山，四体疲极，得闻瞿昙说觉支经，悉忘疲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王子无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稽首礼佛足而去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七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因无缘众生无智、无见，无因无缘众生智、见。’”

如是广说，乃至无畏王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，众多比丘作是念：“今日太早，乞食时未至，我等且过诸外道精舍。”

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已，诸外道问比丘言：“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法，断五盖覆心，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转趣涅槃，住四念处，修七觉意。我等亦为诸弟子说断五盖覆心，慧力羸，善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。我等与彼沙门瞿昙有何等异？俱能说法。”

时，众多比丘闻外道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反呵骂，从座起去。入舍卫城，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诸外道所说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众多比丘：“彼外道说是语时，汝等应反问言：‘诸外道，五盖者，种应有十；七觉者，种应有十四。何等为五盖之十、七觉之十四？’如是问者，彼诸外道则自骇散，说诸外道法，瞋恚、骄慢、毁訾、嫌恨、不忍心生，或默然低头，失辩潜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闻我所说欢喜随顺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。

“诸比丘，何等为五盖之十？谓有内贪欲，有外贪欲。彼内贪欲者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彼外贪欲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谓瞋恚有瞋恚相，若瞋恚及瞋恚相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睡有眠，彼睡彼眠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掉有悔，彼掉彼悔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疑善法，有疑不善法，彼善法疑，不善法疑即是盖，非智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是名五盖说十。

“何等为七觉分说十四？有内法心念住，有外法心念住。彼内法念住即是念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外法念住即是念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择善法、择不善法。彼善法择，即是择法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不善法择，即是择法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精进断不善法，有精进长养善法。彼断不善法精进，即是精进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长养善法精进，即是精进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喜，有喜处。彼喜即是喜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喜处，亦即是喜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身猗息，有心猗息。彼身猗息

，即是猗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心猗息，即是猗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定，有定相。彼定即是定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定相即是定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舍善法，有舍不善法。彼善法舍，即是舍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彼不善法舍，即是舍觉分，是智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是名七觉分说为十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众多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有诸外道出家作如是说者，当复问言：‘若心微劣犹豫者，尔时应修何等觉分？何等为非修时？若复掉心者、掉心犹豫者，尔时复修何等觉分？何等为非时？’如是问者，彼诸外道心则骇散，说诸异法，心生忿恚、骄慢、毁訾、嫌恨、不忍，或默然低头，失辩潜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人众中，闻我所说欢喜随喜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。诸比丘，若尔时其心微劣、其心犹豫者，不应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、微劣犹豫，以此诸法增其微劣故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增以燋炭。云何，比丘，非为增炭令火灭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微劣犹豫，若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者，此则非时，增懈怠故。若掉心起，若掉心犹豫，尔时不应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起、掉心犹豫，以此诸法能令其增。譬如炽火，欲令其灭，足其干薪。于意云何？岂不令火增炽燃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掉心生、掉心犹豫，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，增其掉心。诸比丘，若微劣心生、微劣犹豫，是时应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、微劣犹豫，以此诸法示教照喜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足其干薪。云何，比丘，此火宁炽燃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微劣心生、微劣犹豫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，示教照喜。若掉心生、掉心犹豫，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生、掉心犹豫，此等诸法，能令内住一心摄持。譬如燃火，欲令其灭，足其燋炭，彼火则灭。如是，比丘，掉心犹豫，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，则非时；修猗觉分、定觉

分、舍觉分，自此则是时。此等诸法，内住一心，摄持念觉分者，一切兼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盖、七觉分，有食、无食，我今当说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譬如身依食而立，非不食；如是五盖依于食而立，非不食。

“贪欲盖以何为食？谓触相，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贪欲令起，已起贪欲能令增广，是名欲爱盖之食。

“何等为瞋恚盖食？谓障碍相，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瞋恚盖令起，已起瞋恚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瞋恚盖食。

“何等为睡眠盖食？有五法。何等为五？微弱、不乐、欠呿、多食、懈怠，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睡眠盖令起，已起睡眠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睡眠盖食。

“何等为掉悔盖食？有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亲属觉、人众觉、天觉、本所经娱乐觉。自忆念、他人令忆念而生觉，于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掉悔令起，已起掉悔令其增广，是名掉悔盖食。

“何等为疑盖食？有三世。何等为三？谓过去世、未来世、现在世。于过去世犹豫、未来世犹豫、现在世犹豫，于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疑盖令起，已起疑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疑盖食。

“譬如身依于食而得长养，非不食；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，依食长养，非不食。

“何等为念觉分不食？谓四念处不思惟，未起念觉分不起，已起念觉分令退，是名念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择法觉分不食？谓于善法撰择，于不善法撰择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择法觉分令不起，已起择法觉分令退，是名择法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精进觉分不食？谓四正断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精进觉分令不起，已起精进觉分令退，是名精进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喜觉分不食？有喜，有喜处法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喜觉分不起，已起喜觉分令退，是名喜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猗觉分不食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，于彼不思惟，未生猗觉分不起，已生猗觉分令退，是名猗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定觉分不食？有四禅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定觉分不起，已起定觉分令退，是名定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舍觉分不食？有三界，谓断界、无欲界、灭界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舍觉分不起，已起舍觉分令退，是名舍觉分不食。

“何等为贪欲盖不食？谓不净观，于彼思惟，未起贪欲盖不起，已起贪欲盖令断，是名贪欲盖不食。

“何等为瞋恚盖不食？彼慈心思惟，未生瞋恚盖不起，已生瞋恚盖令灭，是名瞋恚盖不食。

“何等为睡眠盖不食？彼明照思惟，未生睡眠盖不起，已生睡眠盖令灭，是名睡眠盖不食。

“何等为掉悔盖不食？彼寂止思惟，未生掉悔盖不起，已生掉悔盖令灭，是名掉悔盖不食。

“何等为疑盖不食？彼缘起法思惟，未生疑盖不起，已生疑盖令灭，是名疑盖不食。

“譬如身依食而住、依食而立，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、依食而立。

“何等为念觉分食？谓四念处思惟已，未生念觉分令起，已生念觉分转生令增广，是名念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择法觉分食？有择善法，有择不善法，彼思惟已，未生择法觉分令起，已生择法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择法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精进觉分食？彼四正断思惟，未生精进觉分令起，已生精进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精进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喜觉分食？有喜，有喜处，彼思惟，未生喜觉分令起，已生喜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喜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猗觉分食？有身猗息、心猗息思惟，未生猗觉分令起，已生猗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猗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定觉分食？谓有四禅思惟，未生定觉分令生起，已生定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定觉分食。

“何等为舍觉分食？有三界。何等为三？谓断界、无欲界、灭界，彼思惟，未生舍觉分令起，已生舍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舍觉分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则退，所谓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，不正思惟者，未生贪欲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未生念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“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所谓正思惟。比丘，正思惟者，未生贪欲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。未生念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恶知识、恶伴党者，未生贪欲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未生念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“诸比丘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。若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未生贪欲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。未生念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有七觉分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此七觉分决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我随所欲，觉分正受。若晨朝时、日中时、日暮时，若欲正受，随其所欲，多入正受。

“譬如王大臣，有种种衣服，置箱箧中，随其所须：日中所须、日暮所须，随欲自在。如是，比丘，此七觉分，决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随意正受。我此念觉分，清净纯白，起时知起，灭时知灭，没时知没，已起知已起，已灭知已灭，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亦如是说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。尔时，尊者优波摩、尊者阿提目多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

尔时，尊者阿提目多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优波摩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优波摩：“尊者，能知七觉分方便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？”

优波摩答言：“尊者阿提目多，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觉分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觉分？”

优波摩答言：“比丘方便修念觉分时知思惟：‘彼心不善解脱，不害睡眠，不善调伏掉悔，如我念觉处法思惟，精进方便，不得平等。’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若比丘念觉分方便时先思惟：‘心善解脱，正害睡眠，调伏掉悔，如我于此念觉处法思惟已，不勤方便，而得平等。’如是，阿提目多，比丘知方便修七觉分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不乐住正受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义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亦住舍卫国松林精舍。时，有众多比丘诣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阿那律：“尊者知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不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“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。”

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“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：“比丘方便修念觉分，善知思惟：‘我心善解脱，善害睡眠，善调伏掉悔。如此念觉分处法思惟已，精勤方便，心不懈怠，身猗息不动乱，系心令住，不起乱念，一心正受。’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亦如是说，是名知

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。”

时，众多比丘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转轮圣王出世之时，有七宝现于世间：金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神珠宝、玉女宝、主藏臣宝、主兵臣宝；如是，如来出世，亦有七觉分宝现。斋戒处楼观上，大臣围绕，有金轮宝从东方出，轮有千辐，齐毂圆辋，轮相具足，有此吉瑞，必是转轮圣王：‘我今决定为转轮王。’即以两手承金轮宝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转，而说是言：‘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，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。’于是轮宝即发，王蕃前随，而于东方乘虚而逝，向于东方，游古圣王正直之道。王随轮宝，四兵亦从；若所至方，轮宝住者，王于彼住，四兵亦住。东方诸国处处小王，见圣王来，悉皆归伏。如来出兴于世，有七觉分现于世间，所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有七宝现于世间。云何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金轮宝现有？时，刹利灌顶圣王，月十五日，沐浴清净，受持斋戒，于楼阁上，大臣围绕。有金轮宝从东方出，轮有千辐，齐毂圆辋，轮相具足，天真金宝。王作是念：‘古昔传闻，刹利灌顶大王月十五日布萨时，沐浴清净，受持福善，有轮宝现。今既如古，有斯吉瑞，当知我是转轮圣王。’即以两手承金轮宝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转，而作是言：‘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，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。’作是语讫，于是轮宝即从王前乘虚而逝，向于东方，游古圣王正直之道，王及四兵随轮去住。东方诸国处处小王见圣王来，皆称：‘善哉！善来大王，此是王国，此国安隐，人民丰乐，愿于中止，教化国人。我等皆是天尊翼从。’圣王答言：‘诸聚落主，汝今但当善化国人，有不顺者，当来白我。当如法化，莫作非法，亦令国人善化非法；若如是者，则从我化。’于是圣王从东海度，乘古圣王道，至于南海；乘古圣王之道，度于南海，至于西海；乘于古昔圣王之道，度于西海，至于北海。南、西、北方诸小国王奉迎启请，亦如东方广说。于是金轮宝，圣王随从，度于北海，还至王宫正治殿上，住虚空中。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金轮宝现于世间。

“云何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白象宝现于世间？若刹利灌顶大王纯白之象，其色鲜好，七支拄地。圣王见已，心则欣悦：‘今此宝象，来应于我。’告善调象师，令速调

此宝象，调已送来。象师受命，不盈一日，象即调伏，一切调伏相悉皆具足，犹如余象经年调者，今此象宝一日调伏亦复如是。调已送诣王所，上白大王：‘此象已调，唯王自知时。’尔时，圣王观察此象调相已备，即乘宝象，于晨旦时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时还归王宫。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如此象宝现于世间。

“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马宝现于世间？转轮圣王所有马宝纯一青色，乌头泽尾。圣王见马，心生欣悦：‘今此神马来应我故。’付调马师，令速调之，调已送来。马师奉教，不盈一日，其马即调，犹如余马经年调者，马宝调伏亦复如是。知马调已，还送奉王，白言：‘大王，此马已调。’尔时，圣王观察宝马调相已备，于晨旦时乘此宝马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时还归王宫。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马宝现于世间。

“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摩尼珠宝现于世间？若转轮圣王所有宝珠，其形八楞，光泽明照，无诸类隙，于王宫内，常为灯明。转轮圣王察试宝珠，阴雨之夜，将四种兵入于园林，持珠前导，光明照耀，面一由旬。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摩尼宝珠现于世间。

“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贤玉女宝现于世间？转轮圣王所有玉女，不黑不白，不长不短，不粗不细，不肥不瘦，肢体端正，寒时体暖、热时体凉，身体柔软如迦陵伽衣，身诸毛孔出栴檀香，口鼻出息作优钵罗香。后卧先起，瞻王意色，随宜奉事，软言爱语，端心正念，发王道意，心无违越，况复身、口？是为转轮圣王宝女。

“云何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现于世间？谓转轮圣王主藏大臣本行施故，生得天眼，能见伏藏，有主无主、若水若陆、若远若近，悉能见之。转轮圣王若须珍宝，即便告敕，随王所须，辄以奉上。于是圣王有时试彼大臣，观其所能，乘船游海，告彼大臣：‘我须宝物。’臣白王言：‘小住岸边，当以奉上。’王告彼臣：‘我今不须岸边之宝，且须画时与我。’于是大臣即于水中出四金瓮，金宝满中，以奉圣王。王所须即取用之，若取足已，余则还归水中。圣王出世，则有如此主藏之臣现于世间。

“云何圣王出兴于世，有主兵之臣现于世间？谓有主兵臣聪明智辩，譬如世间善思量成就者，圣王所宜，彼则悉从，宜去、宜住、宜出、宜入。圣王四种兵行，道里顿止，不令疲倦，悉知圣王宜所应作，现法后世功德之事，以白圣王。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有如是主兵之臣。

“如是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兴于世，有七觉分现于世间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比丘，依人闻法，诸年少比丘供养奉事诸尊长老。所以者何？年少比丘供养奉事长老比丘者，时时得闻深妙之法；闻深法已，二正事成就：身正及心正。尔时修念觉分，修念觉分已，念觉分满足；念觉满足已，于法选择，分别于法，思量于法，尔时，方便修择法觉分，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持戒、修德、惭、愧，成真实法，见此人者，多得果报。若复闻者，若随忆念者、随出家者，多得功德，况复亲近恭敬奉事！所以者何？亲近奉事如是人者，时时得闻深妙之法；得闻深法已，成就二正：身正及心正，方便修习定觉分；修习已，修习满足，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说不善积聚者，所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不善聚者，谓五盖故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。

“说善积聚者，谓七觉分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者，是七觉分故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夹谷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禅思思惟，作如是念：“半梵行者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‘半梵行者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莫作是言：‘半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’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我为善知识故，有众生于我所取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如是择法觉分，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以是故当知，阿难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

知识，非恶伴党，非恶随从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间游行，于拘夷那竭城希连河中间住，于聚落侧告尊者阿难：“令四重襞叠敷世尊郁多罗僧，我今背疾，欲小卧息。”

尊者阿难即受教敕，四重襞叠敷郁多罗僧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已四重襞叠敷郁多罗僧，唯世尊知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厚襞僧伽梨枕头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觉想，告尊者阿难：“汝说七觉分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念觉分，世尊自觉成等正觉，说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世尊自觉成等正觉，说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说精进耶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我说精进，世尊。我说精进，善逝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唯精进，修习多修习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说是语已，正坐端身系念。

时，有异比丘即说偈言：

“乐闻美妙法，忍疾告人说，

比丘即说法，转于七觉分。

善哉尊阿难，明解巧便说，

有胜白净法，离垢微妙说。

念择法精进，喜猗定舍觉，

此则七觉分，微妙之善说。

闻说七觉分，深达正觉味，

身婴大苦患，忍疾端坐听。

观为正法王，常为人演说，

犹乐闻所说，况余未闻者！

第一大智慧，十力所礼者，

彼亦应疾疾，来听说正法。

诸多闻通达，契经阿毗昙，

善通法律者，应听况余者！

闻说如实法，专心黠慧听，

于佛所说法，得离欲欢喜。

欢喜身猗息，心自乐亦然，

心乐得正受，正观有事行。

厌恶三趣者，离欲心解脱，

厌恶诸有趣，不集于人天，

无余犹灯灭，究竟般涅槃。

闻法多福利，最胜之所说，

是故当专思，听大师所说。”

异比丘说此偈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觉分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，乃至舍觉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七觉分。何等为修七觉分？谓念觉分，乃至舍觉分。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如是修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，过去已如是修七觉分，未来亦当如是修七觉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念觉分清净鲜白，无有支节，离诸烦恼，未起不起，除佛调伏教授，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，念觉分清净鲜白，无有支节，离诸烦恼，未起而起，佛所调伏教授，非余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未起不起，除善逝调伏教授；未起而起，是则善逝调伏教授，非余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谓觉分。世尊，云何为觉分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所谓觉分者，谓七道品法。然诸比丘七觉分渐次而起，修习满足。”

异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觉分渐次而起，修习满足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比丘内身身观住，彼内身身观住时，摄心系念不忘，彼当尔时，念觉分方便修习；方便修习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。满足念觉分已，于法选择，分别思量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；修方便已，修习满足。如是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。如内身身观念住，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当于尔时专心系念不忘，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。如是住者，渐次觉分起；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如是修习七觉分已，当得二种果：现法得漏尽无余涅槃，或得阿那含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比丘修习七觉分已，多修习已，得四种果、四种福利。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修习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七种果、七种福利。何等为七？是比丘得现法智证乐；若命终时；若不得现法智证乐，及命终时，而得五下分结尽，中般涅槃；若不得中般涅槃，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得生般涅槃，而得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得无行般涅槃，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得有行般涅槃，而得上流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所谓觉分，何等为觉分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、比丘尼：“七觉分者，谓七道品法。诸比丘，此七觉分渐次起；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云何七觉分渐次起；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？”

“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彼身身观念住已，专心系念不忘，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；方便修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。谓修念觉分已，于法选择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；修择法觉分方便已，修习满足。如是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亦如是说。如内身，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住，专心系念不忘，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；方便修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。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，是名比丘七觉分渐次起；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此七觉分修习多修习，当得二果：得现法智有余涅槃及阿那含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修习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四果。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比丘修习此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七果。何等为七？谓现法智有余涅槃，及命终时；若不尔者，五下分结尽，得中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上流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不净观，多修习已，当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修不净观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修不净观俱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修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习随死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习随死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修随死念俱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黄枕邑。

时，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黄枕邑乞食。时，众多比丘作是念：“今日太早，乞食时未至，我等可过外道精舍。”尔时，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出家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

诸外道出家言：“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如是法：‘不断五盖恼心，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趣涅槃。善摄其心，住四念处，心与慈俱，无怨无嫉，亦无瞋恚，广大无量，善修充满，四方、四维、上、下一切世间。心与慈俱，无怨无嫉，亦无瞋恚，广大无量，善修习充满。如是修习，悲、喜、舍心俱亦如是说。’我等亦复为诸弟子作如是说，我等与彼沙门瞿昙有何等异？所谓俱能说法。”

时，众多比丘闻诸外道出家所说，心不喜悦，默然不呵，从座起去。入黄枕邑，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彼外道出家所说广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彼外道出家所说，汝等应问：‘修习慈心，为何所胜？修习悲、喜、舍心，为何所胜？’如是问时，彼诸外道出家，心则骇散，或说外异事，

或瞋慢、毁訾、违背、不忍，或默然萎熟，低头失辩，思惟而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闻我所说随顺乐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者。比丘，心与慈俱多修习，于净最胜；悲心修习多修习，空入处最胜；喜心修习多修习，识入处最胜；舍心修习多修习，无所有入处最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习慈心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习慈心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与慈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修习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空入处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空入处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与空入处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修空入处，如是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三经亦如上说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与安那般那念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无常想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无常想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口与无常想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得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想，如是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、观食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尽想、断想、无欲想、灭想、患想、不净想、青瘀想、脓溃想、膨胀想、坏想、食不尽想、血想、分

离想、骨想、空想，一一经如上说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八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日出前相，谓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正尽苦边、究竟苦边前相者，所谓正见。彼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起定正受故，圣弟子心正解脱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如是心善解脱。圣弟子得正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无明为前相，故生诸恶不善法。时，随生无惭、无愧；无惭、无愧生已，随生邪见；邪见生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

“若起明为前相，生诸善法。时，惭愧随生；惭愧生已，能生正见；正见生已，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次第而起。正定起已，圣弟子得正解脱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如是圣弟子得正解脱已，得正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，诸恶不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无明为根本，无明集、无明生、无明起。所以者何？无明者无知，于善、不善法不如实知，有罪、无罪，下法、上法，染污、不染污，分别、不分别，缘起、非缘起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起于邪见；起于邪见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

“若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为根本，明集、明生、明起。明，于善、不善法如实知，有罪、无罪，亲近、不亲近，卑法、胜法，秽污、白净，有分别、无分别，缘起、非缘起悉如实知；如实知者，是则正见。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正定起已，圣弟子得正解脱贪、恚、痴。贪、恚、痴解脱已，是圣弟子得正智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在家、若出家而起邪事者，我所不说。所以者何？若在家、出家而起邪事者，则不乐正法。何等为邪事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

“若在家、出家而起正事，我所赞叹。所以者何？起正事者，则乐正法，善于正法。何等为正事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在家及出家，而起邪事者，

彼则终不乐，无上之正法。

在家及出家，而起正事者，

彼则常心乐，无上之正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迦摩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欲者，云何为欲？”

佛告迦摩：“欲，谓五欲功德。何等为五？谓眼识明色，可爱、可意、可念，长养欲乐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识触，可爱、可意、可念，长养欲乐，是名为欲。然彼非欲，于彼贪著者，是名为欲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世间杂五色，彼非为爱欲；

贪欲觉想者，是则士夫欲。

众色常住世，行者断心欲。”

迦摩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宁有道有迹，断此爱欲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八正道，能断爱欲，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迦摩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阿梨瑟吒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甘露者，云何名为甘露？”

佛告阿梨瑟吒：“甘露者，界名说，然我为有漏尽者，现说此名。”

阿梨瑟吒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得甘露法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，所谓八圣道分，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，云何为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谓七正道分为贤圣等三昧，为根本，为众具。何等为七？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。舍利弗，于此七道分为基业已，得一其心，是名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上三经，如是佛问诸比丘三经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无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愚痴无闻凡夫所说，而不能知无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

“诸比丘，有三种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何等为三？诸比丘，有时兵凶乱起，残害国土，随流波迸，子失其母，母失其子，是名第一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复次，比丘，有时大火卒起，焚烧城邑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二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复次，比丘，有时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没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三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

“然此等畏，是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彼有时兵凶乱起，残害国土，随流波迸，母子相失，或时于彼母子相见，是名第一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复次，大火卒起，焚烧城邑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复相见，是名第二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复次，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没聚落，此人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寻相见，是名第三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

“比丘，有三种无母子畏，是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何等为三？若比丘，子若老时，无母能语：‘子！汝莫老，我当代汝！’其母老时，亦无子语：‘母！令莫老，我代之老！’是名第一无母子畏，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复次，比丘，有时子病，母不能语：‘子！令莫病，我当代汝！’母病之时，子亦不能语：‘母！莫病，我当代

母！’是名第二无母子畏，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复次，子若死时，无母能语：‘子！令莫死，我今代汝！’母若死时，无子能语：‘母！令莫死，我当代母！’是名第三无母子畏，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前三种有母子畏，断后三种无母子畏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道有迹，断彼三畏。何等为道，何等为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前三种有母子畏，断后三种无母子畏？谓八圣道分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受，无常、有为心所缘生。何等为三？谓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三受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三受。何等为道，何等为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三受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有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。何等为三？谓老、病、死，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。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者，无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亦不知有如来说法教诫、教授。以世间有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知有如来说法教诫、教授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有道有迹，断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者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。何等为道，何等为迹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？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说学及无学。谛听！善思念之！

“何等为学？谓学正见成就，学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为学。

“何等为无学？谓无学正见成就，无学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无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学、无学，如是正士、如是大士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说圣漏尽。云何为圣漏尽？谓无学正见成就，乃至无学正定成就，是名圣漏尽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八圣道分。何等为八？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修八圣道。谛听！善思！何等为修八圣道？是比丘修正见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修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是名修八圣道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比丘过去已修八圣道，未来当修八圣道。……乃至……。”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正见清净鲜白，无诸过患，离诸烦恼，未起不起，唯除佛所调伏，乃至正定亦如是说。若正见清净鲜白，无诸过患，离诸烦恼，未起能起，乃至正定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除佛所调，除善逝所调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说不善聚者，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不善聚者，所谓五盖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。说善法聚者，所谓八圣道，是名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善聚者，谓八圣道。何等为八？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“半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”乃至佛告阿难：“纯一满净具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。所以者何？我为善知识故，令诸众生修习正见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乃至修正定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乘白马车，众多年少翼从，白马、白车、白鞚、白鞭，头著白帽、白伞盖，手执白拂，著白衣服、白璎珞，白香涂身，翼从皆白，出舍卫城，欲至林中教授读诵，众人见之咸言：“善乘！善乘！谓婆罗门乘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见婆罗门眷属、众具一切皆白，见已，入城乞食。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日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见生闻婆罗门乘白马车，眷属、众具一切皆白，众人唱言：‘善乘！善乘！谓婆罗门乘。’云何，世尊，于正法、律，为是世人乘？为是婆罗门乘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世人乘，非我法、律婆罗门乘也。阿难，我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婆罗门乘、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阿难，何等为正法律乘、天乘、婆罗门乘、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？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阿难，是名正法律

乘、天乘、梵乘、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信戒为法轭，惭愧为长縻，

正念善护持，以为善御者。

舍三昧为辕，智慧精进轮，

无著忍辱铠，安隐如法行。

直进不退还，永之无忧处，

智士乘战车，摧伏无智怨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应离邪见，应断邪见。若邪见不可断者，我终不说应离、断邪见；以邪见可断故，我说比丘当离邪见。若不离邪见者，邪见当作非义不饶益苦，是故我说当离邪见。如是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说。

“诸比丘，离邪见已，当修正见。若不得修正见者，我终不说修习正见；以得修正见故，我说比丘应修正见。若不修正见者，当作非义不饶益苦；以不修正见，作非义不饶益苦故，是故我说当修正见，以义饶益，常得安乐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修正见。如是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谓非彼岸及彼岸。瞿昙，云何非彼岸？云何彼岸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邪见者，非彼岸；正见者，是彼岸。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非彼岸；正见是彼岸，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彼岸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希有诸人民，能度于彼岸；

一切诸世间，徘徊游此岸。

于此正法律，能善随顺者，

斯等能度彼，生死难度岸。”

时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，异比丘问尊者阿难、问佛、问诸比丘，此三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如说不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，不正思惟者，未起邪见令起，已起重生令增广。如是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说。

“诸比丘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如说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，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见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。如邪见，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退，如说不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，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见令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“诸比丘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，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所谓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，不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正见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内法中，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。诸比丘，正思惟者，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；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

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诸比丘，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邪见重生令增广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

“诸比丘，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，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；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不生，已生者令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善法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，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能令未生正见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灭，如说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诸比丘，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邪见者重生令增增，未生正见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“诸比丘，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，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

；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说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，不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见生，已生邪见令重生增广，未生正见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。

“诸比丘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。诸比丘，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说邪见、正见，如是邪志、正志，邪语、正语，邪业、正业，邪命、正命，邪方便、正方便，邪念、正念，邪定、正定，七经如上说。

如内法八经，如是外法八经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非法、是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非法、是法？谓邪见非法、正见是法，乃至邪定非法、正定是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非法、是法，如是非律、正律，非圣、是圣，不善法、善法，非习法、习法，非善哉法、善哉法，黑法、白法，非义、正义，卑法、胜法，有罪法、无罪法，应去法、不去法，一一经皆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有异婆罗门来诣尊者阿难所，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记说不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随汝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婆罗门问：“尊者阿难，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婆罗门，为断故。”

复问：“断何等？”

答言：“贪欲断，瞋恚、愚痴断。”

又问：“阿难，有道有迹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有，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婆罗门言：“阿难，贤哉之道！贤哉之迹！修习多修习，能断斯等贪欲、恚、痴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彼婆罗门闻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断贪、恚、痴，如是调伏贪、恚、痴，及得涅槃，及厌离，及不趣涅槃，及沙门义，及婆罗门义，及解脱，及苦断，及究竟苦边，及正尽苦，一一经皆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邪、有正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邪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正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

“何等为正见？谓说有施、有说、有斋，有善行、有恶行，有善恶行果报，有此世、有他世，有父母、有众生生，有阿罗汉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自知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何等为正志？谓出要志、无恚志、不害志。

“何等为正语？谓离妄语、离两舌、离恶口、离绮语。

“何等为正业？谓离杀、盗、淫。

“何等为正命？谓如法求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非不如法。

“何等为正方便？谓欲、精进、方便、出离、勤竞、堪能常行不退。

“何等为正念？谓念随顺，念不妄、不虚。

“何等为正定？谓住心不乱、坚固、摄持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正见？谓正见有二种。有正见，是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见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无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见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？若彼见有施、有说乃至知世间有阿罗汉，

不受后有，是名世间正见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。何等为正见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，于法选择，分别推求，觉知黠慧，开觉观察，是名正见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志？谓正志有二种。有正志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；有正志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志有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？谓正志出要觉、无恚觉、不害觉，是名正志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。何等为正志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心法，分别自决意解，计数立意，是名正志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语？正语有二种。有正语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；有正语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语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？谓正语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是名正语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。何等正语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除邪命，念口四恶行、诸余口恶行，离于彼，无漏、远离、不著，固守、摄持不犯，不度时节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语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业？正业有二种。有正业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；有正业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谓离杀、盗、淫，是名正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业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除邪命，念身三恶行、诸余身恶行数，无漏、心不乐著，固守、执持不犯，不度时节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业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命？正命有二种。有正命，是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命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命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谓如法求衣食、卧具、随病汤药，非不如法，是名正命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命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于诸邪命无漏、不乐著，固守、执持不犯，不越时节，不度限防，是名正命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方便？正方便有二种。有正方便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方便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方便世、俗，有漏

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谓欲、精进、方便超出、坚固建立，堪能造作精进、心法摄受、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方便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忆念相应心法，欲、精进、方便、勤踊超出、建立坚固、堪能造作精进，心法摄受，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念？正念有二种。有正念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念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念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若念、随念、重念、忆念，不妄、不虚，是名正念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正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念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，若念、随念、重念、忆念，不妄、不虚，是名正念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定？正定有二种。有正定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定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若心住不乱、不动、摄受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定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心法住，不乱、不散、摄受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心向邪者，违背于法，不乐于法；若向正者，心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何等为邪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正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；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

“何等为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？谓邪见人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彼皆随顺，一切得不爱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见恶故，谓邪见。邪见者，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是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。

“何等为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？谓正见人若身业随所见，若口业、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见正故，谓正见。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；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何等为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？若邪见人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彼皆随顺，一切得不爱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恶见，谓邪见。邪见者，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譬如苦果，种著地中，随时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风味，一切悉苦。所以者何？以种苦故。如是邪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恶见者，谓邪见。邪见者，能起邪志乃至邪定，是名向邪者违于法，不乐于法。何等为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？若正见人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见谓正见，正见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。譬如甘蔗、稻、麦、蒲桃种著地中，随时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风味，彼一切味悉甜美。所以者何？以种子甜故。如是正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见者，谓正见。正见者，能起正志乃至正定，是名向正者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世间、出世间亦如是说，如上三经，亦皆说偈言：

“鄙法不应近，放逸不应行，

不应习邪见，增长于世间。

假使有世间，正见增上者，

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所谓正见者，何等为正见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正见有二种：有正见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；有正见，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

“何等为正见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转向善趣？谓正见有施、有说、有斋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婆罗门，是名正见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。

“婆罗门，何等为正见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灭、道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，于法选择，分别求觉，巧便黠慧观察，是名正见是圣、出世间，无漏、不取，正尽苦，转向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正见，如是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一一经如上说，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邪及邪道，有正及正道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何等为邪？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何等为邪道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

“何等为正？谓人、天、涅槃。何等为正道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邪、有邪道，有正、有正道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何等为邪？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何等为邪道？谓杀、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。

“何等为正？谓人、天、涅槃。何等为正道？谓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无贪、无恚、正见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恶趣道？谓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破僧、恶心出佛身血，余如上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顺流道，有逆流道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顺流道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逆流道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顺流、逆流，如是退道、胜道，下道、上道及三经道迹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沙门及沙门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？若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沙门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沙门法、沙门义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义？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是名沙门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沙门法及沙门果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沙门法及沙门果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何等为须陀洹果？谓三结断。何等为斯陀含果？谓三结断，贪、恚、痴薄。何等为阿那含果？谓五下分结尽。何等为阿罗汉果？谓贪、恚、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沙门法、沙门、沙门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？谓成就此法者。何等为沙门义？谓贪欲永断，瞋恚、痴永断，一切烦恼永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有沙门果。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婆罗门法、婆罗门、婆罗门义、婆罗门果，梵行法、梵行者、梵行义、梵行果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法，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。何等为五？住于净戒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行处具足，于微细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第一多所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。复次，比丘，少欲、少事、少务，是名二法多所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。复次，比丘，饮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为饮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，是名三法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。复次，比丘，初夜、后夜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，是名四法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。复次，比丘，空闲林中，离诸愦闹，是名五法多种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安那般那念！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者，得身止息及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、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修习安那般那念！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、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。

“何等为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、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？是比丘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其身，守诸根门，善系心住。乞食已，还住处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或入林中、闲房、树下，或空露地，

端身正坐，系念面前，断世贪爱，离欲清净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断，度诸疑惑，于诸善法心得决定。远离五盖烦恼于心，令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趣涅槃。念于内息，系念善学；念于外息，系念善学。息长息短，觉知一切身入息，于一切身入息善学；觉知一切身出息，于一切身出息善学。觉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于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学；觉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于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学。觉知喜，觉知乐，觉知心行，觉知心行息入息，于觉知心行息入息善学；觉知心行息出息，于觉知心行息出息善学。觉知心，觉知心悦，觉知心定，觉知心解脱入息，于觉知心解脱入息善学；觉知心解脱出息，于觉知心解脱出息善学。观察无常，观察断，观察无欲，观察灭入息，于观察灭入息善学；观察灭出息，于观察灭出息善学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、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、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安那般那念！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者，断诸觉想。云何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，断诸觉想？若比丘依止聚落、城邑住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于出息灭善学，是名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，断诸觉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断觉想，如是不动摇，得大果大福利，如是得甘露、究竟甘露，得二果、四果、七果，一一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我所说安那般那念，汝等修习不？”

时，有比丘名阿梨瑟吒，于众中坐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，我已修习。”

佛告阿梨瑟吒比丘：“汝云何修习我所说安那般那念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我于过去诸行不顾念，未来诸行不生欣乐，于现在诸行不生染著，于内外对碍想善正除灭。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。”

佛告阿梨瑟吒比丘：“汝实修我所说安那般那念，非不修；然其比丘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，更有胜妙过其上者。何等是胜妙过阿梨瑟吒所修安那般那念者？是比丘依止城邑、聚落，如前广说，乃至于灭出息观察善学，是名，阿梨瑟吒比丘，胜妙过汝所修安那般那念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于晨朝时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昼日禅思。时，尊者嗣宾那亦晨朝时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入安陀林，于树下坐禅，去佛不远，正身不动，身心正直，胜妙思惟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语诸比丘：“汝等见尊者嗣宾那不？去我不远，正身端坐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我等数见彼尊者正身端坐，善摄其身，不倾不动，专心胜妙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修习三昧，身心安住，不倾不动，住胜妙住者，此比丘得此三昧，不勤方便，随欲即得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何等三昧，比丘得此三昧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依止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林中，若闲房、露坐，思惟系念，乃至息灭观察善学，是名三昧，若比丘端坐思惟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一奢能伽罗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欲二月坐禅，诸比丘勿复往来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语已，即二月坐禅，无一比丘敢往来者，唯除送食及布萨时。

尔时，世尊坐禅二月过已，从禅觉，于比丘僧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若诸外道出家来问汝等：‘沙门瞿昙于二月中云何坐禅？’汝应答言：‘如来二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禅思惟住。’所以者何？我于此二月念安那般那，多住思惟，入息时念入息如实知，出息时念出息如实知；若长若短，一切身觉入息念如实知，一切身觉出息念如实知；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实知，乃至灭出息念如实知。我悉知已，我时作是念：‘此则粗思惟住，我今于此思惟止息已，当更修余微细修住而住。’尔时，我息止粗思惟已，即更入微细思惟，多住而住。时，有三天子，极上妙色，过夜来至我所。一天子作是言：‘沙门瞿昙时到。’复有一天子言：‘此非时到，是时向至。’第三天子言：‘非为时到，亦非时向

至，此则修住，是阿罗诃寂灭耳！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正说，圣住、天住、梵住、学住、无学住、如来住，学人所不得当得，不到当到，不证当证，无学人现法乐住者，谓安那般那念，此则正说。所以者何？安那般那念者，是圣住、天住、梵住乃至无学现法乐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越尼拘律树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诣尊者迦磨比丘所，礼迦磨比丘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迦磨比丘言：“云何，尊者迦磨，学住者为即是如来住耶？为学住异如来住异？”

迦磨比丘答言：“摩诃男，学住异如来住异。摩诃男，学住者，断五盖多住；如来住者，于五盖已断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生长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一时，世尊住一奢能伽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‘我欲于此一奢能伽罗林中二月坐禅，汝诸比丘勿使往来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。’广说如前，乃至无学现法乐住，以是故知，摩诃男，学住异如来住异。”

释氏摩诃男闻迦磨比丘所说欢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刚聚落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不净观，赞叹不净观言：“诸比丘修不净观，多修习者，得大果大福利。”

时，诸比丘修不净观已，极厌患身，或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绳自绞、投岩自杀，或令余比丘杀。有异比丘极生厌患恶露不净，至鹿林梵志子所，语鹿林梵志子言：“贤首，汝能杀我者，衣钵属汝。”

时，鹿林梵志子即杀彼比丘，持刀至跋求摩河边。洗刀时，有魔天住于空中，赞鹿林梵志子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首，汝得无量功德，能令诸沙门释子持戒有德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，未苏息者令得苏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，诸长利衣钵杂物悉皆属汝。”

时，鹿林梵志子闻赞叹已，增恶邪见，作是念：“我今真实大作福德，令沙门释子持戒功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，未苏息者令得苏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，衣钵杂物悉皆属我。”于是手执利刀，循诸房舍、诸经行处、别房、禅房，见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“何等沙门持戒有德，未度者我能令度，未脱者令脱，未苏息者令得苏息，未涅槃令得涅槃？”

时，有诸比丘厌患身者，皆出房舍，语鹿林梵志子言：“我未得度，汝当度我；我未得脱，汝当脱我；我未得苏息，汝当令我得苏息；我未得涅槃，汝当令我得涅槃。”

时，鹿林梵志子即以利刀杀彼比丘，次第乃至杀六十人。

尔时，世尊至十五日说戒时，于众僧前坐，告尊者阿难：“何因何缘诸比丘转少、转减、转尽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为诸比丘说修不净观，赞叹不净观。诸比丘修不净观已，极厌患身，广说乃至杀六十比丘。世尊，以是因缘故，令诸比丘转少、转减、转尽。惟愿世尊更说余法，令诣比丘闻已，勤修智慧，乐受正法，乐住正法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故，我今次第说，住微细住，随顺开觉，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速令休息。如天大雨，起、未起尘能令休息；如是，比丘，修微细住，诸起、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。阿难，何等为微细住多修习，随顺开觉，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？谓安那般那念住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住，随顺开觉，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比丘依止聚落，如前广说，乃至如灭出息念而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刚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思惟禅思，作如是念：“颇有一法，修习多修习，令四法满足；四法满足已，七法满足；七法满足已，二法满足？”

时，尊者阿难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思惟禅思，作是念：‘颇有一法，多修习已，令四法满足，乃至二法满足？我今问世尊，宁有一法，多修习已，能令乃至二法满足’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有一法，多修习已，乃至能令二法满足。何等为一法？谓安那般那念。多修习已，能令四念处满足；四念处满足已，七觉分满足；七觉分满足已，明、解脱满足。

“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四念处满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如灭出息念学。阿难，如是圣弟子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，出息念时如出息念学；若长若短，一切身行觉知，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，出息念时如出息念学；身行休息入息念时，如身行休息入息念学；身行休息出息念时，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学。圣弟子尔时身身观念住异于身者，彼亦如是

随身比思惟。若有时圣弟子喜觉知，乐觉知，心行觉知，心行息觉知，入息念时如心行息入息念学，心行息出息念时如心行息出息念学。是圣弟子尔时受受观念住，若复异受者，彼亦随受比思惟。有时圣弟子心觉知，心悦、心定、心解脱觉知，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，心解脱出息念时如心解脱出息念学，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，若有异心者，彼亦随心比思惟。若圣弟子有时观无常、断、无欲、灭，如无常、断、无欲、灭观住学，是圣弟子尔时法法观念住异于法者，亦随法比思惟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满足四念处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修习安那般那念，令四念处满足。云何修四念处，令七觉分满足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念住已，系念住不忘，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，修念觉分已，念觉分满足；念觉分满足已，于法选择思量。尔时方便修择法觉分，修择法觉分已，择法觉分满足；于法选择分别思量已，得精勤方便。尔时方便修习精进觉分，修精进觉分已，精进觉分满足；方便精进已，则心欢喜。尔时方便修喜觉分，修喜觉分已，喜觉分满足；欢喜已，身心猗息。尔时方便修猗觉分，修猗觉分已，猗觉分满足；身心乐已，得三昧。尔时修定觉分，修定觉分已，定觉分满足；定觉分满足已，贪忧则灭，得平等舍。尔时方便修舍觉分，修舍觉分已，舍觉分满足。受、心、法法念处亦如是说，是名修四念处，满足七觉分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是名修四念处，满足七觉分。云何修七觉分，满足明、解脱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；修念觉分已，满足明、解脱。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向于舍，如是修舍觉分已，明、解脱满足，阿难，是名法法相类、法法相润。如是十三法，一法为增上，一法为门，次第增进，修习满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异比丘所问，佛问诸比丘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毗罗聚落金毗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金毗罗：“我今当说精勤修习四念处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尔时，尊者金毗罗默然住，如是再三。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金毗罗：“今大师告汝！”如是三说。

尊者金毗罗语尊者阿难：“我已知，尊者阿难。我已知，尊者瞿昙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时。世尊，是时。善逝，惟愿为诸比丘说精勤修四念处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比丘入息念时如入息学，乃至灭出息时如灭出息学。尔时圣弟子念入息时如念入息学，乃至身行止息、出息时，如身行止息、出息学。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，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内思惟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譬如有人乘车舆从东方颠沛而来，当于尔时践蹈诸土堆垄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圣弟子念入息时如入息念学，如是乃至善内思惟。若尔时圣弟子觉知喜乃至觉知意行息学，圣弟子受受观念住，圣弟子受受观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内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车舆从南方颠沛而来，云何，阿难，当践蹈土堆垄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圣弟子受受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。若圣弟子觉知心欣悦、心定心、心解脱、心入息如解脱心入息学，解脱心出息如解脱心出息学。尔时圣弟子心心观念住，如是圣弟子心心观念住已，知善内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车舆从西方来，彼当践蹈土堆垄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圣弟子觉知心，乃至心解脱出息如心解脱出息学。如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，善于身受心，贪忧灭舍；尔时圣弟子法法观念住，如是圣弟子法法观念住已，知善内思惟。阿难，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垄，有人乘车舆从北方颠沛而来，当践蹈土堆垄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，圣弟子法法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，阿难，是名比丘精勤方便修四念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安那般那念！修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乐，随顺观住乐，觉知不染著乐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乐，

随观住乐，觉知不染著乐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观灭出息时如灭出息学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乐，随观住乐，觉知不染著乐。如是修安那般那念者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修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，具足三结尽，得须陀洹果；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果；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果，得无量种神通力：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尽智者，如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修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大福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。

尔时，众多上座声闻于世尊左右树下窟中安居。时，有众多年少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为诸年少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诸年少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诸年少比丘往诣上座比丘所，礼诸上座足已，于一面坐。

时，诸上座比丘作是念：“我等当摄受此诸年少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一人受二、三、多人。”作是念已，即便摄受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受二、三、多人，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。

尔时，世尊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观察诸比丘已，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今喜诸比丘行诸正事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精进！”

于此舍卫国，满迦低月，诸处人间游行。比丘闻世尊于舍卫国安居，满迦低月限已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于舍卫国人间游行。渐至舍卫国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人间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

尔时，人间比丘闻佛说法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，往诣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诸上座作是念：“我等当受此人间比丘：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乃至多人。”即便受之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乃至有受六十人者。彼上座比丘受诸人间比丘，教诫教授，善知先后次第。

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，观察诸比丘众，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我欣汝等所行正事，乐汝等所行正事。诸比丘，过去诸佛亦有比丘众所行正事如今此众，未来诸佛所有诸众亦当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众。所以者何？今此

众中诸长老比丘，有得初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。有比丘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有比丘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。有比丘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生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。有比丘得无量神通境界：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尽智。有比丘修不净观，断贪欲；修慈心，断瞋恚；修无常想，断我慢；修安那般那念，断觉想。云何，比丘，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观灭出息如观灭出息学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学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三学具足者，是比丘正行。

增上戒心慧，三法勤精进，

勇猛坚固城，常守护诸根。

如昼如其夜，如夜亦如昼，

如前如其后，如后亦如前，

如上如其下，如下亦如上。

无量诸三昧，映一切诸方，

是说为觉迹，第一清凉集，

舍离无明诤，其心善解脱。

我为世间觉，明行悉具足，

正念不忘住，其心得解脱，

身坏而命终，如灯尽火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亦复有三学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若比丘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则生怖畏，受持学戒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若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此苦圣谛如实知，集、灭、道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，如上所说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比丘增上戒学，非增上意、增上慧学；有增上戒、增上意学，非增上慧学。圣弟子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，增上戒、增上意修习满足，如是圣弟子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，无上慧寿而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二百五十戒，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，令彼自求学者而学，说三学，能摄诸戒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谓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不重于定，定不增上；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。于彼彼分细微戒，犯则随悔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说彼不堪能，若彼戒随顺梵行、饶益梵行、久住梵行，如是比丘戒坚固、戒师常住、戒常随顺生，受持而学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，是名学增上戒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重于定，定增上；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。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于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受生般涅槃，得阿那含，不还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学

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重于定，定增上；重于慧，慧增上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二百五十戒，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，若彼善男子自随意所欲而学者，我为说三学。若学此三学，则摄受一切学戒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戒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不重于定，定不增上；不重于慧慧不增上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贪、恚、痴薄，成一种子道。彼地未等觉者，名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七有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随法行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随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重于定，定增上；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。于彼彼分细微戒学，乃至受持学戒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能得中般涅槃。彼地未等觉者，得生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重于定，定增上；重于慧，慧增上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具足戒住者，善摄持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行处，见细微罪，能生怖畏。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摄持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行处，见细微罪，能生怖畏，等受学戒，令三学修习满足。何等为三？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戒学？是比丘戒为满足，少定、少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戒学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

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定满足，三昧满足，少于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犯则随悔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得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学戒满足、定满足、慧满足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摄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行处，见微细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住，满足三学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、增上意、增上慧。

“何等为增上戒？是比丘戒满足，少定、少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一种子道。若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须陀洹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随法行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随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戒满足、定满足，少于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得中般涅槃。于彼未等觉者，得生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学戒满足、定满足、慧满足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学。何等为二？谓上威仪学、上波罗提木叉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学者学戒时，直道随顺行，

专审勤方便，善自护其身。

得初漏尽智，次究竟无知，

得无知解脱，知见悉已度，

成不动解脱，诸有结灭尽。

彼诸根具足，诸根寂静乐，

持此后边身，摧伏众魔怨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学戒多福利，住智慧为上，解脱坚固，念为增上。若比丘学戒福利，智慧为上，解脱坚固，念增上已，令三学满足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学戒随福利，专思三昧禅，

智慧为最上，现生之最后，

牟尼持后边，降魔度彼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诸比丘，何等为学戒随福利？谓大师为诸声闻制戒，所谓摄僧，极摄僧，不信者信，信者增其信，调伏恶人，惭愧者得乐住，现法防护有漏，未来得正对治，令梵行久住。如大师已为声闻制戒，谓摄僧，乃至梵行久住。如是如是学戒者，行坚固戒、恒戒、常行戒、受持学戒，是名比丘戒福利。

“何等智慧为上？谓大师为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若安慰、若安乐、若安慰安乐。如是如是大师为诸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安慰安乐；如是如是于彼彼法、彼彼处，智慧观察，是名比丘智慧为上。

“何等为解脱坚固？谓大师为诸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安慰安乐。如是如是说彼彼法，如是彼处如是彼处得解脱乐，是名比丘坚固解脱。

“何等为比丘念增上？未满足戒身者，专心系念安住；未观察者，于彼彼处智慧系念安住；已观察者，于彼彼处重念安住；未触法者，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；已触法者，

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，是名比丘正念增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学戒随福利，专思三昧禅，

智慧为最上，现生最后边，

牟尼持后边，降魔度彼岸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尸婆迦修多罗，如后佛当说。

如是阿难陀比丘及异比丘所问、佛问诸比丘三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田夫有三种作田，随时善作。何等为三？谓彼田夫随时耕磨，随时溉灌，随时下种。彼田夫随时耕磨、溉灌、下种已，不作是念：‘欲令今日生长，今日果实，今日成熟，若明日、后日也。’诸比丘，然彼长者耕田、溉灌、下种已，不作是念：‘今日生长、果实、成熟，若明日、若复后日。’而彼种子已入地中，则自随时生长，果实成熟。如是，比丘于此三学随时善学，谓善戒学、善意学、善慧学已，不作是念：‘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若明日、若后日。’不作是念，自然神力能令今日、若明日、后日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彼已随时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已，随彼时节，自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

“譬如，比丘，伏鸡生卵，若十乃至十二，随时消息，冷暖爱护。彼伏鸡不作是念：‘我今日，若明日、后日，当以口啄，若以爪刮，令其儿安隐得生。’然其伏鸡善伏其子，爱护随时，其子自然安隐得生。如是，比丘善学三学，随其时节，自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驴随群牛而行，而作是念：‘我作牛声。’然其彼形亦不似牛，色亦不似牛，声出不似，随大群牛，谓已是牛，而作牛鸣，而去牛实远。如是，有一愚痴男子违律犯戒，随逐大众，言：‘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。’而不学习胜欲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，随逐大众，自言：‘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。’其实去比丘大远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同蹄无角兽，四足具声口，

随逐大群牛，常以为等侣，

形亦非牛类，不能作牛声。

如是愚痴人，不随系心念，

于善逝教诫，无欲勤方便，

懈怠心轻慢，不获无上道。

如驴在群牛，去牛常自远，

彼虽随大众，内行常自乖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跋耆聚落，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。

尔时，尊者跋耆子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说过二百五十戒，令族姓子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，令诸族姓子随欲而学。然今，世尊，我不堪能随学而学。”

佛告跋耆子：“汝堪能随时学三学不？”

跋耆子白佛言：“堪能，世尊。”

佛告跋耆子：“汝当随时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随时精勤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已，不久当得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尊者跋耆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诫、教授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如上说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崩伽阇崩伽耆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法。尔时，尊者迦葉氏于崩伽聚落住，闻世尊说戒相应法，赞叹是戒，极心不忍不喜，言：“此沙门极赞叹是戒，极制是戒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于崩伽聚落随所乐住已，向舍卫国去，次第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尊者迦葉氏，世尊去后不久，心即生悔：“我今失利，得大不利，于世尊所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时，于世尊所，心不忍不喜，心不欢喜，而作是言：‘沙门极制是戒，极赞叹是戒。’”

时，尊者迦葉氏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崩伽聚落乞食；食已，还精舍，付嘱卧具，自持衣钵，向舍卫城次第游行，至舍卫国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，稽首礼足，白佛言：“悔过！世尊，悔过！善逝，我愚我痴，不善不辨。我闻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时，于世尊所，不忍不喜，心不欣乐，而作是言：‘是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。’”

佛告迦葉氏：“汝何时于我所，心不忍不喜，不生欣乐，而作是言：‘此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’？”

迦葉氏白佛言：“时，世尊于崩伽阇聚落崩伽耆林中，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是戒。我尔时于世尊所，心得不忍、不欢喜，心不欣乐，而作是言：‘是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。’世尊，我今日自知罪悔，自见罪悔，惟愿世尊受我悔过，哀愍故！”

佛告迦葉氏：“汝自知悔、愚痴、不善不辨，闻我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，而于我所，不忍不喜，心不欣乐，而作是言：‘是沙门极制是戒，极叹是戒。’汝今迦葉自知悔、自见悔已，于未来世，律仪戒生，我今受汝，哀愍故。迦葉氏，如是悔者，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、自见罪而悔过者，于未来世，律仪戒生，善法增长，不退减故。

“正使迦葉为上座者，不欲学戒、不重于戒、不叹制戒，如是比丘我不赞叹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师所赞叹者，余人则复与相习近，恭敬亲重；若余人与相习近亲重者，则与同见，同彼所作；同彼所作者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是故我于彼长老初不赞叹，以其初始不乐学戒故。如长老，中年、少年亦如是。

“若是上座长老初始重于戒学，赞叹制戒，如是长老我所赞叹，以其初始乐学戒故。大师所赞叹者，余人亦当与相习近亲重，同其所见；同其所见故，于未来世，彼当长夜以义饶益。是故于彼长老比丘常当赞叹，以初始乐学戒故。中年、少年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上座长老比丘初始不乐学戒、不重于戒，见余比丘初乐学戒、重于戒、赞叹制戒者，彼亦不随时赞叹，我于此等比丘所亦不赞叹，以其初始

不乐学戒故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师赞叹彼者，余人当复习近亲重，同其所见；以同其所见故，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是故我于彼长老。中年、少年亦复如是。乐学戒者，如前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学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、增上意学、增上慧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若比丘住于戒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行处，见微细罪则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增上戒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意学？若比丘离诸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增上意学。

“何等为增上慧学？若比丘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增上慧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学余经，如前念处说。

如禅，如是无量、无色。如四圣谛，如是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止观修习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善调象师离车，名曰难陀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离车难陀言：“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，欲求寿命，即得寿命；求好色、力、乐、辩、自在即得。何等为四？谓佛不坏净成就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我见是圣弟子于此命终，生于天上，于天上得十种法。何等为十？得天寿、天色、天名称、天乐、天自在，天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若圣弟子于天上命终，来生人中者，我见彼十事具足。何等为十？人间寿命、人好色、名称、乐、自在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我说彼多闻圣弟子不由他信、不由他欲、不从他闻、不取他意、不因他思，我说彼有如实正慧知见。”

尔时，难陀有从者，白难陀言：“浴时已到，今可去矣！”

难陀答言：“我今不须人间澡浴，我今于此胜妙法以自沐浴，所谓于世尊所得清净信乐。”

尔时，离车调象师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，不于人中贫活而活，不寒乞，自然富足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法、僧、圣戒不坏净成就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转轮王七宝具足，成就人中四种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天上。虽复转轮圣王七宝具足，成就人间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，然犹未断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转轮王不得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不成就故。

“多闻圣弟子持粪扫衣，家家乞食，草蓐卧具；而彼多闻圣弟子解脱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多闻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起哀愍心、慈悲心。若有人于汝等所说乐闻乐受者，汝当为说四不坏净，令入令住。何等为四？于佛不坏净、于法不坏净、于僧不坏净、于圣戒成就。所以者何？若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风有变易增损，此四不坏净未尝增损变异。

“彼无增损变异者，谓多闻圣弟子于佛不坏净成就，若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者，无有是处！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；亦当建立余人，令成就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信人者，生五种过患，彼人或时犯戒违律，为众所弃。恭敬其人者，当作是念：‘此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众僧弃薄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？’不入塔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信敬人生初过患。

“复次，敬信人者，所敬之人犯戒违律，众僧为作不见举。敬信彼人者，当作是念：‘此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而今众僧作不见举，我今何缘复入塔寺？’不入塔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众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二过患。

“复次，彼人若持衣钵，余方游行。敬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‘我所敬人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？’不入塔寺已，不得恭敬众僧；不敬众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三过患。

“复次，彼所信敬人舍戒还俗。敬信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‘彼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舍戒还俗，我今不应入彼塔寺。’不入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四过患。

“复次，彼所信敬人身坏命终。敬信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‘彼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今已命终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？’不入寺故，不得敬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故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五过患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如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食，长养众生，四大增长摄受，何等为四？谓搏食、触食、意思食、识食。如是，福德润泽，为安乐食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故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’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于佛不坏净成就者，为闻法、众僧所念、圣戒成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次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于佛不坏净成就者，法僧悭垢缠众生离悭垢心，在家而住解脱，心施，常行乐施，常乐于舍，行平等施，圣戒成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次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圣弟子四种福德润泽，善法润泽，摄受称量功德，不可称量尔所果福、尔所果、尔所福果集，然彼得众多福利，是大功德聚数。譬如五河合流，谓恒河、耶菩那、萨罗由、伊罗跋提、摩醯，于彼诸水无能度量百瓶、千瓶、百千万瓶者，然彼水多，是大水聚数。如是圣弟子成就四功德润泽者，无能度量其福多少，然彼多福，是大功德聚数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‘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众吉之巨海，自净能净彼，

汪洋而平流，实诸百川长。

一切诸江河，群生之所依，

悉归于大海；此身亦复然，

施戒修功德，百福流所归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婆罗门者，说虚伪道，愚痴恶邪，不正趣向，非智等觉向于涅槃。彼作如是化诸弟子：于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庵罗摩罗屑沐浴身体，著新劫贝，头垂长缕，牛屎涂地而卧于上，言：‘善男子，晨朝早起，脱衣举著一处，裸其形体，向东方驰走。正使道路逢凶象、恶马、狂牛、猘狗、棘刺、丛林、坑涧、深水，直前莫避，遇害死者，必生梵天。’是名外道愚痴邪见，非智等觉向于涅槃。我为弟子说平正路，非愚痴，向智慧等觉，向于涅槃，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“所谓流者，何等为流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所说流者，谓八圣道。”

复问舍利弗：“谓入流分，何等为入流分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四种入流分。何等为四？谓亲近善男子、听正法、内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”

复问舍利弗：“入流者成就几法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有四分成就入流者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、于法不坏净、于僧不坏净、圣戒成就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汝所说，流者，谓八圣道。入流分者有四种，谓亲近善男子、听正法、内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入流者成就四法，谓于佛不坏净、于法不坏净、于僧不坏净、圣戒成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，问讯慰劳已，退住一面。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记说不？”

尊者阿难语舍利弗：“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舍利弗问尊者阿难：“为断几法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向正觉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？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断四法、成就四法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于佛不信住，则已断已知，成就于佛不坏净；于法、僧不信恶戒，彼则已断已知，成就法、僧不坏净及圣戒成就。如是四法断、四法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四法断、四法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，三事决定，不生疑惑，如实知见贤圣正道，彼圣弟子能自记说：‘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’

“何等为五恐怖怨对休息？若杀生因缘罪怨对恐怖生；若离杀生者，彼杀生罪怨对因缘生恐怖休息。若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罪怨对因缘生恐怖；彼若离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罪怨对者，因缘恐怖休息。是名罪怨对因缘生五恐怖休息。

“何等为三事决定，不生疑惑？谓于佛决定离于疑惑，于法、僧决定离疑惑，是名三法决定离疑惑。

“何等名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圣道如实知见。若于此五恐怖罪怨对休息、于三法决定离疑惑、于圣道如实知见，是圣弟子能自记说：‘我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恶趣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次经亦如是说，差别者：“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。如所说：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。如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名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诸天天道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，如是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于此如来事生随喜心；随喜已，心欢悦；心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’作是念：‘我从今日，于世间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。我但当自受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是名第一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圣弟子念于法事，谓如来说正法、律，现法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涅槃，即身观察，缘自觉知。如是知法事已，心生随喜；随喜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此世间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。我当

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是名第二诸天天道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于僧事起于正念，谓世尊弟子僧正直等向，所应恭敬、尊重、供养，无上福田。彼如是于诸僧事正忆念已，心生随喜；心随喜已，得欢悦；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彼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诸天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。我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是名第三诸天天道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谓圣弟子自念所有戒事，随忆念言：‘我于此不缺戒、不污戒、不杂戒、明智所叹戒、智者不厌戒。’于如是等戒事正忆念已，心生随喜；随喜已，欢悦；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是念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诸天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。我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是名第四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增其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，如是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彼如是念如来事已，则断恶贪，及断心恶不善过。念如来故，心生随喜；心随喜已，则欢悦；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如是法、僧、圣戒成就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增其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，如是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彼圣弟子念如来事已，心不贪欲缠、瞋恚、愚痴缠，其心正直。念如来事，是圣弟子得法流水、得义流水、得念如来饶益随喜；随喜已，生欢悦；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是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何等为诸天天道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不起瞋恚，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’如是法、僧、圣戒成就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法镜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法镜经？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法镜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时，闻难屠比丘命终、难陀比丘尼命终、善生优婆塞命终、善生优婆夷命终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入舍卫城乞食，闻难屠比丘、难陀比丘尼、善生优婆塞、善生优婆夷命终。世尊，彼四人命终，应生何处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难屠比丘、难陀比丘尼诸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善生优婆塞、善生优婆夷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生于天上而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说法镜经，于佛不坏净，乃至圣戒成就，是名法镜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有异比丘、异比丘尼、异优婆塞、异优婆夷命终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。尔时，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终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著衣持钵，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闻那梨迦聚落罽迦舍优婆塞命终，尼迦吒、佉楞迦罗、迦多梨沙婆、阇露、优婆阇露、梨色吒、阿梨色吒、跋陀罗、须跋陀罗、耶舍耶输陀、耶舍郁多罗悉皆命终；闻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众多比丘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闻罽迦舍优婆塞等命终。世尊，彼等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罽迦舍等已断五下分结，得阿那含，于天上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，复有五百优婆塞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，皆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于彼天上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？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，皆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当受一生，究竟苦边？此那梨迦聚

落复有五百优婆塞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随彼命终、彼命终而问者，徒劳耳！非是如来所乐答者。夫生者有死，何足为奇？如来出世及不出世，法性常住。彼如来自知成等正觉，显现演说，分别开示。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缘生有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苦阴集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苦阴灭。今当为汝说法镜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法镜经？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难提优婆塞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圣弟子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，为放逸？为不放逸？”

佛告难提：“若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我说此等为凡夫数。若圣弟子不成就者，为放逸，非不放逸。

“难提，若圣弟子于佛不坏净成就，而不上求，不于空闲林中，若露地坐，昼夜禅思，精勤修习，胜妙出离，饶益随喜；彼不随喜已，欢喜不生；欢喜不生已，身不猗息；身不猗息已，苦觉则生；苦觉生已，心不得定；心不得定者，是圣弟子名为放逸。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亦如是说。

“如是，难提，若圣弟子成就于佛不坏净，其心不起知足想；于空闲林中，树下露地，昼夜禅思，精勤方便，能起胜妙出离随喜；随喜已，生欢喜；生欢喜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心则定。若圣弟子心定者，名不放逸。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难提优婆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礼佛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释氏难提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圣弟子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是圣弟子为是放逸？为不放逸？”

佛告释氏难提：“若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我说是等为外凡夫数。释氏难提，若圣弟子放逸、不放逸，今当说，广说如上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前三月夏安居竟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佛缝衣。如来不久作衣竟，当著衣持钵出精舍，人间游行。

时，释氏难提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佛缝衣，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释氏难提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四体支解，四方易韵，先所闻法，今悉迷忘。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言：‘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’是故我今心生大苦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所知识比丘？”

佛告释氏难提：“汝见佛、若不见佛，若见知识比丘、若不见，汝当随时修习五种欢喜之处。何等为五？汝当随时念如来事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法事、僧事、自持戒事、自行世事。随时忆念：‘我得己利，我于悭垢众生所，当多修习离悭垢住，修解脱施、舍施、常炽然施、乐于舍，平等惠施，常怀施心。’如是，释氏难提，此五支定若住、若行、若坐、若卧，乃至妻子俱，常当系心此三昧念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夏安居。

时，有释氏难提闻佛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结夏安居；闻已，作是念：“我当往彼，并复于彼造作供养众事，供给如来及比丘僧。”即到彼，三月竟，时，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而作是言：“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”

时，释氏难提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言：“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”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四体支解，四方易韵，先所受法，今悉迷忘。我闻世尊人间游行，我何时当复更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？”

佛告释氏难提：“若见如来、若不见，若见知识比丘、若不见，汝当随时修于六念。何等为六？当念如来、法、僧事、自所持戒、自所行施，及念诸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结夏安居。如前说，差别者：时，有长者名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兄弟二人，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如上难提修多罗广说。

佛说此经已，梨师达多长者及富兰那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前三月结夏安居竟，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

时，有长者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兄弟二人，于鹿径泽中修治田业，闻众多比丘在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言：“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”闻已，语一士夫言：“汝今当往诣世尊所，瞻视世尊；若必去者，速来语我。”

时，彼士夫即受教敕，往到一处，见世尊出，即速来还白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：“世尊已来，及诸大众。”

时，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往迎世尊。世尊遥见梨师达多及富兰那随路而来，即出路边，敷尼师坛，正身端坐。梨师达多及富兰那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四体支解，四方易韵，所忆念事，今悉迷忘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？世尊今出至拘萨罗，从拘萨罗至伽尸，从伽尸至摩罗，从摩罗至摩竭陀，从摩竭陀至殃伽，从殃伽至修摩，从修摩至分陀罗，从分陀罗至迦陵伽。是故我今极生忧苦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？”

佛告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：“汝见如来及不见如来，见诸知识比丘及不见，汝且随时修习六念。何等为六？汝当念如来事，广说乃至念天。然其长者，在家愦挠，在家染著；出家空闲，难可俗人处于非家，一向鲜洁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”

长者白佛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善说此法：在家愦挠，在家染著；出家空闲，难可俗人处于非家，一向鲜洁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我是波斯匿王大臣，波斯匿王欲入园观，令我乘于大象，载王第一宫女，一在我前，一在我后，我坐其中。象下坂时，前者抱我项，后者攀我背；象上坂时，后者抱我颈，前者攀我衿。彼诸婇女为娱乐王故，衣缯婇衣，著众妙香，璎珞庄严。我与同游，常护三事：一者、御象，恐失正道；二、自护心，恐生染著；三、自护持，恐其颠坠。世尊，我于尔时，于王婇女，无一刹那不正思惟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能善护心。”

长者白佛：“我在家中所有财物，常与世尊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共受用，不计我所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拘萨罗国钱财巨富，无有与汝等者，而能于财，不计我所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彼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而去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2 种 / 8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少/兔]	毚	7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
[跳-兆+尃]	蹲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C9C5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571）